

國學基  
本叢書

庾子山集

中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山 子 庾

(中)

撰 信 庾  
注 璠 倪

行發館書印務商

庾子山集卷之四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閑郊。

禮記曰：六十杖於鄉。

窮愁方汗簡，無遇始觀爻。

後漢書曰：吳恢殺青簡以寫經書。章懷太子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

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

谷寒已吹律，簷空更剪茅。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齊，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漢書曰：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樵隱

恒同路，人禽或對巢。

臧榮緒晉書云：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此則異。譙周古史考曰：許山夏常居巢，故號巢父。

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

鮑照

採桑詩曰：早蒲時結蔭。爾雅曰：如竹箭曰箄。郭注云：箄竹性叢生。

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

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化為楓。郭璞曰：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膠。楓

樹脂也。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嘲。

魏志王粲傳曰：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書徐穉傳曰：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陳蕃傳曰：太尉李

詩

一九一

周長葛遷樂安太守。郡人周璵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藩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二傳互載。香螺酌在豫章則特設以待璵。在樂安則特設以待璵。並有懸榻之事也。揚子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美酒。枯蚌藉蘭殼。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柱。有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侍者覺帝容色慙。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祗之國。知螺可用為酒卮也。邊讓章華賦曰。

蘭殼出。蚌酒淵流。  
注云。蘭殼芳若蘭也。

飛魚時觸釣。醫雉屢懸庖。

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百齡暫死食飛魚。此云飛魚。蓋言遊魚之觸釣也。周禮有庖人。鄭注。

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釋曰。言庖者。今之廚。轉作包者。欲取庖人。主六獸六禽。以供庖廚。有裹肉之意也。庖。扶交反。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

子山欲歸田。里故作是詩。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廛。

周禮家宰職云。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種。大麥。而齊梁菰菹音述。菰音。彫胡也。周

禮載師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廩。民之區域也。以廩里任國中而途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百畝。揚子雲有田一廩。謂百畝之居也。

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

漢書曰。穿漕渠通渭。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

地。說文曰。碓。舂也。棘。荆棘。燒棘。謂芟草除地也。

樹陰逢歇馬。魚潭見酒船。苦李無人摘。秋瓜不直錢。

晉書曰。王戎與羣兒戲於道側。

鄭司農注。周禮三農。平地山澤。知有山田矣。

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遜去。走三日。夕腹餓口饑。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撥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



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

社雞新欲伏原蠹始更眠

荆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成火草於屋上有鳥如鳥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為候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為屋於

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周禮曰馬質禁原蠹者鄭注云天文辰為馬故蠹書曰蠹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蠹與馬同氣也

今日張平子翻為人所憐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著歸田賦李周翰曰

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子山本張平子之賦而作此詩焉

### 寒園卽目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

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青細雜記嵩南謂村市為墟

遊仙半壁畫隱士一牀書子月泉心動陽爻地氣舒

禮記曰仲冬泉水動律書云十一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爻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後漢書魯恭議奏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至十一月堅冰至也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

雪花深數尺冰牀厚尺餘

韓詩外傳曰雪花六出故雪曰雪花左氏傳曰闕地下冰而牀焉故冰曰

冰牀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氣出口為凌

蒼鷹斜望雉白鷺下觀魚

春秋文曜鉤曰金伐木故鷹擊雉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矚矚似蒼鷹張華鷓鴣賦云蒼鷹驚而受線爾雅曰鷺春雁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

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毼毼名之曰白鷺絨陸機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中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

更想東都外羣公別二疎

漢書

曰疎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疾。三月還。檣上書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帳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言雖仕者。亦思乞骸骨歸也。

幽居值春

山人久陸沉。幽逕忽春臨。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決渠移水碓。開園掃竹林。

西都賦曰。決渠降雨。

欷橋久半斷。

崩岸始邪侵。短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

琴有泛音。

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

風俗通曰。錢刀。俗說利傍有刀。言治生得金者必有刀錢之禍。漢書王莽造大

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長門一紙賦。何處覓黃金。

長門賦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於

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陳皇后復得親幸。

臥疾窮愁

危慮風霜積。窮愁歲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屢驚心。

晉書曰。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

進。百次。鄧縣而卒。題是臥疾。似用此語。又疑疾首。是用孫叔敖兩頭蛇事。賈誼新書云。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爲楚令尹。今云留蛇常疾首者。疑言留此兩頭之蛇。常疾惡其首也。有將死之徵矣。映。慄。驚。心。者。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似耳。疾遂瘳。又晉樂廣請親客飲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卽角影也。復置酒前處。所見而初。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 樺川求藥錄君平問卜林

晉書曰。葛洪字樺川。丹陽句容人也。師事

南陽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學富贍。有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歲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君平名尊。

### 野老時相訪山僧或見尋

應劭藝文志注云。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稱野老。說文曰。僧。浮屠道人也。

有菊翻無酒。

### 無絃則有琴

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值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詎知長抱膝。徒爲梁父吟。

蜀志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注云。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言已在周臥疾窮愁。其狀似危。求醫問卜。訪尋者多。豈知已抱膝而吟。實有諸葛之志也。

## 山齋

詩

寂寥靜室。蒙密就山齋。

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兮。王逸曰：寂寥，空無人

之貌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清攀蒙密。

一作

滴瀝泉澆。路穹窿石臥階。

說文曰：滴瀝，水

下滴瀝也。江淹謝臨川詩云：乳竇既滴。灑爾雅郭注云：穹窿，至極亦為大也。

淺樣全不動。盤根惟半埋。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

江淹恨賦曰：秋露如珠。淮南子曰：老槐生火。

直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望野

試策千金馬。來登五丈原。

漢書曰：漢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武師城善馬。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

與懿相遇。水經注曰：武功縣西南衛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亦曰：僕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

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

言野望有城之處，仍舊時郡。縣無樹之鄉，即今時村落也。

水向

蘭池泊。日斜細柳園。

括地志云：蘭池，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

澗渚通沙路。寒凜塞水

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曰：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言古佐命之臣，風雲相感，為可嘆賞，至於人事盛衰，不足論也。

蒙賜酒

金背下帝臺。玉曆在蓬萊。

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背。山海經曰。鍾鼓之山。帝臺之石。所以鵠自神也。郭璞注云。帝臺。神人名。舉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鍾鼓也。玉曆。疑作玉歷。郭璞山海經注。所謂白玉膏是也。蓬

萊。三神山名。

仙人一遇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水經注曰。河東郡民有劉白頭者。宿擅工釀。採過河流。釀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

名矣。自王公支庶。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

阮籍披衣進。王

戎含笑來。

世說曰。王戎射冠語。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

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瑤臺。

楚辭曰。望

瑤臺之儂蹇兮。

### 奉報趙王惠酒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九域志曰。梁孝王苑囿中有修竹園。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

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

源。

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爲業。忽逢桃花林。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亂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穉子還羞出。驚妻倒

閉門。

史記曰。楚懷王穉子蘭。范雲贈張謾詩云。還聞穉子說。有客款柴扉。

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

漢書如淳注曰。糴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師古曰。中尊者。宜爲黍米作酒。有醞醇之異。爲上中下耳。又

按盛酒器爾雅曰酋中尊也。鬯尚鬯器也。禮圖云六尊爲中受五斗是中樽爲盛酒器也。

野籩然樹葉山杯捧竹根。

王簡南雍州記曰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鬻筍充餽酌箴竹爲器用充盛置人間其故宣仲曰我惟愛

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

風池還更煖寒谷遂成暄。

風池如風井之類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爲風井

土囊當此之類也此云風池亦猶是矣劉向別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乃吹律而溫氣至堪植黍今人謂之黍谷喻已如風池寒谷得此酒而溫暖也。

未知稻梁雁何時能報恩。

說苑曰齊景公嘗殺粟堯

雁。

### 有喜致醉

此子山生子之辭也某息荀娘豈以此時舉之耶或卽嗣子名立者所未詳矣。

忽見庭生玉欣看蚌出珠。

晉書謝玄曰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史記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生玉出珠喻得子也。

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

左氏傳曰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禮記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子男射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鄭注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

漢書曰枚乘爲弘農都尉擊子臯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東歸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與母居又曰陸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乃出使越

囊中裝寶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爲生  
產曰滿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頻朝中散客連日步兵廚

晉書曰嵇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

善釀酒求爲校尉遂  
雜酒皆醜遺落世事

雜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甘查惟一株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

劉伶酒德頌曰

兀然而醉豁爾而醒宋樂志曰鳳將雛狀者舊  
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昔昔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 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

應禎華林園集詩曰五德更運膺壽受符李善注云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壽次相代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

雷澤昔經漁負夏時從販

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山海經曰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索隱曰尚書大傳販今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柏梁驂駟馬高

陵馳六傳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梁孝王云驂駕駟馬交梁來史記文帝本紀曰代王命宋昌乘輿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

名橫橋架  
溜水上

有序屬賓連無私表平憲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

廣雅曰堰澗堰也謂澗梁上以壅水也一作塢音竭亦作塢烏古切塢一建切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

心齋愍昏墊樂徹憐胥怨

禮記曰齋之爲言齊也心不荷慮必依乎道書曰下民昏墊孔傳曰言天下民昏昏墊謂苦困  
水災周禮曰大隗異裁令去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尚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河秉高論法輪開勝辯

水經注曰佛國記云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盤泥洹佛說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橋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維摩經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

清淨 王城水鬪息洛浦河鬪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章昭注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俱鬪洛在王城之北東入於灑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於洛水毀王城西將友

王宮故齊人城郊周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伏泉還習坎歸風已回

巽巽音旋蘇貫切易曰習坎有孚又曰巽為風

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

寸音斷爾雅曰櫟梧郭云今梧桐也又爾雅曰榮桐木郭云卽梧桐與上櫟梧也說文曰榮桐也又曰蒲水草也可以作席

山

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

悶音慢莫牛切左傳伯宗曰山藪藏疾杜注云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易曰避世無悶

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江漢云天子

萬年箋云臣受恩無可以報謝稱音使君壽考而已樂府遠如期云增壽萬年亦誠哉

同顏大夫初晴

顏大夫顏之儀也北史曰顏之推字介鄒邪臨沂人也弟之儀字升博涉羣書好為辭賦江陵平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史大夫大進爵為公

夕陽含水氣反景照河隄

爾雅曰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說文曰景光也景卽影字日景也古字無多說文曰隄唐也聲都兮切

濕花飛未遠陰雲斂向低燕燥

還爲石龍殘。更是泥。

羅含湘中記曰。峽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爲石。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龍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注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

食。

香泉酌冷澗。小艇釣蓮溪。

爾雅曰。山來水澗。疏云。謂山間有水者名澗。詩云。考槃在澗。是也。說文曰。艇。小舟也。從艇切。

但使心齊物。何愁物不齊。

莊子有齊物論。又曰。

萬物齊。

孰短孰長。

### 奉和趙王喜雨

玄霓臨日谷。封蟻對雲臺。

說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日谷。曠谷。日所出也。淮南子曰。日出曠谷。東觀漢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辭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

輔。輔曰。塞其下坎上。其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投壺欲起電。倚柱稍驚雷。

神異經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張華注云。今雷是也。世說曰。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

時大雨。霹靂破柱。衣服焦燃。神色不變。

白沙如濕粉。蓮花類洗杯。

荆州記曰。白沙如霜雪。亦岸若朝霞。昔雨落沙中。有如漬粉。重於荷上。又黃冠杯也。

驚鳥洒翼度。濕雁斷行來。

浮橋七星起。高堰六門開。

華陽國志曰。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水經注曰。溫水逕樓縣。爲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成。斷溫水立橋。西石橋至元始五

年。重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陂也。酒樓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又云。昔在晉世。杜預。瞻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陂。過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該陂遂斷。

猶言祀蜀帝。卽似望荆

臺。華陽國志曰蜀人為蜀侯擘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此云蜀帝承杜宇開明之稱也則牽即高唐賦陽臺是也

厥田終上上原野白莓莓

馮真曰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

云郊外曰野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言不惟田成沃壤即荒郊之草俱得生也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久亢雲漢乃昭回

易乾卦上九云亢龍有悔詩序云雲漢美宣王也首章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時旱渴雨故宣王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臨河沉璧玉夾道

畫龍媒

雲漢之詩云畫龍既平寧莫我聽淮南子注云十龍致雨高誘曰雲從龍故致雨也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蝦突哉龍乎龍乎新論劉歆曰致雨具作土龍龍見者輒有風雨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漢書曰龍之媒此云畫龍為媒亦土龍致

雨之義

離光初繞電震氣始乘雷

易曰離為電鄭康成曰取大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電也又震為雷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為雷也

海童還碣石神女向陽臺

神異

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見則天下大水郭璞江賦曰海童之所巡遊吳都賦曰海童於是燕語索隱史記註云地理志曰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太康地理志曰樂浪遼城有碣石山長城所起水經注曰在遼西臨遼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馮真夾右碣石入於海當非北平之碣石也宋玉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且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有神女賦即巫山神女也

雲逐魚鱗起渠從龍骨開

淮南子曰水雲魚鱗高誘注曰水氣出雲似魚鱗西

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祈雨往往皆驗史記河渠書曰穿渠得龍骨名曰龍骨渠

崩沙雜水去臥樹擁槎來

言為驟雨嘉苗雙合穎熟所深激也

稻再含胎。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則嘉禾生應續華林園集詩曰嘉禾重穎

屬此欣膏露逢君攜揆才。

君謂李司錄也言李君作此喜雨之詩也說文曰攜舒也

愧乏瓊將玖無

酬美且偲。

詩衛風曰投之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曰瓊玖玉名又詩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曰玖石次玉者爾雅曰酬報也齊風盧令之詩曰盧重錦其人美且偲毛傳曰偲才也說文曰瓊也愧已和弗瓊玖不足酬李君之美才也

###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慘慘原野其茫茫。

爾雅曰陰氣溫風登鬱曰原野闕其無人兮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也

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

韓詩外傳曰草木花多五出雪

花獨六出漢武內傳曰燃九光之燈言雪之明亦猶是矣

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獐陣雲全不動寒山無物香薛君一狐白唐侯兩驢驕。

史記曰田文代立於薛爲孟嘗君入秦秦昭王曰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左傳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廝馭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入竊馭馬獻之子常子常時唐侯賈遠云色如竊馭者也廝如字馭音霜既以廝霜名馬後遂加馬旁作馭驕

寒關日欲暮披

雪上河梁。

李陵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

###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

詩

直城龍首抗橫橋天漢分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又曰日營未央因龍首以制前殿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西京賦云疏龍首以抗殿

風鳥疑近日露掌

定高雲

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甍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按日有三足鳥故云疑近日也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新渠還入渭舊鼎更開汾

漢書武帝紀云穿漕渠通渭

漢獵熊攀檻秦田雉失羣

續列女傳曰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日爲美人生中山孝王爲婕妤

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好建昭中上幸虎園格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傅昭儀貴人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孝王

封乃立婕妤爲昭儀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城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積弗迷積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難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積弗迷逐二童子化爲雄雌止陳倉化石雌如楚止南陽

宜年動春

律御宿斂寒氛

宜年疑卽宜春宮也漢書元后傳曰夏遊籓宿鄒杜之間三輔黃圖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難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時值春日陽氣已動故寒氛斂也

芹玉迎

蕭史東方竟細君

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去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宴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卽懷肉去太官

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賁也朝曰受肉不賜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賁乃反自饜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楊柳成歌曲蒲桃學繡文

楊柳折楊

柳也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鸝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子衍蒲桃錦二十四匹

鳥鳴還獨解花開先

白薰誰知灞陵下，猶有故將軍。

漢書曰：李廣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

### 奉和夏日應令

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漏長。

說文曰：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下士二人，鄭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

挈壺者，懸繫之名，刻爲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云：三時刻漏長者，時維夏日，夜短晝長也。

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

月令曰：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城嘗麥，先驚蟄，廟風，景風也。淮南子曰：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蓋謂五月夏至之時。故仲夏稱爲麥秋矣。風俗通曰：夏至霖澤，至前爲黃梅，先時爲迎梅雨，及時爲梅雨，後之爲送梅雨。二語皆爲五月夏至之節也。 開

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

爾雅曰：蔞，蔞，蔞，郭云：蔞，今水中菱。疏云：蔞一名蔞，字林云：楚人名

蔞曰蔞，可食。國語曰：屈到嗜蔞。俗云：蔞角是也。又爾雅云：蔞，蔞，郭云：成曰蔞也。關西謂之蔞，蔞，說文云：蔞，楚曰蔞。秦曰蔞，蔞，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蔞荷。王逸云：蔞，蔞也。秦人謂之蔞，蔞矣。蔞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云：蓮謂房也。按蔞與蓮至夏末始實，今五月時，蔞角尙軟，蓮房尙細，故云。 願陪仙鶴舉，洛浦聽笙簧。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願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詩

和樂儀同苦熱

樂儀同樂遜也。北史儒林傳曰：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大統六年，與諸儒分經教授經業，講孝經論語詩及服虔所注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賜安車衣服奴婢等。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

樂儀同有苦熱之作，子山和之。

火井沉熒散，炎洲高燄通。

左太沖蜀都賦曰：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燄飛煽於天垂。劉淵林注曰：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燄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簞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

東方朔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燃，以石上莖蒲塞其鼻，即死。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林，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言炎更熱如火矣。 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 虞喜志林曰：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

鳴鳶，鄭注曰：鳥鳶鳴則將風，正義曰：鳶，今時鷓也。鷓鳴則風生，風生則塵起，故畫鷓於旌首而載之也。言久熱思風雨也。 思為鸞翼扇，願借明光宮。 陸機芙蓉詩云：夏搖比翼扇，傳殺扇。

曰：成都侯王商欲避 臨淄迎子禮，中散就安豐。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建安十九年封臨淄侯，魏略云：邯鄲淳，字子淑，注見三卷上。趙王後漢書列女傳注：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禮，知邯鄲淳又

一字子禮也。嵇康魏時拜中散大夫，王美酒含蘭氣， 木瓜開蜜筒。 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筒當作筒，蜜筒，瓜名。陸機瓜賦曰：其種族類，則有括樓、定桃、戎封安豐侯，皆竹林之友也。見晉書。



黃鵬自傳。金文。繁簡。小者。大者。玄。軒。素。椀。押。首。虛。語。說。文。曰。箭。竹。也。徒。紅。切。竹。也。徒。五。切。繁。簡。者。其。甘。如。蜜。如。斷。竹。故。取。義。焉。又。箭。平。聲。箭。去。聲。知。其。常。作。箭。矣。

寂家人事屏。

後漢書曰。

平原王君公遭亂。僮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 和裴儀同秋日

裴儀同。裴政也。北史曰。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達。父之禮。南史並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郎。江陵平。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議。車服器用。多遵古禮。華漢魏之法。事並施行。擢刑部下大夫。轉少司空。隋開皇元年。上儀同三司。裴儀同。有秋日詩。大抵詠懷之作。子由和之。各述其羈旅之情也。

### 蕭條依白社。寂寞似東臯。

此子由自喻也。曹子建詩曰。中野何蕭條。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食市。寂寞閑靜也。楚辭曰。野寂寞兮無人。阮籍志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是也。

學異

### 南宮敬貧同北郭騷。

左傳昭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晏子春秋曰。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網。捆蒲葦。織屨。以奉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善。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命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遂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至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自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肯罪過固其所也。而士出身以明之。哀哉。亦見劉向說苑。按信父肩吾。奔赴江陵。未

詩

畿而卒。攜母入關。蒸羔色養。自喻父死之後。學異南宮。有母在堂。貧同北郭也。

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

莊子有秋水篇。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高士傳曰。萊子。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於蒙山之陽。莞

萌為糧。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藜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奮王曰。守國之政。煩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樵還。問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銖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是投其畚而走老

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漚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喻已。與其妻。皆有隱居之志也。小園賦云。蓬頭玉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即此意也。時子山老幼。皆在長安矣。

旅人嗟歲暮。田家

厭作勞。

杜預左傳注曰。旅客也。不得歸。故嗟歲暮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庖羔。斗酒自勞。

霜天林木燥。秋氣風雲高。

張協七命曰。風高送秋。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

栖遑終不定。方欲涕沾袍。

詠園花

暫往春園傍。聊過看果行。枝繁類金谷。花雜映河陽。

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原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石季倫思歸引序云。河陽別業。晉書曰。潘岳為河

陽令。滿縣皆栽桃花。

自紅無假染。真白不須粧。

言花有自然之色。不須粧染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花。非燕支所染。白為紅。藍爾。舊謂亦白之間。為紅。今所謂紅藍也。

燕送歸菱井。蜂銜

上蜜房。

言此花燕送歸巢。在於梁上。蜂銜作蜜。乃上窠中也。燕。玄鳥也。菱井。若藻井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薛綜注云。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善云。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蜀都賦曰。蜜房郁

賊破其阜。翰曰：蜜房。蜜窠房也。

非是金爐氣。何關柏殿香。

言花有自然香氣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薰香。三輔舊事曰：柏梁以香柏爲梁也。

衰衣偏定好。應持奉魏王。

文字集略曰：真室。衣香也。魏王。魏文帝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名曰夜來。妙於鍼工。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言美人以此花香真衣。是以魏王定好也。

### 西門豹廟

史記滑稽傳曰：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鄆令。豹往到鄆。會見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約諸三老曰：爲河伯娶婦。幸來告語。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捧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取視行里中。有好女者。咒當爲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起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四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爲非妙。令巫嫗入告。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自並投於河。豹斲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巫掾亭掾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爲河伯娶婦。淫祀遂斷。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自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水經注曰：漳水東北。運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

言西門豹決渠溉田。其利斯溥。又能斷淫祀。是爲達人。故祠祭至今不絕也。左氏傳曰：蘋蘩蕪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杜預曰：

蘋。大萍也。蘩。藻。聚藻也。爾雅釋草云：萍。其大者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薄。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李春始生。可糝菜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許慎說文云：藻。水草。陸機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葉大者長四五尺。其一種葉大。紋股葉如萍。謂之聚藻。煮熟揉去腥氣。米糝糝蒸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鄭康成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史記淮陰侯傳曰：樵蘇後爨。注云：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言後人念其功德。不敢樵蘇於其上。故廟貌常新也。

恭聞正臣

一作

直祀良識佩章心。正臣謂豹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並安於性緩，佩章以自急也。容範雖年代，徽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廳臨。

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說文曰：藜，香氣芬烈也。聲房六切。爾雅曰：欒，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畫。聶喧，郭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為欒槐。聶，音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為守宮槐。聶音輒，炕，吁郎切。張也。鶴飛疑逐舞，魚驚似

聽琴。王逸楚辭注曰：師曠鼓琴，天下玄鶴皆銜明月之珠以舞也。韓詩外傳曰：昔伯

魚鼓琴而淵魚出聽音，廟中飛鶴似逐舞而來，遊魚若聽琴而出，象生時也。漳流鳴磬石，銅雀影秋林。史記河渠書曰：西門

豹引漳水溉鄴，括地志曰：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注曰：魏武王塲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塲里，中作十二塔，塔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左思魏都賦謂澄

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志曰：建平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水經注曰：魏武以鄴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漑，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周處士者，梁故處士周弘讓也。南史曰：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頽微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依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獲譏於代，承聖初，為國子祭酒，至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塲。按讓既仕侯景，又仕梁元，不得復稱處士，所以云者，信為金陵舊臣，讓本句容處士，得稱其故子山之志也。少保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褒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亦復書焉。周處士卒於陳，信與褒在周作詩遙傷之也。

冥漠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

岱，泰山也。博物志曰：泰山有天神，主招魂。遊岱者，言其死也。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是為向秦。言已與周處士一死一生，同是不歸。

歸之人也。昔余仕冠蓋，值子避風塵。

言已仕梁時，正弘讓隱居茅山之日也。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士衡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望氣求真隱，伺關待逸民。

列異傳曰：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曰：老子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爰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

傷弘讓之死也。泉石

喻隱者也。謝宣城別傳曰：眺常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而遊而辭此者，鮮矣。芝桂不防身者，言隱士死如芝草之焚，桂枝之落也。

悵然張仲蔚，悲哉鄒子真。

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與同郡魏景，躬隱身不

仕，所居蓬蒿沒人。漢書曰：谷口有鄒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講而終。師古曰：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棧。

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

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在焉。晉書

曰：陶潛字淵明，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云：宅邊有五柳，因為號。

遂令從渭水，投弔往江濱。

史記曰：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渭水言已在長安江濱，言讓居江表，遙

傷之也。說文曰：瀆，水際也。

### 傷王司徒褒

周書曰：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也。初仕梁，元帝出降，褒與眾俱出，後至長安，太祖喜之，甚荷恩賜，忘其羈旅也。周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倍傷之，故作是

詩

詩

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

王氏本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汲冢周書曰：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晉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昔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白汝聲清，汗火色不盡，晉曰：

然吾後三年時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二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王氏田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潛夫論風俗通亦云是矣。王氏又一源出於齊王法章，是為陳田之後。本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君謂王褒也，言褒為子晉後裔，又能積善，宜得神仙度世之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四海皆流寓，非為獨

播遷。北史庾信傳曰：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上，各許還其本國，惟信及褒並惜而不遣，言人生如寄，四海之內皆為流寓，何必離家始為播遷也。又按梁已禪陳，信褒即歸，已非故國，是以羈北歸南，總為流寓也。豈意中台坼，君

當風燭前

晉陽秋曰：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大元中復還，今正太傅謝安為相所致也。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自君鐘鼎族，江東二百年。晉王之先也，王氏之

邪，褒為邠邪，臨沂人，蓋邠邪王氏族也。按王褒先世見於晉宋齊梁諸書，南北史本傳所載，自漢諫議大夫吉之後，至晉太保王祥，祥弟覽，覽生六子，長子裁，晉撫軍長史，裁子導，晉丞相，謚曰文獻，導六子，其二子洽，晉中領軍，洽子珣，晉司徒，珣子弘，宋太保，弘弟曇首，宋光祿大夫，豫寧文侯，曇首子僧綽，宋吏部尚書，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愨侯，僧綽子儉，齊侍中，南昌文憲公，儉子鸞，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鸞子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規即褒父也，並有盛名於江左，晉書曰：初，昌度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張衡西京賦曰：擊鐘鼎食，郭璞曰：江表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江中謂南朝也，自東晉至宋齊梁，王業

幾三百年而王氏之族冠蓋極盛也。

### 寶刀仍世載瑠戈本舊傳

寶刀謂王祥佩刀也。祥以與弟奕，世傳之，代為公輔，是世載也。注見上文。勞梁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按晉王導平王

敦，輔幼主，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詔加大司馬，假黃鉞，出討石勒，石季龍是其征伐之事。如古彤弓之賜矣。說文曰：琠，治玉也。一曰石似玉，聲都察切。

### 綠紱紆槐綬黃金飾侍蟬

漢書曰：相國丞相行

相國綬，徐廣曰：金印綠綬，綴音屢，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緇，緇音瓜，其色青紫，綴音亦作，音同也。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執黃，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故所以執事禮之共也。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爭不息，於是解去紱佩，留其條纒，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纒，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注云：徐廣曰：紱如巾，蔽膝也。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為槐，綬謂三公之綬也。綠紱紆槐綬者，王導為晉丞相也。後漢書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璫，惠文冠，侍中謂侍中之冠，飾以蟬也。黃金飾侍蟬者，謂王儉儉子憲，憲子規，皆為侍中也。

### 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

晉王氏世以忠孝相傳也。建國如侯寧南昌之屬，皆王氏封域也。注見上。家開孝子泉，疑引王祥臥冰

事，見晉書及搜神記。後漢書曰：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江水嗜魚鱸，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焉。

### 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

荀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尸子曰：凡水其圓折者有珠。以君

### 承祖武諸侯無間然

謂侯與南昌侯之爵人無間言也。

### 青衿已對日童子即論天

言侯幼而聰敏也。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都太守，建相元

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晚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賜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博物志曰：孔子東遊，見二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高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



初出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事出列子

穎陰珠玉麗河陽脂粉妍

言襄尚翁主也襄本傳云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鄴陽王恢之女妻之後漢

齊曰順帝女堅七年封穎陰長公主郡國志曰穎陰縣屬潁川郡漢書外戚傳曰趙皇后少壯居河陽王家學歌謠號曰飛燕帝微行過王見而說之襄尚王女也以梁武愛襄之才甚以其弟鄴陽王女若帝女也故借引公主之事矣

名高六國

其價重十城連

史記曰蘇秦佩六國相印又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

辯足觀秋水文堪題馬鞭

莊子有秋水篇陸蠡中記曰魏文帝云余從上拜墳墓遊渭水徜徉乎高樹下駐馬書

鞭為臨瀾賦題都年切說文曰走頓也

迴鸞抱書字別鶴繞琴弦

索靖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鷗好翼未發若舉若安紫羅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

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擁旄戡甸服重帷非被邊

爾雅曰旄謂之蓋郭注云旄牛尾也又釋旄旂云旄旄首曰旄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幡亦有旄疏云李巡曰旄旄牛尾著竿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旄旄上也其上

亦有旄旌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而五百里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康成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王治田故服名甸也甸田邇反說文曰在旁曰帷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重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重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囊去其帷擁旄戡甸服者按元帝紀白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至延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西拒峽口口嶺以南復為肅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藉戶口不啻三萬中興

之盛盡於此矣晉梁世侵削旄旄所擁戡及甸服之地也重帷非被邊者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在於江陵非邊境之地帝性猜忌褒在左右不足舒其所長也

靜亭空繫馬閑烽直起煙

言魏師之至也後漢書光

武紀曰繁亭候舉烽注云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上臺壘上作積阜積阜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舉烽夜乃

舉燧。廣雅曰：兜零，簡也。梁與西魏，久無兵革之事，故曰靜亭閑烽。靜亭，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言江陵亡後，褒卒仕於周也。按元帝紀，魏人燒柵，王

褒勸帝出降，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不廢披書案者，言褒文士，不嫻武略也。無妨坐釣船者，按史記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魏相安定公周之太祖，如古西伯矣。王褒之坐釣船，庾信之餐周粟也。茂陵忽多

病，淮陽實未痊。言褒之疾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病，家居茂陵。又汲黯傳曰：黯多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不瘳，後以請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侍醫逾默默，神理遂綿綿。漢書

藝文志曰：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注醫學書也。世說：戴公見林法師墓，曰：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所著詩賦錄七言

靈應問七篇，巡語懸圖，凡三十二篇。崔瑗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爾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平子。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著詩賦論議重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

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建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言褒之文學，如二公也。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晉書曰：王濟葬柏谷山，漢書李廣傳曰：李蔡以

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颯焉。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切。丘楊一搖落，山火卽時然。本草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山火

鬼火也。說文曰：然，燒也。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鸝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世途日復旦，人情玄又玄。說文曰：旦，明也。老子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隴頭歌，有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之句。庾信王褒皆南人，羈士生離之後，樂以死別，故多留恨矣。定名於此定，全德以斯全。

世途日復日。至全德以斯全。言世代既已移。易人情。總歸玄虛。似此生死之際。思及平生。若使定名者。名亦於此而定矣。全德者。德且以斯而全矣。微意以爲我兩人。於進退之間。其名聲矣。有慙德矣。是其愧心之辭也。

惟有山陽笛。悽

余思舊篇

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舍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遇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寥。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其辭曰。經山陽之舊居。信因此作

思舊絲。故云。漢書地理志云。河內郡有山陽縣。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日朝罷。中臺夕奏稀。

晉書曰。漢書尚書爲中臺。

無復千金笑。徒勞五日歸。

鮑照詩曰。千金顧笑買芳年。漢書萬石君傳曰。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下文張安

世傳曰。休沐未嘗出。

步簷朝未掃。蘭房晝掩扉。

宋玉賦曰。乃更於蘭房之室。

苦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

張景陽雜詩曰。房櫺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李善注云。淮南子曰。弱谷之務。生以替苦。說文曰。罷。盡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羅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晉書載記曰。寶縉妻蘇若蘭。織錦。端中作迴文詩。以贈之。

故瑟餘絃

斷歌梁秋雁飛。

韓娥去齊。餘響遠。梁三日故曰歌梁。

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

宋玉高唐賦云。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願憑甘露入。方假慧燈輝。

瑞應

關曰。雲色漉者爲甘露。

寧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

傷已獨不能還也。本傳拜洛州刺史。故云洛城。

送靈法師葬

從英華作靈。一作吳法師。

龍泉今日掩石洞。卽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世

說云。郭子玄。驛著懸河。

香爐猶是柏。麈尾更成松。

松柏。墓上樹也。故世說稱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謂張屋下陳屍。今云。法師墓上柏似香爐。松如麈尾。若平生時也。世說云。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嘆

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長柄麈尾著棺中。因慟絕。

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尙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

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隋書經籍志。稱佛經所說云。人生雖有生死之異。至于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交積。而修習精神清淨。深見佛性。以成至道。神理注見上篇。傷王司徒褒。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周迴四十里。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

春餘一作餘春足光景。趙李舊經過。

漢書谷永傳曰。成帝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又阮籍詩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茲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蓋指是事。顏延年注云。趙漢成帝趙飛燕。李漢武帝李夫人。

也。上林柳腰細。新豐酒徑多。

上林苑名。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酷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懽。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徒諸故人。以

詩

實之太上  
皇乃悅

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臯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於蘭臯。又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 對宴齊使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

歸軒下賓館。送蓋出河堤。酒正離杯促。歌工別曲悽。

周禮有酒正之官。杜預左傳注曰。樂師也。

林寒木皮厚。沙迴雁飛低。

漢書暹錯

曰。大青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其性耐寒。在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霜。江南沃饒。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按子山昔在梁時。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北齊本東魏所禪。遣使聘周。子山對宴齊使。自傷顏之厚矣。有如木皮。又似鑽。翻之雁不能高飛也。故人儻相訪。知余已執珪。  
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書曹參傳曰。據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方員者。號執珪。古爵也。子山鄉關之思。屢動越吟。聘魏仕周。有如秦據。言齊地舊相識者。舊或問余。知余今已執珪矣。蓋自慙語也。

###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天和四年夏。齊遣使來聘。

遺子山報聘當在秋矣。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相擊，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聘袁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按河北青兗冀諸州，瓚所據，故稱河朔飲也。魏志云：沮

紹說紹曰：將軍據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史記曰：賈生名誼，洛陽人也。潘岳西征賦云：賈生洛陽之才子。按中魏本從洛陽都鄴地，齊受魏禪，故於齊之諸臣稱爲洛陽才也。

殘秋欲屏扇，餘菊尚浮杯。

班婕妤賦曰：秋風起兮，涼颯颯兮。葉捐饒箭中，恩情中道絕。西京雜記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井探萸、糝、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故謂之菊花酒。按此二語，聘齊當在秋深矣。屏，必郢切。

色下三臺。史記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宮魏之河內。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漢書地理志曰：濁漳水出長子谷鹿山，東至鄴入清漳。此言二水，蓋謂濁漳清漳也。鄴中志曰：魏武帝於漳水立三臺。

漳流鳴二水，日

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嵒巖，是也。

無因侍清夜，同此月徘徊。

曹子建公宴詩曰：清夜西園遊。

### 奉和濟池初成清晨臨汎

王褒集有玄圃濟池臨汎本和。

千金高堰合，百頃浚源開。

楊奩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有穀水塢，沈休文湖中雁詩云：高出千金堰。周易曰：井渫不食，鄭康成云：謂已浚潔也。浚源，謂濟池也。百畝爲頃，百頃謂池有百萬畝之

廣也。翻逢積翠，一作草。

浪更識昆明灰。

高僧傳曰：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晉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驗矣。

猿嘯風

還急，雞鳴潮即來。

神異經曰：沃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述異記曰：何湖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云：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時看青雀舫，遙

逐桂舟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注云舟爲鳧形今之青雀舫卽其遺象也楚辭浦吾乘兮桂舟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靈法師一作吳

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尼傳有越瀛昆明國有潢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上篇送靈法師詩當在後此篇和靈法師詩當在前知成集之

日其敘題錯落多

不詮次類是矣

遊客重相歡連鑣出上關

說文曰鑣馬銜也管補嬌切顏師古漢書注曰上關觀名在上林中

值泉傾蓋飲逢花駐馬看

孔叢子曰程生反自鄴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

甚相親也

平湖汎玉軸高堰歇金鞍

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人呼權爲軸張華詩云青蓋被金鞍

半道聞荷氣中流覺水寒

秋光麗晚天鶴舸汎中川

漢書音義曰鶴水鳥也講其象於船首方言曰南楚江湖船大謂之舸

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

折蓮落花摧斗

一作十

酒柄烏送一絃

曹子建名都籍曰美酒斗十千古樂府有烏柄曲高十傳曰孫登彈一絃琴

見遊春人



長安有狹邪金穴盛豪華。樂府長安有狹邪行曰長安有狹邪狹邪不容車後漢書光武郭皇后傳曰郭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連孟勸

上馬亂菓擲行車。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菓遂滿車而歸深紅蓮子豔細錦鳳凰花那能學喫酒無處似

纓巴。神仙傳曰纓巴爲尙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詔卽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天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泉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

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友別也。

### 別周尙書一作處士非弘正

南史云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時爲左戶尙書魏平江陵弘正遷歸建鄴太平元年爲都官尙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尙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太建二年授尙書右僕射按陳武帝天嘉元年周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周武帝之保定二年也弘正以周武成二年至長安保定二年還陳故贈別云一作處士知其非者按處士乃弘正之弟周弘讓非弘正也知其誤矣

扶風石橋一作天柱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故秦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又云右扶風渭

城故咸陽蘇林曰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爲橋函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湖城縣漢書楊僕爲樓船將軍聽居關外武帝乃爲徒於新安故關弘農湖城之關也地理志云弘農故秦函谷關衝山嶺下谷是也言弘正在周將欲南還已在長安之地別故人也

黃鶴一反顧徘徊一作戀應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晉書樂志淮南王篇云願爲雙黃鶴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歌奇舞無不奏徘徊空梓遊天

外傷已不能歸故鄉也漢書郊祀志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 別張洗馬樞

別席慄無言離悲兩相顧君登蘇武橋我見楊朱路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復其本同而未異也按張

洗馬當是南朝人與子山同爲羈士周陳通好之時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本國子山留而不還故贈別焉言我兩人離別君如蘇武得遇南歸我若楊朱終悲岐路也

關山負雪行河水乘冰渡

言北地苦寒歸心之

急願子著朱鳶知余在玄菟

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嫁爲朱鳶人詩素琴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討之郡國志交州交趾郡朱鳶縣是又幽州玄菟郡武帝置洛陽東北四千里節高句驪也朱鳶南之極玄菟北之極

### 別庾七人蜀

峻嶺拂陽鳥長城連蜀都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蜀都賦曰義和假道於峻岐陽鳥廻翼於高樓又曰長城豁險

石銘懸劍閣沙洲聚陣岡

水經注曰小劍

去大劍處閣通衢謂之劍閣張孟陽著劍閣銘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山長半股折樹老半心枯由來兄弟別共念一

荆株。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貨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欲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樹將分斫。所以顛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實。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儻同樹。是也。

相感合財實。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儻同樹。是也。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

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鮑照瓜步山楬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指竟歸揚。道出關津。升高開途。北眺疆鄉。高矚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

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 漢書鄭吉傳曰。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之後。初置校尉。又楊僕傳曰。南越反。拜楊僕爲樓船將軍。 輻軒臨嶺岸。旌節映江沱。 尚書孔安國注曰。泥

輻輳。說文曰。軒曲輪藩車。聲虛言切。又曰。磧。水障有石者。聲七迹切。爾雅曰。注旄首曰旌。史記索隱注曰。節。使者所擁也。釋名曰。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詩召南云。江有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岷山道江東流爲沱。觀濤想帷蓋。爭

長憶干戈。 枚乘七發曰。海水上游。其少進也。浩浩漭漭。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黃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

臣之罪也。建鼓擊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月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史記曰。荆軻嗜酒。日

酒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荆軻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及使秦。太子丹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劉向列女傳曰。趙津女消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聞津吏期

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媚持鐵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其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淫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媚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鐵者少一人媚擠卷操鐵而請曰妾願備父持鐵簡子曰不殺將行選士大夫密戒沐浴誓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媚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而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諫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釀乃清妾持鐵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弗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殺夢娶妾豈此女乎使人祝祝以爲夫人媚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媚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笑其音此之謂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隋書地理志曰下邳郡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

輕車初逐李定遠未隨班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安樂侯後漢書曰班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明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

受詔祁連反

申威疎勒還

漢書曰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楊武乎饒得單于單桓會陰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祁連乃天山也匈奴呼天爲

祁連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後漢書云耿恭引兵據疏勒城漢遣兵迎校尉遂歸

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後漢書班

超上疏曰臣不敢望頭  
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三川羽檄馳六郡良家選

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史記陳轅傳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云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少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裴駰曰推此言則以鳥羽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後漢書

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階下室中故號郎

觀兵細柳城校獵長楊苑

三輔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

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微是也又黃圖曰射熊館在長楊宮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上林作賦諒揚雄亦作長楊賦

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鳴笳河曲還猶憶南皮

返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遼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又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汎今復河曲遊鳴笳汎關汎是也呂

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饒笛區笛說文作篋字同

### 和王內史從駕狩

王內史王褒也周書王褒傳曰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冬狩出離宮還過獵武功

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書賈山曰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不常居也漢書地理志曰右扶

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  
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  
潤橫偏礙馬山虛絕響弓更羸承落雁韓盧鬪塾熊  
博物志曰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雲發而下鳥王曰然

試可於此乎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事出戰國策鳥雁也國策作雁又國策曰韓盧天下之駿犬也淮南子曰熊羆墊毛詩草木蟲魚疏云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則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熊有黃熊有赤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羸不猶開二面網誰肯一山重  
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拔其三面置其一面視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兇命者淮南開之歸者四十四

### 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一危  
黃庭內經曰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陶弘景真靈位業圖  
有八景焉呂氏春秋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高誘曰三危四極山名  
雲袍白鶴度風管風

風吹  
黃庭內經曰丹景雲袍帶皮符易說曰春有白鶴之雲也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俗通曰  
舜作籥其形參差以象鳳翼上管長尺二寸列仙傳曰秦女吹籥作鳳凰鳴曹植樂賦云鳳凰吹笙  
野衣縫蕙葉山中

簞笄皮  
楚辭曰荷衣兮蕙帶王逸云蕙香草也漢書曰高帝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今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鵝尾冠是師古曰竹皮笄皮謂笄上始解之笄今亦往往為笄皮巾古之遺制也說文云簞

差也薛所今切簞疑作糝漢康成周易說卦注云糝謂之  
棘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陳之為菜也茲作簞益从竹也  
何必淮南館淹留攀桂枝  
淮南王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樹兮仍淹留

###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水豐殿下梁故水豐侯蕭攝也。北史云：蕭攝字智退，武帝弟，成安王芳之子也。在梁封水豐侯。武陵王偃，攝宗。宗不獨攝攝一人，尉遲迥入蜀，從迥歸魏，仕周，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晉書地理志：始安郡有水豐縣。

立德齊今古，資仁一毀譽。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一語曰：誰毀誰譽，譽平聲。

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鋤。

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而入，非抱甕而甕澆，澆澆然用方甚多，而見功實，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末為機，以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甕，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說文曰：甕，汲瓶也。存於實，反機帶，曰常林，少單，質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鋤其妻嘗自餽餉之，林雖在林野，其相敬如賓。又漢書云：兒寬帶經而鋤。

處下惟名惠，能言本姓蘧。

列女傳曰：柳下惠，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能言本姓蘧者，按下文：蘧駪，憐舒二語，疑指蘧伯玉也。左傳襄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見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二十六年，寧喜欲納公，告蘧伯玉，伯玉曰：我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疑此二語能言者也。言如柳下惠，蘧伯玉者，可以無驚，蘧舒不係憐舒者也。

未論驚寵辱，安知係慙

舒。老子曰：寵辱若驚。西京賦曰：夫人在陽時舒，在陰時則慘。此章深慕避世之人，身無榮辱，不可及也。

王子從邊服，臨邛惜第如。

言攝在蜀也。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索隱曰：且也，如往也。師古曰：第也。周書本傳曰：轉中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領益州刺史，是也。

星橋擁冠

蓋錦水照簪裾。

星橋錦水，皆蜀地也。水經注曰：李冰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後漢書曰：公孫述慕敢死五千人，以醜延岑於市橋。注云：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齊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詩

二二七

南四里。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勝於初。論文報潘岳。詠史答應璩。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成他水濯之不如也。爾雅曰。被謂之緇。方言曰。卽衣後裾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詠。

之文世說曰。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魏志曰。應場弟璩。以文章顯。官至侍中。裴松之注云。文章敘傳曰。應璩字休復。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帳幕參三顧。風流盛七輿。蜀志。諸葛亮上疏曰。璩自枉屈。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左傳僖十年云。及七輿大夫。又襄二十三年云。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服虔於舊傳言。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於襄傳言。下軍之輿。帥七人。屬欒者。杜預曰。七輿。官名。侯伯七命。副中七乘。劉炫謂服言是矣。此章言攝從武陵王紀。在蜀領益州刺史

聲名之盛也。

茫茫質宇宙。與善定馮虛。言宇宙茫茫。天與善人之說爲虛也。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絃宇宙而章三光。後漢郎顛傳。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大夫傷魯道。君子念殷墟。

史記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觀廢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按孔子嘗爲魯司寇。故云大夫。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大夫傷魯道者。喻湘東武陵兄弟構釁。亂如叔牙。閔公之際也。君子念殷墟者。喻攝在蜀而蜀亡也。周書

木傳曰。成師爲尉遲。師所破。攝遂請降許之。程卿旣開國。安平遂徙居。史記曰。重黎氏在周程伯休甫。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其字也。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

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漢書地理志曰。留川國東安平。孟康曰。紀季以攝入於齊。今鄆亭是也。師古曰。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鄆音攜。按左傳莊三年。紀季以攝入於齊。紀於是始判。杜預曰。李紀侯弟。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

不脛。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程卿旣開國者。喻攝歸魏。仕周。封蔡陽郡公。是開國也。安平遂徙居者。喻攝從蜀徙魏。武陵滅而水豐封若春秋時紀亡而季存也。詎能從小隱。終然遊太初。晉下康樂反招隱詩曰。小隱隱



陸毅大隱朝市易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言不能隱於陵數在此朝市終當逢其初志也此章言蜀亡僑歸於魏也

直城風日美平陵雲霧除

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書地理志云平陵屬右扶風

來往金張館絃歌許史閑

漢書曰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

戚又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史良婦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左太沖詠史詩云朝集金張館幕宿許史廬

鳳臺迎弄玉河陽送婕妤

仙傳拾遺曰許史者

吹簫作鸞鳳之響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公爲作鳳女祠時間簫聲今洪州西上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屋並保存焉列女傳曰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遣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

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河陽漢書作陽

五馬遙相問雙童來夾車

古詩日出東南隅行曰使

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妹又相逢狹路間曰相逢狹路間道路不容車如何兩少年夾殺問君家此章言其歸魏住周之事也

託情忻六學遊日愛三餘

六學疑六經詩書禮易春秋也又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魏略曰韋略字季真善左氏傳言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覆局能懸記看

碑解暗疏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家復爲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道其強記默識如此世說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上照作黃絹幼婦外孫翁白八字魏武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

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翁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詎嘗遊魏冉那

時說范雎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長弟，封穰侯。相秦，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好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免相國，令澤陽之屬皆出關。又曰：范雎爲宰相，封應侯。秦澤陽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

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說應侯，稱善以聞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范雎免相。池水朝含墨，流螢夜聚書。羊楷能書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中，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人，謂爲草聖。弟昶，官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者多，昶作也。晉書曰：車督，貧不得油，夏月，鑿蠶照書說。北史列傳云：蕭攜善草書，名亞王褒，草數數方，成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行史，仍撰世譜，攜亦係焉。此章言攜以文學見重於周也。

輿云榆莢晚燒，薤香花初。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月令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郢注云：薤謂道也，薤草也，謂欲稼菜地，先薤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若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薤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薤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化落復耕之，輒曲之。此謂一耕而五穫。淮南時則曰：二月官倉，其樹杏。按杏華在二月，又按周禮五月夏至，薤之六月合燒之。燒薤當在五六月，此云燒薤香花初者，蓋謂二月爲興農播穀之初也。

輿云榆莢晚燒，薤香花初

滌池侵黍稷，谷水播菑畝。說文曰：滌，水流貌。从水，彪省聲。皮彪切。詩曰：滌池北流。又說文曰：菑，不耕田也。菑，三歲治田也。易曰：不菑畝，備側切。畝，以諸切。徐錯曰：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則神寒之，故从虫，从音，灾。

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渠。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則神寒之，故从虫，从音，灾。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渠。月令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是五月蟬鼓翼始鳴，六月則神寒之，故从虫，从音，灾。

伏龍祠在周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漢書溝洫志曰：嚴熊言臨晉民顛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發卒萬人穿渠，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周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舍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

吳郡賦曰：松梓古度。劉欣期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華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卽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楚辭曰：上歲燕而

防露兮。下冷冷而來風。戴凱之竹譜曰：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黨防露。下棘來。林於竹名。吳越春秋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見之。女曰：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作林於竹。竹枝上頽橋。末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吳郡賦云：其竹則實。綠絲。是也。此章謂攜言志所在。以穀稼爲事也。

自憐循短綆。方欲問長沮。

此下管子山自謂也。淮南子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高士傳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茂陵體

猶瘠。淮陽疾未祛。

史記曰：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汲黯多病。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翻疑承毒水。忽似遇昌菹。

左氏傳曰：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又僖三十年

傳曰：王使周公圍來聘。饗有昌菹。杜元凱注云：昌菹。昌蒲類也。敷在感反。周禮鄭注云：昌本昌蒲。相切之。四寸爲菹。

漢陽嗟欲盡。咎絲懼忽諸。

左氏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文五年傳曰：楚子雙滅麇。滅文仲闢。六國參

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六國參。皆阜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此章言己木小材。幸有隱志。況復多病。疑承毒水者。有若江陵陷後。隨例入關。似遇昌菹者。本以聘問來矣。飾物宜饗。今久留長安。傷梁之宗室。蕩然欲盡。而梁國亦忽然而亡者也。

弱齡參顧問。時昔濫吹噓。

言已少年在東宮時。得備顧問。濫筭粟食也。齡。年也。陶潛詩云：弱齡寄事外。後漢百官志本注曰：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綠槐垂學市。長楊映直

廬

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曰槐市又曰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漢書音義張宴曰直宿曰廬

連盟翻滅鄭仁義反亡徐

史記鄭世家曰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以復鄭韓宣惠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宣侯滅鄭并其國言負黍之地來歸是連盟也負黍反亡卒以滅喻侯景以十三州內應梁卒以之亡也徐蘇姓國春秋徐子章羽奔楚是也徐偃王志曰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闕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下立石室亦有神靈民人請禱焉徐偃王行而徐亡以喻梁武偃佛而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山羈旅長安建鄴武昌舊都舊國豈可思也又按子山曾為鄂州別駕與湘東王論水戰事深為梁上所賞從建鄴至江陵途之所經故武昌為可憶矣此章道述平生時抄撰東宮出入禁闕及侯景內附有如負黍之徒梁武行仁終蹈偃王之轍而已身遭離亂心念鄉關建鄴舊宮似滿江流之水武昌魚味不啻秋風之鱖矣

崩堤壓故柳衰社臥寒樛

詩曰采荼薪樛草木蟲魚疏云樛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

野鶴能自獵江鷗解獨漁

說文曰鷗水鷗也

漢陰逢荷篠

林見杖屨

高士傳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又曰荷篠丈人不如何許人也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說文作筱芸田器也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

其望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道。言畢。乃刺船而去。延荇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司馬云。擊槳也。阮籍嘗思酒。嵇康懶著書。

晉書阮籍傳曰。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魏志曰。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披林求木實。拂雪就園蔬。濁膠非鶴髓。蘭香異蟹胥。

魏都賦曰。濁醪如河。漢書郊祀志曰。先懸髓髓。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釋名曰。蟹胥取蟹臠之。使骨肉解之。胥皆然也。野

情風月曠。山心人事疏。徒知守瓠甕。空欲報瑤璣。

爾雅曰。瓠。甕謂之甕。郭璞注云。甕。瓢也。今江東呼爲瓠甕。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瑤瑤獻。杜注云。瑤瑤。美玉。君所佩。說文云。魯之

寶玉也。張景陽雜詩云。瓠甕參瑤璣。瓠甕喻己才如瓦礫也。瑤璣喻水豐侯才如美玉也。意指發於蕭攜。子山和之。故云報瓠以上二章言志意所欲。惟是棄絕人間。超踰世網。追蹤嵇阮。寄情風月。富貴名利非所顧也。

### 率爾成詠

此亦詠懷之作。載梁緒晉書曰。阮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沈休文有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良曰。率爾。率疾也。

昔日謝安石。求爲淮海人。彷彿新亭岸。猶言洛水濱。

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

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問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莊矜之心頓盡。令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謝安字安石。求爲淮海人者。安本放情丘壑。不獲已乃出。故云。新亭桓溫止處。晉都洛陽。在洛水之濱也。濱。

水際也。桓溫新亭陳兵，將移晉室，安石得承顧命，盡忠匡翼，終能輯履，獨言洛水濱者，言其能存晉祚也。

南冠今別楚，荆玉遂遊秦。

左氏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相如持璧歸。別楚者，喻已去江陵也。留秦者，喻已身留長安也。

倘使

如楊僕，寧爲關外人。

漢書應劭注曰：楊僕數有大志，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言謝安石昔者新亭之禍，尙能全身爲國，已今日西魏之使，遂致屈節，比之楊僕，翻以入關爲恥也。

慨然成詠

亦詠懷之作也。慨然，嗟嘆之詞，慷慨發聲者也。

新春光景麗，遊子離別情。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言已羈旅。長安雖春光甚麗，惟有別離之佳也。

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

劉逵注蜀都賦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

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枯俱生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喻已非死非生，若枯樹也。

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

喻已如花之無香，又如水之不靜也。寶雞雖有祀。

何時能更鳴。

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太宰祠」之名曰陳寶，喻已今食周粟，如寶雞爲秦所獲，雖有祭祀不能更鳴，言何時復能得志也。

奉和賜曹美人

月光如粉白，秋露似珠圓。

江淹別賦云：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

崔豹古今注曰：絡緯亦曰莎雞，詩疏云：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古今注曰：螢火一名

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  
烏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  
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號弄玉左氏傳曰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

訝許能含笑芙蓉宜熟看

### 和趙王看伎

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  
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

琴曲隨流水雷聲逐鳳凰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  
期聽之曰巍巍乎若泰山湯

湯乎若流水風俗通曰舜  
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細縷纏鐘格  
一作細苳  
纏鐘板

圓花釘鼓牀

一作齊風蟬鬢亂映日鳳斂光格音閣懸鐘之木也言密  
緝其繩縮鐘於木令枝格不得下也一作纏鐘板者義同

若有擘之詩所謂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又縮篇云縮版以載是也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  
虡橫者爲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爾雅曰繩之謂之縮之郭云縮者約束之孫炎云繩束樂版謂之束苳束草也說文云其巨切  
林鼓圓也若井欄淮南王篇以爲銀牀矣圓花鼓釘也鼓釘圓刻作花文釘其上故云圓花釘鼓牀言作妓用鐘鼓也一作齊風蟬鬢  
亂映日鳳斂光者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蟬鬢縹緗如蟬故曰蟬鬢王子年拾遺記石崇愛婢翔風鑿金爲  
鳳冠之  
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  
吳志曰周瑜少時精意於音樂惟三爵之後其有闕  
設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云曲有誤周郎顧

### 奉答賜酒

詩

仙童下赤城。仙酒餉王平。

神仙傳曰茅蒙字初成。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說。帝若學之。臘嘉平。又曰。王遠字方平。以一貫錢與餘杭。

徒求沽酒。須臾還。得一油囊酒五斗。

野人相就飲。山鳥一羣驚。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更榮。

奉答賜酒鵝

雲光偏亂眼。風聲特噤心。冷猿披雪嘯。寒魚抱凍沉。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以謝。惟知就竹

林。

魏氏春秋曰。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鄆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正日蒙趙王賚酒

正日辟惡酒。新年長命杯。

荆楚歲時記注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十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辛。便死。取大豆二十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麻

豆之設。當起於此。崔寔月令云。元日進酒。降神畢。宰家尊。卑。次列於几之前。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

梁昭明錦帶啓。太簇正月云。柏葉汎三元之酒。晉書曰。劉琨妻元日獻椒花頌。

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

流星浮蟻。皆酒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饑饉出西羌。麴出北夷。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



參然而獲之。以之釀酒醇美。久令人齒動。若太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閩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南都賦曰。璆數數寸。浮蟻如萍。注云。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

成都已救火。

蜀使何時迴。

神仙傳曰。樂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爲尙書。正朝大會。巴蜀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矣。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天

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天風。天霧晦。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周書云。文帝十三子。文宣皇后生。高祖衛刺王直。直字豆羅突。武成初。進封衛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愁人坐狹邪。喜得送流霞。

古詩云。長安有狹邪。夾穀不容車。陸機詩有長安有狹邪行。抱樸子曰。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與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愁人自謂也。狹邪。謂長安之地也。言已本流寓。

愁坐長安狹邪之處。喜衛王送酒而至也。

跋臆催酒熟。停杯待菊花。

言得此酒。更待酌也。跋。倚也。菊花。酒名也。

霜風亂飄葉。寒水細澄沙。高陽今日晚。

應有接籬斜。

世說曰。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入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若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井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井州人也。

### 就蒲州使君乞酒

詩

蒲州使君中山公訓晉國公護世子也周壽武帝紀天和元年二月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六年五月爲柱國建德元年護誅徵赴京師見害此就乞酒下篇有許乞之事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注曰陰令促急風暴疾也

鳥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

言已本流寓之人在此苦寒之地如鳥寒棲欲飛池凍流

蓬聚 蒲城桑葉落滿岸菊花秋

蒲城蒲州城也滿岸滿陸岸也桑落菊花謂酒也洛陽伽藍記曰河東郡民劉百墀宿擅工釀排子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王粲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西京雜記曰九月五日飲菊花

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後漢書曰袁紹公孫瓚皆威震河朔紹數擊破瓚軍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天子遣太僕檀岐和驛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共同斯好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益於薄

落津史記蕭和國世家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按于山身留長安江陵守隨例入關者如王褒等有數十人願乞此酒分勸諸彼自言本故梁亡國之臣與諸南人羈士若東陵故侯矣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上乞酒水乞之乞此乞酒乞讀曰氣與也後漢書楊政傳詔曰乞楊生師督書謝安謂其甥羊曇曰以野乞汝皆與也與求乞之乞字同而音義俱異矣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

三種黃圖曰長安西渭水北古徵西有細柳倉三齊書曰鞏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鞏蒲臺今蒲猶鞏者見郡國志平原野縣注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湍細柳謂

已在長安蒲臺謂中山公在蒲州也言兩處相望也

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會開

桑落注見上篇謝朓詩曰蟻蟻方獨持釋名云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曰許乞而未送也

盤角非難馭槳輪

稍可催。登角謂馭車之牛也。棹輪謂車也。以中山公許乞一車。故云。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

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鮪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答王司空餉酒 一作答王 褒餉酒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

知。太與未舉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靈則取醉而去。世說曰。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王公然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爵安豐縣侯。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開船望月華。詩云。招招舟子。高誘淮南注曰。船小船也。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言月之所照。則山如積雪。岸似銀沙也。天漢吞珠蚌。星

橋似桂花。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龜策傳曰。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蟄伏之。西陽雜俎曰。舊言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

詩

仙有過，蕭令伐樹。灰飛重暈闕，莫落獨輪斜。

淮南子曰：畫隨灰而月，畫闕注云：月暈以簾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竹書紀年曰：帝堯在位七十年，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

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畫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莢英。

望月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

過書曰：月穆穆似金波。

照人非七子，含風異九華。

七子疑卽七枝，燈名。西京雜記有七枝燈，言照人異於燈也。又疑鏡名。西京雜記云：秦始皇常以鏡

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漢書曰：漢興因秦之名號，妾有美人八子，七子之號焉。梁簡文望月詩云：形同七子鏡。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璽三十五條，有九華扇。曹子建九華扇賦序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知九華是扇，名言月之含風，異於扇也。莫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莫桂注：見上篇。乘舟聊可望，無假逐仙。一作：棹。荆楚歲時記曰：漢武

河源，乘槎經月而至此。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洛，織女取支機石與牽牛還，後爲東方朔所識。

對雨

繁雲猶暗嶺，積雨未開庭。階合侵角路，鏡滿溜疎萍。濕楊生細棋，爛草變初螢。

棋，諸深切音辭。木跖也。月令：腐草化爲螢。

徒勞

看蟻封無事祀靈星。

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後漢書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星食也。舊謂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

穀祀，用壬辰位祀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

### 喜晴

比日思光景，今朝喜暫逢。雨住便生熱，雲晴卽作峯。水白澄還淺，花紅燥更濃。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

龍。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舞如燕，止則爲石。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高誘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 詠春近餘雪應詔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上林苑名。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心。待花將

一作思。

對酒，留雪擬彈琴。

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

幽蘭白雪之曲。陪遊愧並作，空見奉恩深。

### 奉和初秋

和梁簡文帝也。簡文集中有初秋詩。

落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鐘。

詩爾風云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曰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

袁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注曰霜降則鐘鳴。

北關連一作更

橫漢南宮應

漢天漢也。黃圖曰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大戴禮云七月案戶。

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西都賦云抗應龍之虹梁。

祥鸞棲竹實。靈蔡上

一作止芙蓉

白虎通曰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問故老云龜干

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靈蔡龜也。論語臧文仲居蔡。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曰蔡芙蓉蓮也。爾雅曰荷芙蓉其實蓮。郭璞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葉謂房也。

自

有南風曲。還來吹九重。

樂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楚辭曰君門兮九重。

晚秋

淒清臨晚景。疎索望寒階。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

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禪。可憐數行

雁。點點遠空排。

和穎川公秋夜

沈寥空色遠。葉黃淒序變。

楚辭曰。沈寥兮天高而氣清。王逸曰。沈寥。曠蕩空虛靜也。沈音血。說文曰。沈水從孔穴疾出也。聲呼穴切。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洞浦落邊鴻。長颺送

巢燕。

淮南子曰。燕雁代飛。高誘曰。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去。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

千秋流夕景。百籟含宵嘯。

說文曰。籟。三孔翕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

謂之箛。籟。洛帶切。

峻雉聆金柝。層臺切銀箭。

峻。雉謂高城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也。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鄭康成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爲擊柝。守備警戒也。顏延年陽給事

誄曰。金柝。夜擊。李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書漏。晝夜滿。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木柝。李周翰曰。金謂刁也。柝。打更木也。柝音托。周禮作橐。字同。枚。乘七。後曰。橐。城層構。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屏風之制。古所謂屏。皆有畫飾。禮記鄭注曰。斧扆者。畫屏風也。又周禮注云。黼依其制。如屏風。東觀漢記曰。宋弘常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鉤屈膝屏風。以白練畫義士仙人。子山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其畫不一。蓋

雜詠之也。

浮橋翠蓋擁。平日雍門開。

淮南子曰。馳要處。建翠蓋。高誘注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淮南子曰。日至於曲阿。是爲日明。高誘注云。平日也。潘岳關中詩曰。雍門不啓。

石崇迎客至。山濤載

妓來。

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財庫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又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

水紋恒獨轉。風花

詩

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

迎

用捧金杯。

碧玉歌云。碧玉奉金杯。滄酒助花色。

停車小苑外。下洛長橋前。澁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菱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只言水底

然。

爾雅曰。荷芙蕖。其華蒲葢。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昨夜鳥聲春。驚聞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繞杯脣。

瑱。它殿反。粟瑱。注見秋夜搗衣詩。

何勞一

片雨。喚作陽臺神。

宋玉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

毛詩曰。於焉逍遙。謝莊月賦云。肅桂苑。陶潛有桃花源記。

狹石分花逕。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

定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

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

陸機文賦云。流管絃而日新。

石險松橫植。巖懸澗豎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

酒。將來宴五侯。

曹植名都篇云。美酒斗十千。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潭。王立。于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柱連。

柱疑作注，枚乘七發云連廊四注。

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弦。

班婕妤怨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澗水纔牕外，山

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日晚金槌路。

作

朱軒流水車。

漢書賈山曰：隱以金椎，服皮曰隱，槩也。以鐵椎槩之，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康成曰：軒，輿也。上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鴻澤龍門，上見外家間起居。

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懸拂綠堤柳，薨飄夾路花。

許頴篤曰：帛張車上曰懸。說文曰：薨，屋棟所以承瓦也。聲莫耕切。

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

樂苑曰：碧玉，宋汝南王妾。

名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妾當得陰麗華。

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

晉書曰：山簡出鎮襄陽，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

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著白接躡，舉鞭向葛疆，何如井州兒，強家在井州，簡愛將也。

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

謝莊月賦云：蕭桂苑，潘岳詩云：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李善注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張銑曰：徙，遷移也。倚，立也。

下橋先勸酒，跋石始調琴。蒲

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絕愛猿聲近，惟憐花徑深。

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於是蘭榭積重，李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爲榭。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菱荷。

落日低蓮井，行雲礙菱梁。

魯靈光殿

詩

二四五

賦云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是也薛綜曰藻井宮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漢書郊祀志有井幹樓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崇而百層幹或作韓蓋同子山引之或稱蓮井或稱菱井皆謂棟中交木方若井幹之形也又水草蓮與菱皆水中之物梁上畫以水草所以厭火若藻悅也落日行雲言其高插天也

流水桃花色 春洲杜若香

漢書曰春在桃花水盛楚辭曰春汀洲兮

杜若王逸曰杜若香草也 就階猶不進 催來上伎牀

搗衣明月下 靜夜秋風飄 錦石平砧面 蓮房接杵腰

青陽度歌云碧下搗衣砧七寶金蓮杵

急節迎秋韻 新聲入手調 寒衣

須及早 將寄霍嫖姚

漢書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霍嫖姚校尉師古曰嫖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理作嫖姚爲霍嫖將軍尙取嫖姚之字耳

出沒看樓殿 間關望綺羅 翔禽逐節舞 流水赴絃歌

王逸楚辭注曰節賦鼓琴天下宮商角徵羽之珠以舞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琴湯湯乎若

流 水 細管吹叢竹 新杯捲半荷 南宮冠蓋下 日暮風塵多

後漢書曰蕭宗詔賈逵入講尙書南宮雲室西都賦曰冠蓋如雲

玉柙珠簾捲 金鉤翠幔懸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玉爲簾箔瑱瑱之象牙爲簾

荷香薰水殿 閣影入池蓮 平沙臨浦口 高柳對樓

前 上橋還倚望 遙看采菱船

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阿

高閣千尋跨，重簷百丈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

列仙傳曰：高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致孔雀白鶴於

庭。異苑曰：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帝時，南方獻之。公子介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樂府有夜烏啼。

河流值淺岸，歛轡暫經過。弓衣濕漲水，馬足亂橫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

多。漢書有遊俠傳。

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埭，行營繞細廚。沙洲兩鶴，迴石路一松。孤白可尋丹竈，何勞

憶酒廬。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也。記曰：令文君當鑪，卓昭曰：鑪，酒肆也。以上爲墮邊高似鑪。

上林春巡密，浮橋柳路長。上林苑名。三輔黃圖曰：霸橋在長安也。龍媒逐細草，鶴唳映垂楊。漢書曰：天馬徠龍之媒。正遲待宴樂遊苑詩云。

細草龍媒，晉書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曰：云：謂如春月柳，鶯被鶻擊，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說文曰：擊，將鳥羽爲旗幟之屬。从毛，敝聲。昌兩切。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桃花水見

漢書溝洫志注見前。詩林云：石崇廁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白石清，泉上誰能待月光。

詩

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埽開

晉書曰王濟移弟北芒山下時洛京地甚貴  
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埽

戚里車先度蘭池馬卽來

三輔黃圖曰萬石  
君奮徙家長安戚

里漢書地理志曰渭城縣有蘭池宮又  
按尸子云馬有紫燕蘭池與宮名同矣

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神仙傳曰麻姑入拜王  
遠遠起立坐定各進行

廚皆金盤玉  
杯無限也

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  
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且有馬史核千石又云八校尉皆武帝初置秩皆二千石

池臺

臨戚里絃管入新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歸  
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

西京雜  
記稱漢

文帝有馬  
名浮雲

比來多射獵惟有上林中

上林苑名天子射獵處也司馬  
相如作賦亡是公陳上林之事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

楚辭曰馳龍於三危兮上颺云三危西方山也穆天子傳曰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  
里有九坂又蜀有九折坂蜀都賦云馳九折之坂劉注云九折坂在漢中嚴道縣郫梁山鳳翼龍

麟言其山形  
之相似也

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古詩日出東南  
隅行曰仲君從

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

誰家妹答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

聊開鬱金屋，暫對芙蓉池。

樂府云：盧家閨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魏文帝有芙蓉池作。

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葉尙

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筓柱欹。

阮瑀筓賦云：柱三寸三才具也。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裁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

偕。

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以蒲製輪取其安也。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也。

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

謝朓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跋

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金鞍聚傾岸，玉軸汎中流。

張華詩云：青蓋覆金鞍。郭璞方言注云：今江東人呼柁爲軸。

畫鷁先防水，媒龍卽負舟。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曰：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以飾之。鷁

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晉書曰：王濟作大船連舫，畫鷁首於船頭，以懼江神。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

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棹時半沒，壞舸或空浮。定

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漢武帝秋風辭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漢書如淳注曰：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武帝紀曰：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張窰曰：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

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盃。老子曰如登春臺。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行雲謂歌也。博物志云秦青撫節悲

歌響過行雲白鶴謂舞也。韓子云師曠操琴鼓清角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古詩云飛來雙白鶴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高誘

淮南注曰羊腸山名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四河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也此云羊腸者言其山勢之紆迴也

贈周處士

處士周弘讓也當是弘讓隱茅山時所贈故下篇云尋周處士苔入塊而後南北異處雖仁威琴壘而子山雖可復尋矣故知是揚都集中之作也

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抱樸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室之後暴之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崑崙之山石室中三輔決錄曰將謝字元卿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屣逃名不出陶潛歸去來辭

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李周翰曰荒蕪也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上九丹句謂仙人也三徑句謂隱士也言隱士幽居較諸仙人更難訪也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續晉陽秋

曰陶潛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而歸左太冲招隱詩云丘中有鳴琴宋玉對問曰其爲陶春白雪二語謂隱士也方欣松葉酒。自和游仙吟。本草云松葉可爲酒能已疾松

葉六十斤細剉取咀水四石煮取四斗九升以釀五斗米如常法煮松葉浸米并饋飯泥釀封頭七日發飲之得此酒力者甚衆曹子建嵇叔夜何敬祖郭景純並著游仙詩言樽酒共酌招隱之思同於游仙矣

尋周處士弘讓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梨紅

大谷晚桂白小山秋。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名果有大谷梨潘岳洛陽記曰洛陽有張公屠大谷有大梨海內惟此一株開居賦云張公大谷之梨是也楚辭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李善注引張僧鑿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又莫與郡記云臨安縣東有石鏡山東有石鏡具見人形又蜀本草云蜀王妻以石

鏡一枚長其摹魏武有菱花鏡以鏡有菱花之名故云石鏡菱花發也七發曰龍門之桐故云桐門以桐木堪爲琴瑟也

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劉安

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王孫喻周處士也言其避世在山誠可隱處也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

月中有桂。鏡圓如月而無桂也。鏡有菱花。菱開夏時故不

逐春也。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淮南子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鄰

詩

梅花

當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

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廣雅曰：周曰大蜡，亦曰臘。秦史曰：嘉平。

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

言春晚，雨雪舒梅也。

樹動

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眞悔著衣單。

春衣單，恰之時，早知梅花獨遲，必將有春寒雨雪，非重纒輕裘，難可耐寒也。

詠樹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

爾雅曰：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卽雨，速異記曰：南市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

靈楓焉。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周禮鄭注曰：孫枝，竹之末生者也。桐孫亦然。

殘核移桃種，空花植棗林。

漢武故事曰：王母以桃食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

子，非上下所植也。公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瓊華而不實。

幽居對蒙密，蹊徑轉深沉。

鬪雞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

平子，春秋時季平子，名意如者也。左傳昭二十五年曰：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郈昭伯亦怨平子。陳王，陳思王曹植也。植名都，籍云鬪雞東郊道，走



馬長  
楸間

狸膏燻鬪敵。芥粉盞春場。

曹子建鬪雞詩曰。願家狸膏助。常得擅此場。左氏傳曰。季氏介其雞。杜預注云。搗芥子搗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搗之爲介雞。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爲芥。搗芥子爲末。搗其雞羽。賈逵

云。搗芥子爲末。搗其雞翼。可以空。郗氏雞羽。是此說也。郗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鏡著雞頭。蓋以膠塗雞之足。然以沙搗之。令其澁。得傷彼雞也。此云芥粉。用杜氏之前說也。說文曰。礧。磨也。聲於盞切。

解翅蓮花動。猜

羣錦臆張。

鮑照雜朝飛云。勿繡頭。碎錦臆。臆。臂也。言翅若蓮花。臂色如錦也。

應令

望別非新館。開舟卽舊彎。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杏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暎村塢。爛熳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集周公處連句

周公。陳尙書周弘正也。弘正入周信集其處。有傷舊國之詞。

市朝一朝變。蘭艾本同焚。故人相借問。平生如所聞。

謝朓詩曰。寂寞市朝變。淮南子曰。紫芝與蘭艾俱死。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詩

寄徐陵

南史云徐摛子陵字孝穆晉安王爲皇太子東宮學士陵充其選陳武帝以爲尚書左丞封建昌縣侯爲尚書左僕射位至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辭曰經山陽之舊居

寄王琳

南史云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平景之勳與杜龔俱爲第一後平武陵王紀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爲魏園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帥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道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師老兵疲不能進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徵琳不受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陳武帝遣將侯安都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禽安都等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後因歲星在牛斗自知有喪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哭者聲如

雷矣按王琳方志寄琳

聽故子山有是寄焉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玉關喻已身留長安如遠戍玉門也金陵謂建鄴舊都也元

帝遷都江陵。爲蕭督所敗。敬帝仍都建鄴。又爲陳霸先所篡。王味西攻岳陽。東拒陳武。蓋梁室之忠臣。子由爲之下淚矣。

### 奉和趙王

花徑日相攜。花林鳥未棲。比看中郎醉。堪聞烏夜啼。

樂府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時所作也。

### 和劉儀同臻

隋書文學傳云。劉臻字宣擊。沛國人也。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後。歸蕭督。以爲中書侍郎。周家宰宇文護。贈爲中外晉室。秦軍羽檄多成其手。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

南登廣陵岸。迴首落星城。不言登舊浦。烽火照江明。

漢書曰。廣陵國。屬吳也。吳都賦曰。響戎旅乎落星之樓。劉淵林注云。吳有落星樓。在建鄴東北十里。

### 和庾四

疑卽庾季才。與信同八世祖。酒江陵平。隨例入長安。鄉關之思。相爲倡和云。

離關長望。別恨幾重愁。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

禮記曰。四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淮南子曰。秋主悲。

### 和侃法師三絕

作和侃法師別詩。

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淚落，看君馬向南。

秦關，函谷關。灞岸，灞陵岸，謂長安也。楚路，江潭，謂江陵也。後周郡長安。江陵，本元帝所都。晉在周，想望故國也。楚辭曰：寄生乎

江潭，時侃法師南還。

輿子山作別，故云。

客遊對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雁，秋分俱渡河。

左氏傳曰：羈旅之臣。地記云：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或曰峯勢如雁之回，故名。

迴首河隄望，春春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鄉別。

晉與侃法師本南人，今在北方別也。舊與謂梁也。他鄉，謂長安也。

送周尚書弘正二首

交河望合浦，玄菟想朱鳧。共此無期別，知應復幾年。

漢書曰：車師王治交河城。又曰：合浦郡。武帝六年開，屬交州。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麗屬幽州。交趾郡。朱戴縣。交河與

合浦，玄菟與朱戴皆極遠之地。以喻已與弘正南北隔絕，若育越矣。

離期定已促，別淚轉無從。惟愁郭門外，應足數株松。

傷已將老死於長安也。

重別周尚書二首

尚書周弘正也。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漢書西域傳曰。東則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月令曰。季秋之月。鴻雁來賓。言已留長安。如在陽關之外。弘

正南還。若秋雁渡河也。

河橋兩岸絕。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 贈別

藏啼留送別。拭淚強相參。誰言畜衫袖。長代手中澆。

音含。言濕衫袖若水和物也。於韻宜在十三覃。俗本不載。或見去聲。時俗字齊。須以此詩證入。庶爲近雅。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徐陵也。

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

述異記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叢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

桃李實者。皆得仙。

###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詩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關下。深谷暗藏人，欹松橫礙馬。

說文曰：曙，曉明也。

和江中賈客

一作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遙振江中鼓。

淮南子曰：騁若倪之見風也。高誘曰：復，候風者也。世謂之五兩。凡畫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為旗。

奉和平鄴應詔

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

天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

左傳杜預注云：天策，傳說星也。鄴城，北齊所都也。鄴，漢屬魏郡。故三國魏都也。掃，平也。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壬子年拾

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送衛王南征

周書曰：文帝子衛刺王直，天和中，陳湖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樞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莫明徹等戰於沌口，是其事也。

望水初橫陣。移營寇未降。風塵馬足起。先暗廣陵江。

漢書地理志曰。廣陵國屬荊州。更賜名。景帝更名江都。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枚乘七發云。並往觀濤乎廣陵。

之曲江。言伐陳。

從廣陵渡江矣。

### 仙山二首

金竈新和藥。銀臺舊聚神。相看俱莫怯。先師應識人。

江淹恨賦曰。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郭璞遊仙詩曰。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石軟如香飯。鉛銷似熟銀。蓬萊暫近別。海水遂成塵。

朱彥伯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墮入山。烈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以與康。即凝爲石。抱樸子曰。道。

上李根煎鉛錫。以藥投鼎中。鐸匙攪之。冷即成銀。神仙傳曰。尹軌入荆山。銷鉛成銀。

###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繞峯。遙想山中店。懸知春酒濃。

### 野步

詩

值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暗泉偏冷，巖深桂絕香。住中能不去，非獨淮南王。

楚辭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

閨怨

明鏡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

神仙傳曰桂陽成武丁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

和趙王看妓

長思綉紗石，空想

一作定憶

擣衣砧。臨邛若有使，

一作使

爲說解琴心。

十道志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勤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石絕異記曰嵩山

之上。有玉女持崑石。瑩徹光潔。山下人曰。立秋前一日。申夜。誓開梓擘。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而臨邛。今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看舞



鸞迴不假學。鳳舉自相關。到嫌衫袖廣。恆長礙舉鬟。

袁宏舞賦云。舞迴鸞以紆袖。又云。爲鳳翼之逶迤。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

### 聽歌一絕

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

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意也。

###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劉伶正促酒。中散欲彈琴。但令逢秋菊。何須就竹林。

世說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皆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

下。肆意酣暢。

### 對酒

數杯還已醉。風雲一作春風不復知。惟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

晉書曰。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

詩

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醉。顯亦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青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春日極飲

檻前聞鳥囀。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紅袖捧金杯。

樂府碧玉歌。碧玉奉金杯。添酒助花色。

春望

春望上春臺。春牕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併來。

老子曰。熙熙然如登春臺。

新月

鄭環惟半出。秦鉤本獨懸。若交臨酒影。堪言照琴弦。

左氏傳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釋器云。肉好若一。謂之環。鮑照觀月詩曰。纖纖如玉鉤。秦羅敷詞曰。桂枝爲辭鉤。故曰秦鉤。

言新月類珎。又如鉤也。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

秋日

蒼茫望落景，羈旅對窮秋。賴有南園菊，殘花足解愁。

### 望渭水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溟浦，應有落帆還。

通安浦，又曰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言望長安如江南也。

### 塵鏡

明鏡如明月，恆常置匣中。何須照兩鬢，終是一秋蓬。

###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嗣宗看月夜，中散對行雲。一弦雖獨韻，猶足動文君。

竇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一弦謂一弦斷也。言此斷弦之聲，亦足挑動文君也。

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吳舊亭也。謝朓有新亭渚別。范零詩：越絕書曰：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

晉書曰：阮籍，字嗣宗，善彈琴。嵇康，字叔夜，拜中散大夫，常脩養生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弄琴二首

雉飛催晚別。烏啼驚夜眠。若交新曲變。惟須促一弦。

古辭有雉朝飛。烏夜啼。言其以爲琴曲也。神仙傳曰。孫登善彈一弦琴。

不見石城樂。惟聞烏噪林。新聲逐絃轉。應得動春心。

古辭有石城樂五曲。其一云。生長石城下。閉聽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所作也。石城在

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辭十六人。烏噪林。卽烏夜啼曲也。樂志云。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又有四烏夜飛五曲。樂錄云。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楚辭曰。日極千里蕩春心。

詠羽扇

搖風碎朝翮。拂汗落毛衣。定似回谿路。將軍垂翅歸。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灑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廻谿。敗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

應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灑池。

題結綫袋子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

賦得鸞臺

九成吹玉瑄。百尺上瑤臺。能將秦女去。終是鳳皇來。

尚書曰。籥韶九成。鳳皇來儀。說文曰。古者玉瑄以玉。楚辭曰。望瑤臺之假寔兮。秦女弄玉也。見列仙傳。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迴度。逐侶作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劉禎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鸞與雁。

詠雁

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門關。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盛弘之荊州記曰。雁塞北接陽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至。至此即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嬌囊裁度下。

處而過。故名雁塞。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郭璞注云。雁門山。即北陵西。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晉蓮子曰。君雁。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粱。

忽見檳榔

檳榔南方草木狀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木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蓋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桃李。天生棘。

詩

重累其下所以御衛其實也。味苦澁。剝其皮。驚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黃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滑裝。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訥。用相嫌恨。一名寶門。藥能。

綠房千子熟紫穗一作白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賦得荷

秋衣行欲製風蓋漸應歇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又曰援芙蓉以爲蓋。張景陽七命曰。兆發蔡。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名蔡。師古曰。李以蔡出善龜。故名。

龜爲蔡。抱樸子玉策記曰。千歲龜五色。類骨。赴如色。浮於蓮葉之上。或在葦著之下。

移樹

酒泉移赤奈河陽徙石榴雖言有千樹何處似封侯

漢書地理志曰。酒泉郡武帝太初六年開。應劭曰。其水苦酒。故曰酒泉。西京雜記曰。初。上林苑羣民。遠方各獻名果異樹。奈。

三白奈。紫奈。綠奈。潘岳集中有河陽府前安石榴賦。其序云。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漢書貨殖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涪川千樹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奉梨

接枝秋轉脆。含消落更香。擎置仙人掌。應添瑞露漿。

三輔黃圖曰。御宿闈出大梨。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漢書曰。孝武作承露仙人掌。

### 傷往二首

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斂眉。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

此子山鄉關之思也。

鏡塵言苦厚。蟲絲定幾重。還是臨牕月。今秋迴照松。

論衡曰。蜘蛛輕絲以網飛蟲。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

### 春日離合二首

秦青初變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云。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

敢言歸。漢書曰。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田家是閒暇。士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弦。

張衡七辨曰。玄酒白醴。葡萄竹葉。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嵇叔夜琴賦曰。嚶若鷓鴣

鳴。清池。又曰。鷓鴣遊絃。李善注。古相和歌。有鷓鴣曲。

和迴文

和湘東  
王後園

旱蓮生謁鑊。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問疾封中錄

雙聲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爲閒。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橫湖韻鶴下。迴溪狹一作狹猿還。懷賢爲榮衛。和緩

惠綺紈。

原本疑是何凡左傳  
有醫和醫緩良醫也

示封中錄二首

似吃  
語詩

貴館居金谷。關扃隔蕙街。冀君見果願。郊間光景佳。

漢書曰。郵支首懸蕙街。變巨邸  
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高階旣激澗。廣閣更交柯。葛巾久乖角。菊徑簡經過。

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注巾以葛爲之。

秋夜望單飛雁



失羣寒雁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 代人傷往二首

青田松上一黃鶴。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交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

鄭耕之水滸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千寶搜神記云。宋康王舍人韓憑。娶何氏美。康王奪之。憑自殺。妻投壑而死。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有鴛鴦各一。恒棲樹上。交頭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注詳見鴛鴦賦。

雜樹本惟金谷苑。諸花舊滿洛陽城。正是古來歌舞處。今日看時無地行。

石崇金谷詩序曰。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思歸引序。柏木幾於萬株。

弟嬌嬈詩云。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枝枝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 狹客行

一作畫屏風詩二十五篇之首。在詩集文苑英華。另作狹客行在樂府今附錄四卷詩末。五卷樂府之前。

狹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

說文曰。鑣。馬勒旁鐵也。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旁包斂其口也。

細塵鄆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

庚子山集 卷之四

驕。

漢書天馬歌曰。沾赤汗沫流赭。

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晉書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

# 庾子山集卷之五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樂府

### 對酒歌

文苑英華  
作范雲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

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又云山中人家芳杜若

琴從

一作隨

綠珠借酒就文君取。

晉書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長

門賦序曰孝武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

牽馬一作牛

就一作向

渭橋日曝山頭脯。

三輔黃圖曰渭橋秦始皇造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水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淮南子曰

日至於悲谷是謂舖時高誘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壑也

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儉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醅醑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自接認舉兵向葛疆何如并州兒語林曰王戎以如意指林公曰何柱汝憶搖櫓時否何柱林公小字也世說曰謝仁祖能作異舞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箏鳴金谷園

笛韻平陽塢。

晉書曰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陽太高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馬融長笛賦云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郡縣平陽塢中有雜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

和。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

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廢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已矣。

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

貨殖傳曰：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錢或布，或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

昭君辭應詔

玉堂作明

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

斂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

漢書曰：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冰河

牽馬渡，雪路抱鞍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

一作

胡笳聲。

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呂延

濟曰：笳，籥也。起於胡。

王昭君

玉臺作昭君詞，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

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殿，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

鏡失菱花影，釵除卻月梁。

西京雜記曰：飛

燕始加大號，嬖好奏上三十六物，有七尺菱花鏡一奩。龍輔女紅餘志曰：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

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

一作衫身

承馬汗，紅袖拂秋霜。別

曲真多恨，哀絃須更長。

### 出自薊北門行

漢書曰：薊，故燕國也。鮑照有出自薊北門行。李

周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辛苦之意。薊音計。

薊門還北望，役役盡傷情。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

古樂府有關山月恨賦，關山無極。辛氏三秦記：隴右四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澗水，四注下流，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噫。

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笳寒蘆葉脆，弓凍紵絃鳴。

杜摯度賦曰：惟葭蘆之爲物，葭字或作笳。笳寒弓凍，言北地之苦寒也。

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

淮南子曰：白梅足可以爲

百人醜。世說曰：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複姓，按代北之人。隨後魏遷河南者，獻帝爲之定姓，爲複姓，或二字，或三字，或四字，其音多似西域。羌書三合四合，皆指一字之義。又按隋經籍志：兵法有黃帝複姓符二卷，時後周賜姓，如普屯紆千爾，綿賀。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

將軍朝挑戰，都尉夜巡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

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臣。應劭漢官儀曰都尉李官也。

燕山猶有石須勒幾人名。

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云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鮑照有結客少年場行李善引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嘗為部吏所沒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無所成故有斯作也。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

一作嫌

李都尉果擲潘河陽

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晉書曰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當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迴手蒙繞投之以果遂滿

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隔一作折

花遙勸酒就水更

一作便

移牀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

漢書曰伏飛射士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

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諭若林木之盛羽羽翼翳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云羽林從官七百人後漢百官志云羽林郎比三百石

定知劉碧玉偷

嫁汝南王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曰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 道士步虛詞十首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圖

一作開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抱樸子道經有混成經二卷按不執著為空老子貴虛無為空塗。教後漢書稱淨居道家之流空有兼道矣陶弘景真蹟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

主。赤玉靈文下。朱陵真氣來。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于東海。秦始皇與語。三日三夜去。留書以赤玉為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曾隨師上履行。北至朱陵。扶桑。極海。冥夜之丘。真誥曰。

朱陵北絕壘。上嬪管妃。又曰。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

中天九龍館。倒景八風臺。

中天。今天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謝靈運會吟行曰。解臺指中天。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

德薛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如淳漢書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徒下照。故其景倒。八風。淮南子云。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闐闐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漠風。此疑謂。

靈臺也。雲度絃歌響。星移宮殿迴。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

後漢張安超有譏青衣賦。此謂仙家雞豎青衣童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

高總名也。漢武帝登仙臺。在少室山下。續齊諧記云。有黃衣童子曰。我下母使者。昔使蓬萊。

逍遙開四會。倏忽度三災。

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宋玉高唐賦曰。五變四會。善曰。四會。四懸。四會也。東都賦曰。指顧倏忽。李。

善注曰。倏忽。疾也。真誥曰。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秦天。樓炭。經曰。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隋書經籍志。道經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天尊之體。當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

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

無名萬物始。有道百靈初。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東都賦曰。懷百靈。

寂絕乘丹氣。玄明上玉虛。

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以為霞。李善注引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

赤水之氣。上蒸為霞。而赫然也。呂氏春秋曰。冬至日行遼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外國放品經曰。北方元洲。地方三千里。有玉虛紫館。

三元隨建節。八景逐迴輿。

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有八景城。真誥曰。仙道有八。

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赤鳳來銜璽青鳥人獻書

赤鳳銜璽疑卽竹書紀年西伯昌尚時所謂赤雀銜書是也後鳳凰銜書遊于文王之都交後漢書王景傳注云送葬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

壤機仍

成機枯魚還作魚

周易鄭注曰機弩牙也十洲記鳳麟洲仙家名鳳喙及麟角合煎爲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擊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二年王使

帝獻此膠四兩武帝以付外庫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上膠一分使日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按機爲弩牙絃斷膠續是仙家之術壤機成機也神仙傳曰葛玄見買魚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栖心浴日館行樂止雲墟 淮南子曰日浴咸池又云日行九州

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云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隰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又莊子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厭俗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按飛燕外傳成帝所謂武帝求白雲鄉也楊傑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

凝真天地表絕想

一作寂寥前 老子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玉逸相 楚辭注曰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

有象猶虛豁忘形本自然

老子曰無象之象是謂恍惚又曰人

法地地法天天道道法自然張衡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和莫與爲隣

開經壬子世 一作歲

值道甲申年

漢書藝文志曰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符在本經曰桐栢真人授道士許遠

遊言至甲申乙亥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常有道士著七色法衣手持九曲策杖子言見之勤請其道必授子神虎上符此南嶽真人也

迴雲隨舞曲流水逐歌筵

列子曰奏青撫節而歌響過行雲韓詩外



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湯湯乎志在流水言麴雲流水皆成自然之音節也

**石髓香如飯芝房脆似蓮**

列仙傳曰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又神仙傳曰王烈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

石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如硬米飯。嚼之亦然。漢武紀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莖。作芝房狀。按蓮亦有房。故芝似之。魯靈光殿賦云綠房紫的。謂蓮房也。抱樸子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蒸其味甘而辛。

服之百日昇天也。

**停鸞讌瑤水歸路上鴻天**

穆天子傳曰天子鸞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融曲水詩序云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道生乃太乙守靜卽玄根**

漢書曰天神之尊者太乙。其在皇帝抱朴子曰黃帝及老子本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乙王者法陰陽又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綱紀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紀而無私。翻飛蠕動。莫不仰德。

前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中和煉九氣甲子謝三元**

後漢書襄楷傳注太平經曰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四真人降魏夫人歌有方。

諸書曰七霄屬神曜九氣無常形。漢書律歷志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王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爲三元。隋書經籍志云道經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年號。

**居心受善水教學重香園**

老子曰上善若水。

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土推不爭。故無尤。香園未詳。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按佛經道書之流疑或通用也。

**留報關吏鶴去畫城門**

後漢書方術傳曰。巢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白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賜履也。神仙傳曰蘇仙公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擊之。鶴以爪撝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爲。

**更以忻無迹還來寄絕言**

晉王喬丁

令威仙去還使  
鸞鶴來寄言也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眞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虞石未詳裴君傳云五帝日君理善君登明眞之室

要妙思玄牝

作絕作紀者非 虛無養谷神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

謂要妙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云谷養也神爲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列仙傳曰容成公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疑自更黑齒落更生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又按列子有谷神玄牝之言云黃帝書

丹丘乘翠鳳玄圃御斑斕

一作躡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注云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按翠鳳翠鳳帝曰李斯上書曰見翠鳳之旗知鳳得稱翠鳳言其色也十洲記曰崑崙山

三角其一角正四名曰玄圃漢武曰傳曰玉母駕五色斑斕

移黎付苑吏種杏乞山人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盤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晡時

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開先王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述異記杏園洲在南海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穀以賑救貧乏

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神仙傳曰王方平遣人召麻姑姑至

白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餘乎力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東明九芝蓋北燭

一作燭

五雲車

真誥曰夏啓爲東明公領斗君師孫寧爲東明公賓友四明公有四賓友四公後並升仙階也四明十領四方鬼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斗大帝官隸耳

選用亦同四明。東西南北也。張衡西京賦曰：芝蓋九葩。漢武帝內傳曰：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又曰：漢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雲車而至于殿。

飄飄人倒景。出沒上煙霞。

嵇叔夜琴賦云：或飄飄以輕邁。陸陽子明經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列子。曰：能出能沒。列仙傳曰：寧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

春泉下玉溜。一作青鳥向金華。

嵇康琴賦云：據神泉而吐溜。李

善曰：溜亦流也。楊雄太玄賦曰：飲玉醴以解渴。一作露者。禮記鄭註曰：堂前有承露。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按金華亦漢殿名。三輔黃圖有金華殿。又按山名。神仙傳曰：黃初中。

至金華山石室中。抱樸子云：道經有金華山經。

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命侍女索桃果。須臾。以下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四顆爲帝。三顆自食。桃味甚甘美。口有滋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晏子春秋：齊侯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其中有害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漿至海。而櫟其布破。黃布放水。赤蒸漿。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

上元應送酒。來向

一作蔡經家。

陝西石刻作應逐上元酒。同來訪蔡家。神仙傳曰：王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伴問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遂往其家。七月七

日。王母至。因遣人召麻姑來。麻姑手爪似鳥。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歸心遊太極。迴向入無名。

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淮南子曰：引類於太極之上。高誘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維摩詰經曰：志當安住。方便迴向。又云：無名無相。爾等迴向。迴彼難行。向于一乘。

此迴向心也。老子曰：無名萬物之始。

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

抱朴子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三輔黃圖曰：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真人。茅盈曾祖。濠于華山。白日昇天。邑人謠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故帝若得之，臘嘉平。

鳳林採珠寶龍

一作

山種玉榮

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

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以伺琅玕。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山海經曰：黃帝取崇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郭璞云：謂玉華也。以爲玉種，一作春山者。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是也。云種玉者，搜神記：麻陽翁伯無終山種玉于玉田，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

夏

寶二石響，一作夏笛。春鍾九乳鳴。

神仙傳曰：王遙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投之，中有五石竹簧二枚，遙自鼓一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葉叶圓微曰：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鐘

有九乳，宋均曰：絳河應遠別，黃鶴來相迎。

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曰：阿環再拜，上問：居，遠隔絳河，攬以官事，遂覺顏色近五千年，洞冥記曰：西域看火龍，高七尺，光如聚炬，有童子，透見

黃鶴白首，鼓翅于帝前，卽方朔着黃絁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北闕，一作臨玄水，南宮生。

一作

絳雲

淮南子曰：廣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誘注云：玄闕，北方之山也。杜預左傳注曰：闕，象魏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

符車還，乃循黑水，至于翠玉之山。郭璞曰：山海經云：翠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眞誥曰：大都將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爲仙。按北方玄武，黑色，故云玄水。南方生火，故曰絳雲，絳亦赤色也。

龍泥印玉策大

一作

火煉

眞文，白虎通云：或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甫，傳說魯宗上有金籙玉策，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創識曰：八十其後壽果如策。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子傳曰：天子于是得

玉策，枝斯之英，本相經曰：昔昔孝明元年，與高上大聖玉帝于此山中煉其眞文，以火鑿發字形，爾時眞文火漏，餘處氣生化爲七寶林，是以枝葉成紫，膏金地銀鑄玉文。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

武帝內傳曰：帝問王

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適止，耳目所親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靈駕千尋上，空香萬

里聞。武帝內傳曰：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地鏡塔基遠，天牕影迹深。

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天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隋書經籍志：有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泰山記云：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

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窗，魯靈光殿賦曰：天窗綺疎，張載曰：天窗，高窗。碧玉成雙樹，空青爲一林。

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本草經曰：空青生小谷，久服輕身。

延年能化銅鉛作金，生征州。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博物志曰：徐公時令人于西平青山探取空青。

鶴巢堪煉石，蜂房得煮金。

真語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

班固終南山頌曰：紫房溜其瀝，神仙傳曰：陰長生事馬鳴生入青城山中，黃黃士爲金。

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

漢武帝內傳：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謂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又云：得仙之下，神仙傳曰：淮

南王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真人，於是仙伯主者，泰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教諫，守都廟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蓬萊入海底，何處可

追尋。山海經曰：蓬萊山在海中，郭璞注曰：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言神仙可學，漢武淮南終不能得也。郭璞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與此意同，謂不能得仙者也。

麟洲一海闊，玄圃半天高。

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西海之中央，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風麟，數萬各爲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爲骨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

續弓絃及刀劍斷折之金異物也。山海經曰：帝之平圃。郭注云：即玄圃也。後天子傳曰：乃爲銘述于玄圃之上。

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二十餘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于此，乃語窮豈不陋哉。

經登林慮李，舊食綏山桃。

神仙傳曰：林慮山一名降慮，其山高連太行，北

接恆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降慮。應劭曰：降慮山在北，滎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慮。隋書地理志云：魏郡林慮縣，有林慮山。仙人室，河水，其食李之事未詳。列仙傳曰：葛山者，卷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日騎羊而入西蜀，蜀中下侯

貴人，道之上綏山，騎之者不復，皆得仙道。故里諺曰：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家。

成丹須竹節，刻髓用盧刀。

神仙傳曰：沈文泰，李文淵，以竹根汁煮丹，漢書郊祀志曰：先灑鶴髓，師古曰：鵲，古鳧字，鵲，古鵲字，鵲取汁以漬

穀子也。此云刻髓，疑刻鶴髓也。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神仙傳曰：白石先生好禮，拜事神，讀幽經，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多至尊，但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號白石先生爲隱逸仙人，以其不

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 烏夜啼

唐書樂志云：烏夜啼者，宋臨江王義慶所作也。元嘉中，徒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慶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籠聽聽不聞烏夜

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木音辭。詞曰：歌聲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

古樂府曰：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樹桂樹間。輔黃圃曰：長安宮南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

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

魏武帝樂府曰：明星稀，鳥鵲南飛。

繞枝三匝，何枝可依。

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

漢明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榮陽，有鳥飛鳴來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爲二千石，賜錢二萬。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

舍百餘區，府中列植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長老異之。

誰言人絃管，終是曲中啼。

### 怨歌行

怨歌行者，自喻信本吳人，羈旅長安，同于女子，傷嫁如鳥，孫馬上之曲，明妃出塞之詞也。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吳錄曰：張紘言于孫權曰：林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謝朓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眞語曰：金陵古名伏龍，句曲山生金。漢靈帝時，詔勅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

權時，又道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逐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時梁都建鄴，卽金陵之地。長安西魏所都，言已聘魏，不歸也。

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

漢月何時更圓。

漢書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鮑照詩曰：舉袖拂胡塵，任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爲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舞媚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

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鬢更撥

異作額間黃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妝其風流于後世

祇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卽得留殘

一作錢

烏夜啼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後漢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于促柱轉妙音于繁絃蜀都賦曰起西音于促柱呂向云促柱急絃也宋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有女子名

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又按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歌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宋書樂志曰前溪歌者晉車騎沈玩所制鄒昂樂府題辭曰前溪舞曲也

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

御史注見前篇烏夜啼續漢書曰桓

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哺後漢都洛陽故云洛陽城頭也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賈氏妻

一作織錦城頭劉氏妻史記司馬相如傳曰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臨

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問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惟恐不得常也既罷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締錦迴文詩序曰賈縉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



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  
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詎不自驚長淚落一作渡落到頭一作處啼鳥恆夜一作何處啼

### 燕歌行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起自魏文帝周書王褒傳云褒嘗作燕歌行妙盡關塞苦寒之狀元

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詞後元帝出降褒與衆方出至此方驗故信亦有此歌矣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

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燕地在趙代之北也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王僧達和瑯琊王詠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

卷霜根白日無精

寒雁嗚嗚

一作丁丁  
又作一一

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

毛詩曰嗚嗚雁楚辭曰雁嚙嚙而南遊王逸曰雌雄和樂羣戲行也鮑照鳴雁行嗚嗚雁鳴始且漢

齊地理志曰玄菟郡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  
曹子建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漢書曰薊燕國也水經注曰薊則西北有薊丘因取名焉

晉陽山頭無箭竹疎勒

城中乏水源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趙宣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毋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山陽侯天

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自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合謀三國滅智氏共分其地遂祠三神于自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戰國策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談曰臣聞華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范曄後漢書曰狄恭字伯宗爲戊巳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

得水恭仰嘆曰。昔武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慶。以爲神明。引去。漢書西域傳曰。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言趙氏遣晉陽之難。耿恭被疏勒之圍。此時天吏不來。井泉尙竭。究何能爲。以此見事由天定。不可強求。不如早歸也。下文言離別勸歸之事。

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漢書昭帝紀曰。移中監蘇武。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鴻臚。地理志曰。敦煌郡。能勒。有陽關。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

將書。史記曰。魯仲連。齊人。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降。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帶于齊。

甚衆。恐已降。而後見。呼。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漢書曰。昭帝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奉

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漢官儀曰。度遼將軍。直原。曼。臨。縣也。楚辭曰。秋風兮蕭蕭。妾驚甘泉足燎火。君訝漁陽少一作陣雲。漢書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應劭曰。當度中

將軍。直細柳。陳西。霸上。以備之。數百乃罷。又匈奴傳曰。胡騎入代。匈奴傳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通于甘泉。長安。渭。北。地理志。流陽郡。秦置。屬幽州。京房易占曰。陣雲貫耳。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牀難獨守。漢書曰。河

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古詩曰。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李善注云。列子曰。有人去蕩子。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呂延濟

曰。婦人比去爲蕩子。言夫從征役也。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漢秦嘉字士會。隴西人。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不獲。而別贈詩三章。有寶鏡好耀首。明

嚙可鑿形之句。是亦奇。詩見玉堂雜詠。晉書曰：韓壽與賈充女私，時西域貢奇香，着人經月不脫，武帝以賜充，充女盜以予壽，充僚屬聞其芬馥，稱于充，充知與私也，秘之以女居壽。

不復久。

玉案作不能食。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曰：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鼠按蠶三節三起俗稱蠶眠。

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

千片穿。

沈約三月三日詩曰：遊絲映空。轉禮云：立春後十日魚上冰。

桃花顏色好如

一作

馬榆英新開巧似

似細

錢

爾雅釋名曰：黃白雜毛，曰。郭璞曰：今桃化馬春開。

命苞云：三月榆英落。漢書曰：漢興以

爲秦錢，重難用，吏令民鑄榆英錢。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博物志云：西域有蒲萄酒，飲之不敗。彼俗云：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愈少，心開愈益，所

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又云：中山有酒，飲者千日醉。劉玄石于酒家沽酒，以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以爲死，殮之，後酒家千日後往

視之，開棺，醉始醒也。抱朴子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

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四十日得仙；七轉，二十日得仙；八轉，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

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竊然輝煌，但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定取金丹作幾

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抱朴子曰：昔左元放于大柱山中，精鬼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夫金丹之爲寶，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

墓，墓下有石華表柱，搜神記云。

燕昭王墓前，有千年華表樹。

### 楊柳歌

樂府

河邊楊柳百丈枝，別有長條跪一作宛地垂。河水衝激根株危，條忽河中風浪吹。可憐巢裏鳳凰兒，無故

當年生別離。流槎一去上天池，織女支機當一作將見隨。荆楚歲時記曰：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

而還，後爲東方朔所識。天池猶言天河。誰言從來陸數國，直用東南一小枝。論衡曰：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西方之地。此歌楊柳以日有細柳之稱，故云陸數國者，謂日也。齊王靈碑

云：若木一枝，旁陸數國，若木亦日也。廬江焦仲卿詩云：自掛東南枝。此楊柳歌亦離別之語，怨辭也。昔日公子出南皮，何處相尋玄武陂。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

不可忘。魏都賦曰：亮以玄武。劉淵林注：玄武苑在鄴西苑中。魏文帝玄武陂詩：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柳重陰綠，向我池邊生。駿馬翩翩西北馳，左右彎弧仰月支。曹植白馬篇曰：白

北馳。又云：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李善注云：鄴鄴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一枚。連錢障泥渡水騎，白玉手板落盤螭。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

云：此必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樂府詩云：鐵騎金面青連錢。說文曰：笏，手板也。玉藻云：笏，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士飾象骨。鄴國志曰：晉明帝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盤螭，口中板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古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言志求立功者多。燕山勒名幾人也。鳳凰新管蕭史

吹，朱鳥春窗玉女窺。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下，不數年，一旦隨風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朱

息雲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時衡魯靈光殿賦曰玉女窺聽而下視

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製多不成器成器亦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舅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輒魅不能逢之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可鑄以爲器當黃帝時瑪瑙

鑿至堯時猶存甘露謂之寶露至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露銘曰寶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是也今云銜雲酒盃者若漢承露盤矣世說新語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盤悉用琉璃器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木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

百年霜露

奄離披一日功名不可爲

楚辭曰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定是懷王作計悞無事翻覆用張儀

史記曰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誠能絕齊秦願獻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取楚之漢中地而齊怒不救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歸時倒接離

晉書曰山簡鎮襄陽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上豪族有

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至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着日接離舉兵向葛疆何如并州兒

武昌城下誰見移官渡營前那可得

樂府

上與袁紹戰于官渡時余從行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又王粲亦有柳賦蓋同作也

獨憶飛絮鵝毛下非復青絲馬尾垂

晉書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羅敷行曰青絲繫

馬尾言楊花吹落柳葉凋殘與色不復青也鵝毛馬尾取其相似也

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

笛中有落梅花曲鮑昭樂府有梅花落崔豹古今注稱李延年有折楊柳黃華子等八曲言曲有楊

柳之名欲與笛裏梅花共吹之也

# 庾子山集卷之六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郊廟歌辭

隋書樂志曰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有司詳定雖善其文竟未之行也  
闕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致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壇大廟禘樂具用  
六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皆循用之無所  
改作按隋書所采管子山之辭周書云天和元年冬十月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六代樂成集中有  
賀新樂表是周武帝時郊  
廟燕射使子山作辭也

## 周祀圓丘歌

圓丘禘之大祭祀昊天上帝北極纘道寶之神冬至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神是也此天爲大天對五帝爲小天其祭用蒼璧  
蒼瓊皆皆以象天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圜鐘之等周禮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天神則主北辰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此圜丘之祭也祭邊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  
祭天圜丘以粢醑之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郊祀感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五時迎

郊廟歌辭

氣祀五帝俱各有配。注見下篇。禮疏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圓丘一也，夏至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雲與郊祿爲祈祭不在數。崔氏以零爲常祭九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天之數終歲有九圓丘三年一行若圓丘之年祭天有九，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惟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圓丘之祭，卽是南郊南郊之祭，卽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此則王學之所宗也。陸氏以降詠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自晉太始二年，置圓丘於南郊云，王鄭異學，各宗所師者，王肅雖鄭以爲郊卽圓丘，圓丘卽郊，按圓丘配以帝壘，南郊配以稷，郊丘本異，何得混而爲一？又王肅引郊特牲文以難鄭，以爲周郊日以至與圓丘同配，后稷先儒引鄭注以魯禮無冬至祭天圓丘之事，故以建子之月郊天，周書禮疏：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郊特牲文是魯禮非周郊也。禮疏言之甚悉，且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明是稷專於壘，故丘大於郊若郊丘同配，后稷則祭法直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矣，何緣更配帝壘乎？知其肅之妄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圓丘三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南郊爲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按此知圓丘與南郊爲二，與周禮同，然爾雅云：非人爲之丘，秦壇則人功所作，圓丘與秦壇別，謂之丘者，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今後周圓丘有壇，在國陽七里之郊，南郊之壇在國陽五里，各有常處，俱從人功爲異于古也。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按周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不用正月上辛，不知此正月上辛之日，先往圓丘，後往南郊乎？此又異於姬周之處也。隋書所志，豈其誤耶？依周禮鄭氏之義，圓丘宜用冬日至，從周禮之文也。南郊宜用夏正建寅之月，從郊特牲所謂郊之祭，迎長日之日是也。若用王肅之說，如郊卽圓丘等語，則郊祭亦在建子之月，至建寅月，又祈穀郊祭，亦非並用正月上辛，後周之制，一遵周禮，必申鄭義，且郊丘既別，不從王肅爲學，其禮儀憲章，漢魏以來所未曾有，故上辛之說，疑其誤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



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周書帝紀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遜居朔野，有葛鳥爰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善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覽善回心懼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大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并以氏焉。是其系出炎帝之事也。姬周圓丘，以帝嚳配。昊天上帝後周圓丘，以神農配。昊天上帝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一依古制矣。

### 昭夏

降神。昭夏詩篇，歌之則爲樂章。周禮有三夏九夏。鄭注：所謂樂章名也。大司樂云：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于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鄭注云：三夏樂章名。鍾師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鶩夏。鄭注云：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五，棣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後周本之而作昭夏，皇夏，雍夏，其即姬周三夏之遺與。

### 重陽禮祀大報天

馬融廣成頌曰：超荒忽，出重陽。章懷太子注云：重陽，天也。周禮大宗伯曰：以禮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禮之音，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左氏傳曰：以致其禮祀。杜注云：禮敬也。又隱十一年注云：潔齊以享謂之禮。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大報天矣。

### 丙

隋書禮儀志云：後周司量掌爲壇之制，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丙午在南方，言其在國之陽也。鄭氏之義，丙取其炳，明午取其鄂，布。

### 竹之管雲和絃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

### 神光未下風肅然

神光，言神之光采也。宣帝紀曰：萬曆之夕，神光交錯，封禪書曰：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

之不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言天帝之神未嘗下，而其風肅然如至也。

### 王城七里通天臺

隋書禮儀志：稱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故云王城。七里，張衡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今云王城後周所。

都長安也。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書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言圓丘在長安七里，築壇之高若漢通天臺也。

### 紫微斜照影徘徊

禮記正義曰：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

天帝北極耀道寶是也其配之人曰帝舉故祭禮云周人禘舉樂汁微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史記封禪書索隱注云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樂志曰神表回若留放表回與律制字同

連珠合璧重光來

後漢書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純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止由自然民不犯愆亦見竹書紀年

天策整轉勾陳開

左氏傳曰天策煌煌杜預曰天策傳說星天文志曰勾陳六星在紫宮中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

耀道寶上御神  
靈執萬神圖

皇夏

皇帝入門 周禮玉出入則奏王夏釋曰玉出入謂王將祭祀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按姬周承二王之後天子得下故云王夏秦漢魏以來因之不改皇帝出入得稱皇夏矣

旌迴外壇蹕靜郊門

爾雅曰注旌首曰旌郭注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幟亦有旌周禮凡祭祀社壇用瓦甃鄭注云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旌迴外壇者言旌旄迴繞於壇壇也云外壇者壇有外壇內壇所謂圓壇徑三百步內

壇半之是也周禮曰大祭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敵蹕云郊門者言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也

千乘按轡萬騎雲屯

蔡邕獨斷大駕備千乘萬騎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

法駕 藉茅無咎掃地惟尊

易曰藉用白茅無咎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又禮器云禮有以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正義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謂祭五方之天燔柴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然特牲謂

郊人之祀禮器指五方之天至於闕丘為地上之丘祭無常處愈尊愈貴今後周禮已築壇則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擬於夏正郊天五方迎氣矣

揖讓展禮衡璜節步

周禮大司馬云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

上有燕衛下有雙璜衡牙璆珠以納其間釋文云玉首衛佩上下俱半璜曰璜

星漢就列風雲相顧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言星漢如就列位風雲流行若相顧盼也

取法於天降其永祚

昭夏組入。取周禮牲出。入則奏昭夏之義也。

日至大禮豐犧上辰。日至日南至也。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闋丘奏之。是也。後周禮儀。若依隋志所云。用正月上辛。則此日至謂長日之至。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也。按禮昊天上帝之神。必於冬至。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

還於陽生之日祭之。周禮鄭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又鄭注郊特牲文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彼是郊祭。非闋丘之祭。必用冬至。以隋志有後周並用正月上辛之文。故兩述之。大禮闋丘

之祭。犧之最。大者也。鄭康成曰。犧純黑色也。周禮馮相氏云。十有二辰。釋云。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豐犧言犧牛豐美也。上辰言上吉之辰也。牲牢脩牧。繭栗毛純。禮記曰。祭天特牲。又玉謂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書郊

祀歌曰。牲繭栗。案盛音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信南山之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營。營。云。毛以青純也。楚語曰。觀射父云。毛以示物。章昭曰。物色是毛以青純。組豆斯立。陶匏以陳。論語子曰。組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孔安國云。組豆禮器。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大報反命。居陽兆日。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六變鼓鐘。二

和琴瑟。周禮大司樂云。凡樂闋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鼗。鼈。孤。竹之。管。雲。相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闋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組奇豆偶。惟誠惟質。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

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正義曰。鼎。俎。奇者。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亦。九。也。又。少。宰。陳。五。鼎。特。牲。三。鼎。皆。是。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豆同。是籩豆偶也。云誠質者。郊特牲曰。用饋貴誠也。又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漢書郊祀志曰。貴誠尚質。不修其文也。

郊廟歌辭

昭夏

奠玉帛。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圓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氣含春。

周禮以蒼璧禮天。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也。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是

圓者為璧。故云圓玉蒼璧。禮天幣從其色。故云蒼幣。瑞形成象者。以圓璧為瑞玉。其形類天象也。璧氣含春者。春為蒼精。祭天用蒼璧。許是東方之色。故云含春也。

禮從天數。智總圓神。

禮從天數。亦謂牲幣之類。智總圓神。謂璧之圓也。易曰。著之德圓而

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為祈為祀。至敬成道。

郊特牲。鄭注曰。祈。猶求也。謂祈禱。祥求永貞也。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皇夏

皇帝升壇。

七里是仰。八陞有憑。

七里。卽隋志所稱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之郊。是也。八陞。謂壇也。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陞。通道以為門。三輔黃圖曰。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按周禮疏稱圓丘者。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

自然之丘。圓者象天。圓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後周圓丘在國陽七里。是定於南方。祭有常處矣。其為壇之制。崇高階級各有丈尺。雖與郊壇。劃然為二。亦失自然為丘之義。七里八陞。乃是後周圓壇。非古姬周之圓丘也。

就陽

之位。如日之升。

就陽位也。郊特牲文。鄭注云。日太陽之精也。如日之升。小雅天保之辭也。箋云。日始出而就明也。此言皇帝升壇。亦如日就陽位。初升時也。故引天保之詩云。如日矣。

思虔肅肅。致敬繩繩。

周頌維篤云。至止肅肅。大雅思齊云。肅肅在廟。爾雅曰。肅肅。敬也。又云。恭也。大雅抑篤云。子孫繩繩。爾雅曰。繩繩。戒也。漢書郊祀歌曰。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

祀史陳信。玄象斯格。

左氏傳曰。其祀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玄象，天象也。易曰：天玄而地黃，蒼玄是天色。言以誠格天也。

惟類之典，惟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左氏傳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又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杜預曰：言天鑒察。

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正義曰：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 雲門舞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周禮雲門之舞，冬日至闋丘奏之。禮又曰：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鄭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又五帝及日月星辰亦用之。周禮乃奏黃鐘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也。又按隋書方澤舞辭，同闋丘是方澤亦用此舞辭也。周禮闋丘有雲門之舞，方澤有成池之舞，方澤舞辭，似宜作成池舞。然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故可通用也。

獻以誠，鬱以清。

獻，謂初獻也。詩信南山云：祭以清酒，芟云：清，玄酒也。酒鬱，鬱，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鬱降神，然後迎牲享於祖考。納亨時。

山嶷舉，沈齊傾。

周禮鄭注，同尊彝云：山嶷，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又天官冢宰曰：酒正辨五齊之名。五曰沈。齊，鄭注云：沈者成酒而滓沈，如今清酒矣。

惟尚饗，洽皇情。

禮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顏延年謠曲水詩曰：皇情爰眷，劉良曰：皇情，天子之情也。

降景福，通神明。

毛詩曰：君子萬

年介壽景福。

### 雲門舞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配帝，謂人帝炎帝神農氏也。祭法曰：禘饗而郊稷，謂祭天闋丘，以饗配之。後周闋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法姬周帝饗配天之義也。按隋書方澤舞辭，同闋丘，知方澤配帝舞辭亦同也。又

按後周方丘，亦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知二丘配帝同也。

郊廟歌辭

長丘遠歷。大電遙源。弓藏高隴。鼎沒寒門。

史記正義曰。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崑崙。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

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有龍車刻髀下迎黃帝。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隨黃帝之弓。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鬣。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服虔曰。寒門。黃帝所仙之處也。按此數語。皆黃帝軒轅之事。後周圓丘。配以神農。非配軒轅也。然昊天至尊。神農極遠。後周遠祖。於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若姬周帝。且神農之事。各委政大官。諸諸偏屬。五方運氣。播穀。未耨之用。似雜。郊禘。壇。天帝尊至昊天。無所不該。人帝配之。至尊之前。功績所著。不宜雜引。蓋以神農之世。年代綿渺。假稱軒轅之事。以明天之所生。有此靈異。及沒還歸於天。其立辭之慎如此。非子山謬引也。

人生於祖。物本於天。

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鄭注曰。言俱本可以配也。此言後周遠祖。本炎帝神農氏。猶萬物之生。原

本昊天上帝所

以圓丘配之。

奠神配德。迄用康年。

配德。謂德足配天也。詩臣曰。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登歌

皇帝初獻。及禮配帝畢。奏登歌。周禮曰。大祭祀。帥贊登歌。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釋曰。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帥贊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特作樂時。太師帥取贊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而面向歌者。與瑟以

歌詩也。登歌之名。蓋取諸此。

歲之祥。國之陽。

周禮。禹。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鄭注云。歲。謂太歲。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日。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之陽者。言在國陽七里之郊也。

蒼靈敬翠

雲長。

蒼靈以天色蒼故云。蒼後周圓丘。亦用正月上辛。則此蒼靈。當謂春句芒之神也。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顏延年。曲水詩序云。蒼。蒼。蒼。是也。翠。雲。亦青色也。

象爲飾。龍爲章。

周禮。鄭注云。象尊。以象風。

風或曰以象骨飾祭禮祀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正義曰所建之旂十有二旒黃龍爲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乘長日 坏塾戶 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若後周圓丘南郊二祭俱用正月上辛則後周圓丘之祭亦在夏正建寅之月鄭注所謂建寅迎長日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者也特牲之文可通用矣又按月令仲夏云是月也日長至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正

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又月令仲夏云祭蟲坏戶鄭注云坏益也祭蟲益之謂稍小之也 列雲漢 迎風雨 云 按曰日坏戶乃是夏秋之令隨節而非其時然卑者不能兼尊尊者可以該卑非如四郊之祀各司其一也 禮 倅彼雲漢昭回於天禮器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遠譽禮焉疏云蓋謂天地感

祭而降雨澤也又禮器云禮帝於郊四風雨節寒暑時乃是四郊之文四郊尚能感致則圓丘之致祥瑞可知 大呂歌 雲門舞 周 大司樂冬至闋丘之祭有雲門之舞題天神皆降鄭注天神北極者視其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天神

謂五帝於日月星辰直接歌大呂舞祀之天神非闋丘北極之天神也祀闋丘之天神其樂用圓鐘之等列其周禮無大呂之歌歌大 呂者乃是五帝日月星辰之 神此借能與其雲門是矣 省滌濯 奠牲 牲 周禮曰大祭祀百牲厭滌濯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 奠金酒 鳳凰樽 奠酒又郊特牲所謂泉鬯和醴是也周禮司尊彝有象尊鬯司農云象尊以象鳳凰

周禮鬯人曰凡祭祀相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云鬯鬱金之酒以和 迴天睽 顧中原 毛詩曰黍稷 祀以洽百禮 鉤陳掩映 天駟徘徊 甘泉

皇夏 皇帝歌 禮李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惟肅飲禮惟虔洽斯百禮福以千年

郊廟歌辭

二九九

賦曰：伏鈞陳使當兵，服度曰：鈞陳紫宮外禁，陳星爾雅曰：天駟房也。史記天官書

曰：房爲府，曰天駟，又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案隱曰：詩紀歷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

注曰：筆讀曰稼，稼粵，豈禾稼也。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繼厚飾以翡翠，魯神之所飲也。

雍夏

徵篋奏雍夏。周禮樂師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又云：徹歌。鄭注曰：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釋云：謂徹爲歌雍者，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惟天子乃可用雍。詩：徹祭器，大夫諸侯皆不得用雍。故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後周本此。

得用雍，故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後周本此。而作雍夏，如周之歌雍，徹器用徹詩也。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漢書天文志曰：兩河天關，閭爲關梁。

翠鳳搖，和鸞響，五雲飛，三步上。

翠鳳旗也。

李斯上書曰：建翠鳳之旗，詩：鑿蕭云：和鸞離離。毛傳曰：在軾曰和，在鏤曰鸞。正義曰：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中央是也。

風爲馭，雲爲車，無轍迹，有煙霞。

漢書曰：靈之車，結玄纁，覆之下，若風馬傳。

玄歌辭云：雲爲車兮風爲馬，左氏傳曰：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說文曰：霞，赤雲氣也。从古韻車如字。霞洪孤切。楚辭：遠遊篇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靈寤。除是霞與除同韻，與車並在六魚矣。从今韻車尺遮切，霞胡加切。

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慶。

皇情，天子之情也。靈命，神靈之命也。詩：甫田云：以祈甘雨。漢書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

皇夏

皇帝就望燎位，奏皇夏。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釋曰：先積柴，次實牲，次取煙，義全於昊天也。



六典聯事九司咸則

周禮曰大宰之職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

勅曰尙書曰禹作司空稟后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師重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顏延年宋郊祀歌曰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此云九司謂司空司徒之屬所司者有九官也 率由舊章於焉允塞 詩云不

率由舊章尙書 掌禮移次燔柴在焉 周禮有掌次之官張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帳也注詳方澤皇夏爾雅曰祭天曰燔柴 典曰溫祭允塞 郭注云既祭積薪燒之疏云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

于天四名祭天曰燔柴也燔柴在焉者按禮 燔升玉帛氣斂牲輪 周禮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輪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 疏正祭於地燔柴在壇故禮記云掃地而祭 用牲幣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後鄭大

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疏云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輪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 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又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薪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注云禮之言煙燔積

也詩曰芄芃械稊薪之煢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疏云禮祀中有玉帛牲輪三事實柴中則無玉惟有牲幣燔薪中但止有牲惟莫 天具之云煙升玉帛氣斂牲輪者以圓丘大祀全用玉帛牲輪也又按祭祀有升煙之玉帛牲輪有禮神之玉帛牲輪此云升煙之玉

帛牲輪也玉蒼璧帛蒼幣牲蒼犧周禮牧人云掌共祭 休氣馨香替芳昭晰 詩曰取其血嘗鄭箋曰嘗脂膏也血以告殺嘗以 祀之牲輪祭用純色輪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 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漢郊祀志

歌曰燔蕭延四方李奇曰嘗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 古曰以蕭燔脂合馨香也嘗音來彫反燔音火說反 翼翼虔心明明上徹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恭也又云 明明在上爾雅曰明明察也郭云聰明鑒察也

皇夏 皇帝夏便 殿合皇夏

郊廟歌辭

玉帛禮畢，神人事分，嚴承乃睽，瞻仰迴雲，輦路千門，王城九軌。

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左傳莊二十八年曰：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鐘九軌。周

禮曰：國中

式道移候，司方迴指。

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左太沖莫都賦曰：指南司方。

得一惟清，於萬斯寧。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受茲景命，於天告成。

### 周祀方澤歌

隋書樂志云：方澤舞辭同闕丘。

方澤，禘之大祭祀，地祇，崑崙之神，夏于祭之。周禮所謂祀大祇是也。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方澤地之大祇，崑崙與闕丘天之大神，北辰對，別一祭，北郊祀神州，東南郊祀感精之帝，對是地有二祭，方澤居其一也。其祭用黃琮黃瓚黃幣，若以象地，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樂用黃鐘之等也。周禮曰：夏日于澤中之方丘祭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禮注曰：地祇則土崑崙正矣。曰：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隋書禮儀志曰：祭地之數，一歲有二，方澤三年一行。若方澤之年，祭地有二，若神不理，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儒學之所宗也。自晉太始二年，鐘方澤於北郊，後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級一尺，其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壇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壇如方丘。按此知方丘與北郊爲二禮，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其一夏于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其一夏于之，日祭神州之地祇于北郊。後周郊丘爲二，其制是也。然禮記爲高必因丘陵，謂冬于祭天於闕丘之上也，爲下必因川澤，謂夏于祭地于方澤之中也。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凡澤中之方丘皆可祭焉，亦取自然。

之丘。異于北郊神州之祇。祭有常處者也。後周郊丘既別。如周禮。而方丘在國陰六里。是祭有常處。其壇廣又有丈尺。階級人力爲之。殊失自然之義。禮運古制。然而改其質。素崇尙華飾矣。又隋書禮儀志曰。後周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以獻侯莫那配焉。知後周方丘。與北郊二祭。亦取周禮禘祫郊禘之義也。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陰澤方澤也。禮異論之地祇。必於夏至。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夏至陰生之日。祭之。見禮疏。玄郊。謂後周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也。北方黑神曰玄冥。故云玄郊。半琮鎮瑞。方鼎升

庖。周禮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鄭注曰。琮八方象地。又庖人注云。庖之言苞也。裏肉曰包。包。調歌絲竹。縮酒江茅。周禮澤中方丘之祭云。孫竹之管。鄭注云。孫。竹之木生者也。桐。孫亦然。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曰。茅。菁茅也。束茅曰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爾貢茅。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注云。漙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與云。蕭字或爲西。謂蕭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史記甘澤云。

曰。江淮之間。聲舒鐘鼓。器質陶匏。云。鐘鼓者。周禮大司樂所謂方澤之樂。陶。鐘之等。匏。鼓。匏。鼓是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大地之性也。列曜秀華。凝芳都荔。漢王安世房中

歌曰。黍稷馨。張晏曰。秀。華中。生有華。謂也。世。謂曰。樂上衆飾。有流。謂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又歌曰。都荔。都荔。實。都荔。孟康曰。都。良。都荔。爲之。音。鼓。動。桂。華也。禮記曰。爲高必曰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雲飾山疊。蘭浮汎。周禮司尊彝云。其再獻用。由山尊。皆有鬯。鄭注云。由。鬯。刻及丘陵之示。又云。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示。周禮曰。尊彝。其再獻用。由山尊。皆有鬯。鄭注云。由。鬯。刻

注云。汎者。成而澤。汎。泛。外。若。今。宜。成。醪。矣。日。至。之。禮。歡。茲。大。祭。周禮鄭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日。至。謂。夏。日。至。也。

昭夏 奠玉帛 奏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 易曰坤厚載物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孔傳曰欽敬也 敢以敬恭陳之玉帛 玉謂黃琮也帛謂黃幣也此言禮神之玉帛也 德包含養功藏靈

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詩甫田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大雅思齊曰則百斯男

登歌 初獻奏登歌 舞辭同圓丘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階琮分八方 漢詩郊祀志曰郊壇在維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階按後周方丘在長安城北六里亦有壇壇奏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也 牲牲

蕩滌蕭合馨香 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牲鄭司農云牲純也後鄭謂輪體完具牲音全又大宗伯云厭滌灑鄭注云滌灑灑祭器也此云蕩滌言其潔也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莫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糴蕭鄭注云蕭蕭謂也

和鸞戾止振鷺來翔 左氏傳曰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曰鸞在鏢和在衡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鏢曰鸞至也詩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詩云振鷺于飛毛傳曰

威儀簡簡鐘鼓喤喤 詩執競云鐘鼓喤喤又云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毛傳曰喤喤和也簡簡大也 聲和孤竹韻入空桑 周禮鄭注曰孤竹竹特生者連葉記曰空桑生大野

封中雲氣坎上神光 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壇謂壇及壝埽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說文曰坎陷也 下元之主功深蓋藏 樂動聲儀云下

中爲祭瑟之尊者空桑也

元地氣也。爲萬物始  
生育長養益穡之主。

### 皇夏

望坎位。祭皇夏。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疏云。地祇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前祭天望燔位。謂升煙。玉帛牲也。此祭地望坎位。謂瘞埋玉帛牲也。

###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康成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周禮有掌次。張大次小次。鄭注云。次。謂帳也。大帳初往所止居也。小帳接祭退俟之處。祭曰。即人祭日。以朝及闇。雖

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侯代有事焉。云移次者。周禮疏云。兩次設帳。大帳謂王徒長。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也。接祭者與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也。

迴顧封壇。恭臨坎

### 位。

周禮有封人之職。注見上篇。坎居北方。坎位。陰位也。禮記曰。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在陰位也。韋昭曰。折。謂爲壇于昭晰地也。

瘞玉埋俎。藏芬斂氣。

禮記曰。瘞埋於大折祭地也。按祭天有升煙之玉帛牲。祭地有瘞埋之玉

帛牲。升煙取其上達于天。瘞埋取其穢斂於地。故云。藏芬斂氣也。

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 周祀五帝歌

五帝。五方之帝。與昊天上帝爲六。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五天帝。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自招拒。汁光紀。是也。五人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是也。祀五天帝。以五人帝配之。南郊祀感精之帝。三代用之。皆在夏正之月。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祈穀郊天。各祭所感之帝。周郊靈威仰。以后稷配。用正歲之正。郊祭之。益特尊焉。若五時迎氣。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餘各以其時祭之。玉帛牲各如方之色。樂用黃鐘大呂等。享祭大響。亦皆祀之。周禮曰。祀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具。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皆祀五帝之文也。春秋緯曰：紫微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星。青帝靈威仰，赤帝靈怒，黃帝含樞紐，白帝招拒，黑帝協光紀，周禮鄭注曰：五帝皆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靈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孝經曰：郊祀以後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又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王禮云：惟有天無五精之帝，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入帝。太皞屬非祭天也，天無皇天，亦稱上帝，直稱五帝五行，入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入帝，非祭天也。按昊天及五帝皆是天神，禮昊天以蒼璧禮五帝，以青圭等，各用其方之色。載在周禮，又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此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闕鐘之等，闕丘奏之，天神皆降。鄭云：此天神，土北辰者也。用樂本自不同，依玉肅之說，均一天帝，言四闕丘，闕丘卽郊矣。五精之帝，又虛誠之空，豈一天帝而忽用黃鐘，忽用闕鐘等乎？且五精既已無帝，則入帝何由感精而生？若太皞神農以下，又無故自爲東方之木，南方之火，云云，必不然矣。知玉肅之謬也。又按祀五帝者，夏正祭感生之帝，在於南郊，一也。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五時迎氣，在於四郊，黃帝亦於南郊，五也。通則爲六也。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四月雩祭，五帝在於國城南，爲壇南郊之旁，七也。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雩，五帝在於明堂，八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云：大雩，帝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後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入帝配之。九月大雩，五帝則以五入帝及文武配之。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此姬周之制，見於禮疏者也。按隋書禮儀志：晉後周憲章周禮，南郊以於祖靈，侯莫那神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卽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餘無明文，以意解之。郊天以莫那配之，如后稷，此外又有五時迎氣及雩祭，五天帝靈威仰之處，仍以五人帝太昊之屬配之。九月大雩，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配之者，當以周文帝宇文泰配之。如文王，周武帝宇文邕配之。如武王，宣帝時疑用是矣。云周祀五帝歌者，其

歌辭凡祀五帝，皆可通用。舞辭如南郊祀靈威仰，用青帝雲門舞，其下配帝舞，獻侯莫那用之也。五時迎氣，其歌辭則五用之。舞辭，天人諸帝，各以其方氣及大饗，則皆用之。用樂不異，以其皆是五帝，故可同用。此歌也。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五郊壇，其樂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是也。

皇夏

賀玉帛，奏皇夏。

嘉玉惟芳，嘉幣惟量，成形依禮，稟色隨方。

曲禮曰：玉曰嘉玉，周禮曰：及祀之日，贊玉幣之事。鄭注曰：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正義曰：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之日，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是其享神幣與。玉各如其方之色也。

神班其次，歲禮惟常。

神班其次者，言東南西北中及天人之神，各有班次也。歲禮惟常者，如正月南郊五時迎

氣，四月雩，九月大饗，每歲各有常祭也。

威儀抑抑，率由舊章。

二語，詩大雅假樂之詞。毛傳曰：抑，抑美也。

皇夏

初獻，奏皇夏。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釋曰：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惟令之月，如正月郊天，五時迎氣，四月雩祭，九月大饗，皆為令月。惟

嘉之辰，如正月上辛，以下皆為嘉辰，言其吉也。

司壇宿設，掌史誠陳。

周禮：掌舍云：為壇壝宮，鄭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秦壇上起墉，埒以為宮。掌史，即周禮太史小史也。左傳：晏子引趙武之言曰：其視史祭視陳信，不愧杜預曰：

祝大祝。史大史也。言有司為壇宮天子止宿之處。已設掌史之官。於是陳其誠信也。

敢用明禮。言功上神。鈞陳且闕。闕闕朝分。

星經曰。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闥闥而

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章昭云。闕闕。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極之山。闕闕之門亦如之。

旒垂象冕。樂奏山雲。

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云。服周冕首飾尊也。擗云。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

有異。禮記郊特牲云。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璪音早。

將迴筵策。整轉天文。五運周環。四時代序。

五運。謂東方青木。南方赤火。中央黃土。西方白金。北方黑水。是也。四時。謂春正月。郊夏四

月。亥秋九月。大饗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是也。五郊本。是五時。以郊黃帝在季夏。與赤帝同在夏時。故稱四時也。

鱗次玉帛。循迴樽俎。

鱗次玉帛。鱗次玉帛者。言玉帛

以次陳之。若魚貫也。玉若青圭。亦璋。白琥。玄璜也。帛幣也。幣與玉俱設。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周禮立大祀。用玉帛牲醴。此禮神之幣。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從爵之幣也。見於禮疏。玉與幣同色者也。樽俎。禮器也。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是也。

神其

降之介福斯許。

### 青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之舞。青帝。謂天帝靈威仰之神。其色青。在于東方。主木。此蒼精之帝。祖之所自出者也。祭用青圭。牲幣亦如其器之色。河圖曰。蒼帝靈威仰。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大神。是其一也。祭青帝。每歲

有四。其一是正月上辛。祀感精之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天子出南門。在于南郊。祭法所謂郊禋是也。其一是迎春之祭。祀青帝靈威仰。以帝太皞配之。天子出東門。在于東郊。月令云。其帝太皞。又云。迎春于東郊。是也。其四月。雩祭。九月。大饗。皆以

大皞配之。此青帝居五天帝之一。姬周感生之帝。為青帝靈威仰。以后稷配。後周感生之帝。亦是青帝靈威仰。以昊那配。餘祀五帝俱同。惟南郊一祭。為特尊。之後。周南郊迎春。及雩祭。大饗。汎配五帝。祀青帝用此舞辭也。



甲在日鳥中星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史記天官書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喪失者罰出歲星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

春之氣節轉以推至孟則可知

禮東后奠蒼靈

東后蒼靈謂東方青帝也周禮以青圭禮東方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靈之帝也顏延年曲水詩序曰蒼靈不塗李善注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寧郊康成曰蒼帝靈

威仰之神也

樹春旗命青史

月令曰孟春之月設青旗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又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

候雁還東風起

呂氏春秋曰三月候雁來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雁雁來

歌木德舞震宮

月令孟春云盛德在木易說卦曰帝出乎震又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泗濱石龍門桐

禹貢曰泗濱浮磬周禮云龍門之琴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是也

孟之月陽之

天

孟之月月令所云孟春之月也春爲陽故云陽之天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其雲祭天饗雖非正且以青帝所司在於春令亦得歌此矣

億斯慶兆斯年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下及兆民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人帝也配青帝靈威仰者有二其爲南郊之祭配感精之帝與則以莫那配之其爲迎春之祭及雲祭大饗所配東方之青帝與則以太皞配之姬周感生之帝爲靈威仰所穀郊壇配以后稷後周感

生之帝亦靈威仰所穀郊壇配以莫那其五方一定之配自古以來著德立功之人若迎春雲祭大饗姬周以太皞配者後周仍以太皞配之無所改作是配青帝者有二以其俱是配青帝靈威仰之神故同此舞辭也

帝出於震蒼德於神

易說卦曰帝出乎震蒼德于神者以人帝之神德配蒼帝靈威仰也

其明在日其位居春

言配青帝在於東方司職于春也祭義云大明生于東觀禮云拜日于東郊玉藻又

三朝日于東門之外也其位居春者南郊在正月上辛迎春在立春之日是也

勞以定國功以施人

若姬周后稷後周莫那皆開國之君謂其有勞於子孫有功於人民者也大皞雖遠亦自古著德立功者義兼之矣

言從

配祀近取諸身

配祀謂南郊則爲莫那五方則爲太皞。皆所以配青帝也。易鬯辭曰近取諸身。

赤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赤帝天帝赤燿怒之神在於南方主火其色赤河圖曰赤帝赤燿怒周禮云門之舞以祀天神赤帝居其一也立克之日祭之於南郊雲祭方響亦皆祭之其祭王用赤璋牲幣亦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

帝神農所配之帝也。

招搖指午對南宮

淮南子曰仲夏之月招搖指午高誘曰招搖北斗第七星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

日月相會實沈中

左傳昭七年王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孔安國漢雜傳曰十二辰以紀日月

所會疏云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行二十九日而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處爲辰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冬爲晉一實沈之神也月令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經注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帝王世紀曰自畢十

二斗建巳已晉魏分野書歷志曰實沈初畢十二度孟夏。易曰相見乎離謂者南方之爲斗建在巳晉魏分野書歷志曰實沈初畢十二度孟夏。純陽之月樂

炎精。經傳或曰立夏謂赤帝雲門舞純陽之月謂夏至以前爲純陽到夏至一陰始生炎帝。赤雀丹書感送迎。史記索隱曰

宮赤帝其精爲朱鳥昌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鳥銜書集於周社以南方赤色朱鳥鳴夏故引朱雀丹書其盛德在火也。朱絃絳鼓磬虔誠。朱絃音赤色若黃有青蒼二色。萬物舍

養各長生。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順平則

其風也。其風也。其風也。其風也。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舞。配帝謂炎帝神農氏之神。九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炎帝是也。立夏之祭配大帝亦應怒於南郊。雲祭大饗皆以神農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以炎為政以火為官。

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杜預曰以火紀事名百官。

位司南陸享配離壇。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漢書魏相曰南方之神炎帝乘鸞執衡

司夏言神農氏乘鸞可夏與天帝配享也。

三和寶俎百味浮蘭。

論語孔注云俎豆禮器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

神其茂豫天步艱難。

詩白華云天步艱難毛傳曰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善也。

黃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黃帝雲門之舞。黃帝天帝含樞紐之神在于中央主土其色黃河圖曰黃帝含樞紐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黃帝居其一也。季夏之月祭之亦於南郊。雲祭大饗亦總祭之。其祭按月令用黃玉牝幣

各如其色周禮疏云在南郊亦用赤璋牝幣如其色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制錢氏所配之帝也。

三光儀表正四氣風雲同。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所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四氣風雲同義禮記正義曰大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清虛所以麗天物靈寶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

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而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節故在此陳之也。

戊己行初曆黃

鐘始變宮。

月令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漢注云季夏之節。土則黃鐘之宮應。

平琮禮內鎮陰管奏司中。

周禮曰以黃琮禮地。鄭注云琮八方象地。彼雖祀大地。其

嵩之神以瑯色黃兼以象地故中央黃土亦得稱之律歷志云黃鐘之宮制十二簫齋壇芝擘擘清野桂馮馮漢書樂志曰桂華馮馮翼

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夕牢芬六鼎安歌韻八風夕牢疑漢書夕牲日先祭一日也左神光乃起忽嘉氣恆葱葱四子諸德論曰

神光燿暉後漢書曰氣佳哉鬱鬱葱蔥然

配帝舞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黃帝軒轅氏之神五方天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黃帝是也季夏之祭配天帝含樞紐於南郊雩祭大饗皆以軒轅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四時成一德五氣或同論

四時成一德者謂土每時寄十八日四時俱有之也五氣或同論者謂中央土氣與四方之氣為五也軒轅為黃精之君著德與天帝含樞紐同矣

猶吹鳳凰管尙對

梧桐園二語皆黃帝事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禮瑞命紀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於宮風乃蔽日而來止

帝園食竹實樓器園居士厚位總配神尊月令曰其器園以閔與注云器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閔蓋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位總配神尊者土氣四時俱有李夏總而祀之五方之神中央含樞紐最尊

帝梧樹終不去故配帝軒轅周禮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按黃帝樂曰雲門今祀黃帝用樂奏雲門舞是還用我雲門也

白帝雲門舞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白帝天帝白招拒之神在於西方王金其色白河圖曰白帝白招拒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白帝居其一也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雩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白琥牲幣各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少皞所配之帝也。

肅靈兌景承配秋壇。易通卦驗曰兌西方主秋分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知兆白帝於西郊爲秋壇矣雲高火落露白蟬寒。皆秋令也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露凝衣詩爾風

云七月流火月令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帝律登年金精行令。月令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又云盛德在金瑞獸霜耀祥禽雪映。霜雪皆取其白西司藏肅殺。方秋金之氣也

萬寶咸宜。爾雅曰秋爲白藏郭云氣白而收藏莊子曰秋而萬寶成厥田上上收功在斯。厥田上上尙書禹貢之辭言田功收於秋時也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奏舞。配帝謂少皞金天兵之神五方人帝之一月令云其帝少皞是也。立秋之祭配天帝日招拒於西郊雲祭大饗皆以金天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司正五雉歌庸九川。當作淵疑唐本避高祖諱所改也左傳鄭子曰少皞摯立鳥師而鳥名五雉爲

五正帝王世記曰。執文之德對越彼天介以福祉君子萬年。詩瞻彼洛矣及鸛鷺篇並有君子萬年之辭

黑帝雲門舞。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黑帝天帝協光紀之神在於北方主水其色黑河圖曰黑帝協光紀周禮雲門之舞以祀天神黑帝居其一也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雲祭大饗亦皆祭之其祭玉用玄璜牲幣各如其色

樂用黃鐘大呂之等。人帝顓頊所配之帝也。

郊廟歌辭

北辰爲政玄壇。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月令：鄒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又周禮：鄒注云：兆爲壇之禁城，知玄壇爲北郊之壇也。北方有黑玄二色，故曰玄壇。北陸之祀。

員官。左傳：昭四年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云：陸，道也。爾雅曰：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郭云：虛在正北，北方黑色，顓頊水德，位在北方，虛星之名。凡四正義曰：四者，玄枵也。虛也。顓頊之虛也。北陸也。云員官者，北方水府之官也。天帝則爲黑帝。叶

光紀。若人帝黑精之君，顓頊水官之臣，則玄冥。此祀黑帝。乃天帝協光紀之神，在北方。司水者水官矣。宿設玄璜浴蘭。周禮曰：以玄璜禮北方。鄒注云：牛璧曰璜。室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甬道，廣五丈，夾樹蘭。

香齋者，煮以沐浴。後坎德陰風御寒。易說卦云：坎，北方之卦也。王粲七釋云：立陰戒寒。次律將迴窮紀。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微陽欲

動細泉。周語注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月令仲冬云：水泉動。微陽細泉謂一陽始生水泉動潤上行也。管猶調於陰竹。周禮曰：陰竹之管，籟注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續漢書曰：以葭葦灰實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

管聲未入於春絃。淮南子曰：孟春之月，鼓琴瑟，北方黑帝所司者，冬令故聲未入於春絃也。待歸餘於送歷。漢書律歷志引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師古曰：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

於終，積而成閏也。方履慶於斯年。

配帝舞。皇帝初獻配帝公舞。配帝謂顓頊高陽氏之神。五方入帝之一，月令云：其帝顓頊，是也。立冬之祭，配天帝。叶光紀於北郊，雲祭天饗，皆以高陽氏配之後。周之祀與姬周同也。

地始坼，虹始藏。月令曰：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周書曰：小雪日，虹藏不見。服玄玉，居玄堂。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服玄玉。沐薰氣，浴蘭湯。蕙蘭，香草。楚辭曰：浴蘭湯，沐芳

月令曰：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周書曰：小雪日，虹藏不見。

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服玄玉。

曰：浴蘭湯，沐芳

華。匏器潔。水泉香。自合曰水泉必香。陶器必良。匏器即禮記所謂器用陶匏是也。涉配彼。福無疆。涉配彼。謂配彼上帝時光祀之神也。福無疆。謂神降之福爲無疆也。君欣欣。此樂康。

言神既降福。君心亦欣欣然樂也。大雅云。旨酒欣欣。德音孔嘉。以上圓丘方澤五帝之神。載在隋書樂志。按五帝。五天帝也。五配帝。五人帝也。五帝之外。又有五神。東方其神句芒。南方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西方其神蓐收。北方其神玄冥。此爲五官之臣。見於月令。配氏之。五精之君。五官之臣。自古以來。著色立功者也。亦見左傳昭二十九年。知五方上帝。配以五方人帝。尙有五方之臣。取以相配。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宗伯謂之五祀。在地祇中。獻五帝。與五配帝。舉其尊者而言也。又按周禮。祭天如圓丘。南郊。五時迎氣。雲祭天。雖注已見前。大神中又有四類。日月星辰。天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是謂五精。是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鄭注云。此日月星辰。非其。風師于西郊。非司中司命于南郊。非山師于北郊。是也。禮康成又以星辰類司中司命。風師而歸。謂之天宗。尙其。禘於天宗。周禮以禘。禘祀司中司命。禘師。兩師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等四星。風師。箕東。兩師。畢也。祭地有方。北郊。二祭。又有社。禋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天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糞。澆祭。山林川澤。以醢。稷祭。四方百物。是也。小宗伯有四望。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也。又小宗伯云。此山川丘陵墳衍。各以其方。此皆地祇也。禮康成云。社稷。土穀之神。五祀。五官之神。五嶽。岱宗。衡山。華山。恆山。嵩高。山。四鎮。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八蜡。以祀四方。祭百種。以報。皆也。此皆周禮祭祀之。後周祭天。有圓丘。歌。圓丘之祭用之。有五帝。歌。正。月。南郊。五嶽。雲。祭。天。鑿。用之。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之。祭。地。有。方。澤。歌。方。丘。之。祭。用。之。無。北。郊。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丘。壇。壇。皆。後。周。憲。章。周。禮。有。未。盡。與。蓋。當。時。禮。樂。政。等。遵。用。周。禮。子。由。分。得。此。題。自。餘。又。人。以。次。相。推。作。陪。下。者。見。禮。集。中。有。此。數。闕。采。入。樂。志。餘。或。闕。焉。又。隋。書。禮。儀。志。云。後。周。用。牲。之。制。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又。云。星。辰。七。宿。岳。瀆。海。濱。山。林。川。澤。丘。壇。壇。行。亦。各。於。其。方。配。郊。四。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壇。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亦。各。增。壇。崇。二。尺。壇。深。一。尺。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家。室。亞。獻。宗。伯。終。獻。禮。畢。知。後。周。祭。祀。與。經。周。同。二。丘。五。郊。之。外。有。其。義。而。亡。其。辭。也。

郊廟歌辭

### 周祀宗廟歌

宗廟謂高祖以下四親廟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亦云：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爲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引家語子羔問孔子說：天子七廟，又有二祧云云。馬昭難王肅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禘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饗，豈禮也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非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以上出自禮疏。其中鄭雖王之說，言之甚詳，不能具述。今特書其梗槩，以證王肅之謬也。按虞夏商周親廟皆四，周制太祖后稷及文武二祧，故有七廟。王肅之說，明有九廟。若謂文武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則太祖亦不遷，何得獨在常數乎？殷人祖契而宗湯，與四廟而六。周人祖稷而宗文武，與四廟而七。有常制矣。何謂非常家語：王肅所集所謂孔子之言，除經傳所有之外，亦雜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諸書。蓋子家之言，非經語也。其中僞造數端，以音難辨，先儒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此善學孔子者也。又如今文尚書，伏生口授，自漢以後，諸儒習之。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遺夾懸不傳，直至晉世，謠書出自皇甫謐家，取左傳諸書所引先儒所謂逸書者，補入增多于今文。其中有顯背周禮，實難辨學者，皆王肅所文。使六經互異，後人莫知適從，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論之利料，罪在不赦者也。然則學周禮者，當以儀禮周禮爲法，而書禮儀志曰：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以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思齊之詩云。肅肅在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周禮左宗廟注。備庫門內。鬼門外之左也。按廟有寢。

故云。歛器防滿。金人戒言。家語曰。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歛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欽。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又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冬。鍼其目。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應。轉。懸。鼓。崇。牙。樹。羽。周頌有聲曰。應。田。懸。鼓。也。田。大。鼓。也。懸。鼓。周。鼓。也。鄭。箋。曰。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六。鼓。旁。應。轉。之。屬。也。字。轉。誤。變。而。階。變。升。歌。庭。紛。象。舞。禮。作。田。此。云。應。棘。依。鄭。文。也。棘。音。胤。又。有。聲。云。崇。牙。樹。羽。毛。傳。云。崇。牙。上。節。卷。然。可。以。懸。田。樹。羽。置。羽。也。

祭。統。曰。管。莫。重。于。升。歌。子。夏。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開。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閑。安。象。設。緝。熙。清。奠。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開。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春。鮪。初。登。新。萍。先。薦。詩。序。曰。濟。李。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云。春。獻。王。鮪。陸。機。云。河。東。鞏。縣。東。北。岸。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汪。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爾。雅。曰。萍。藻。其。大。者。蘋。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漂。詩。曰。于。以。采。蘋。左。氏。傳。曰。蘋。藻。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鄭。注。庭。人。云。備。品。物。曰。薦。

優。然。入。室。儼。乎。在。位。祭。統。云。祭。之。日。之。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

息。之。悽。愴。履。之。非。寒。之。謂。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昭夏 降神奏

昭夏

水維祖武。潛慶靈長。詩曰。繩其祖武。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左傳。鄭子曰。我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功移上塤。德耀中陽。陸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塤下贗。李善注云。天以清為常。地以

邑中陽。清廟肅肅。猛簾煌煌。周頌云。於穆清廟。毛萇曰。肅肅。敬也。西京賦曰。猛簾。廣里人也。趙注云。周禮。龜氏。為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鐘也。曲高大夏。聲和盛唐。周禮。鄭注云。大

水傳十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盛唐。蓋指唐堯盛世。其樂為咸池。牲。狝蕩滌。肅合馨香。古注云。肅。香高也。以蕭。燔脂合馨香也。又漢孝武帝南巡狩。至盛唐。作盛唐之賦。是亦盛唐矣。

和鸞戾止。振鸞來翔。二語已見方澤登歌。注詳彼處。詩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振鸞。詩篇名。謂來助祭者也。永敷萬國。是則四方。詩云。是則效。

皇夏 組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年祥辨日。上協龜言。周禮曰。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往。奉酌承列。來庭駿奔。武成云。丁未。祀於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詩清廟云。駿奔走在廟

助祭。彫禾飾學。翠羽承檜。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絜。裸。用鬯。鬯。黃。鬯。皆有舟。鄭司農云。鬯。讀曰稼。稼。鬯。甚。禾。稼。也。又司尊

也。彈如此。恭惟執燔。左傳。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燭焉。杜預云。助祭燔。又作臠。祭肉也。

皇夏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皇高祖，字文綽也。皇帝，宣帝也。周本帝紀云：普回子莫郵，十世至陸陵生系，系生綽，並以武略稱。綽生肱，為皇曾祖。德皇帝，宣帝，綽之玄孫，是綽於宣帝為皇高祖也。以下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舞焉。

慶緒千重秀，洪源萬里長。

言宇文氏木神農之後，歷傳至紇，世系之遠也。詩閟宮云：纘萬之緒。又云：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又殷武云：湯孫之緒。左氏傳曰：如水木之有本源也。千重萬里，言其久遠也。

無時猶

戢翼有道，故綽光。

言時未至，猶斂戢其翼，世有道，故須綽晦其光也。

盛德必有後，仁義終克昌。

言綽有盛德，更行仁義，終當昌大其後也。左氏傳曰：吾聞有盛德者，必百世祀。又曰：五世其昌。

明星初兆，慶大電久呈祥。

言其有靈異也。竹書紀年曰：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嫫，見堯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宮，生顓頊于若水。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楓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

皇夏

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周書：皇曾祖諱肱，武成：何道尊曰：德皇帝按太祖肱之少子，宣帝，肱之曾孫，是肱於宣帝為皇曾祖也。

克昌光上烈，基聖穆西藩。

詩曰：克昌厥後。又云：休有烈光。云：基聖者，謂開基之聖。後周起於代，故云西藩。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

崇仁高涉，涓積德被居原。

史紀周本紀曰：

公劉自漆沮，汲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帝自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古公賈父去邠，踰梁山，止于岐下，闢人舉國，扶老攜弱，及他旁國，亦多歸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詩云：周原膺膺，是也。

帝圖張往

迹王業茂前尊。

言閔帝受禪，肱為皇祖，道尊為德皇帝也。

重芬德陽廟，榮慶壽陵園。

漢書：景帝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後。

漢書：明帝紀曰：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置墳。後漢書：漢書：云：降謂由墳，固謂榮城。

百靈光祖武，千年福孝孫。

東都賦曰：靈百靈。詩云：武王受命，百靈咸喜。周頌閟宮云：孝孫有慶。

皇夏

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公皇夏。周武帝紀云。太祖文皇帝。漢王女氏。諱泰。字景綱。代武川人也。齊神武追尊爲皇帝。祖文武帝西遷。趙弘農。戰沙苑。有功。其安定公。位至太師。崩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皇帝。

廟曰太祖武成元

年追尊爲文皇帝

雄圖屬天造宏略遇草飛

易曰。天造草昧。揚無疆。秦美新曰。海水翠飛。善曰。翠飛。言亂也。謂太祖通當魏之風。世世發展。其雄才大略也。

風雲猶聽命龍躍遂乘機

周書本紀云。帝

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言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是有命也。易乾卦。曰。雲交龍。風從虎。聖人作而動物。觀又曰。龍躍而淵。言雖不能及身。而王至其子。則帝受禪。如躍龍乘機而飛矣。

百二營大險

三分扣樂推

言天命人。賦皆已。則往帝。猶曰。大臣之勳。若也。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其一。而論語曰。分天下有幾。南谷風塵散。河陽氛霧歸。

西都賦曰。左物南谷。南谷秦塞名也。

河陽謂河南漢之河南郡洛陽縣也。在南曰陽。南谷風塵散者。謂周太祖秦武帝都長安也。河陽氛霧歸者。謂齊神武推清河下都。都去洛陽也。

濟弱淪風起扶危積運歸

言周太祖輔神西遷。濟弱扶危。遂成中興之業。

地紐崩還正天樞落更道

謝莊宋明帝書。地紐。乾樞。同音。天文志曰。是樞。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光法耀。而極。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魁。第一星曰天樞。

原祠乍超

忽畢隴或綿微

史記曰。孝惠五年。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于原廟。裴淵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謂之原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又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也。

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豈非天命乎。禮記中庸篇云。一戎衣而有天下。

郊廟歌辭

三二一



月而生，今謂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竟母門，居曰闕宮，功參禹迹。  
言容典禮，榆狄徽章。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

者，言爲文帝姬，稱其婦道也。德賢，門者，言爲武帝母，稱其母德也。  
婉婉，又內司服云：掌王后之六服，諱衣，衾，袿，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注云：狄當爲翟，衾，袿，畫搖者，江淮而南，言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

儀形溫德，令問昭陽。  
溫德，昭陽，皆殿名也。詩曰：儀彤文王。又曰：令問令望。溫德見後漢書。

靈帝光和元年，三輔黃圖曰：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等殿，成帝趙皇后居此。  
日月不居，歲時晚晚。  
孔融與盛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日暮也。晚於遠反。 瑞雲，觀心。

闕宮惟遠，  
瑞雲，慶雲也。心，星名。馮翊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攸攸，赫赫姜源。其德不同，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箋云：闕神也。姜源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言武帝卽位，則瑞應于天下。

之宮，太后稱尊，斯祭。  
疑于姜源之廟也。

皇夏  
皇帝獻闕皇帝奏皇夏。周書帝紀云：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恭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庶子禪位於帝，在位一年，按闕帝爲宣帝世父，與明帝武帝皆兄弟，及其主常耐於德皇帝肱廟內，禮所謂耐於其祖者也。

龍岡基代德，天步屬艱難。  
言周德方盛，魏祚既衰也。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白華之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箋云：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 謳歌還受瑞。

揖讓乃登壇。  
言閔帝受魏禪也。周書本紀云：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迪致皇帝鸞綬，同辭公卿百僚，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 升輿芒刺重，入位據關寒。  
謂晉公護專政也。漢書宣帝立。

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參乘。上內懼憚之。若有世制在。背鄒陽上書曰。孝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卷舒雲汎濫。游揚日浸微。

言君弱臣強也。雲汎濫言其勢盛也。日喻君浸微言其勢衰也。

終無反居桐竟不歸。

謂晉公護。幽帝以弑。崩也。周書本紀云。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與宮伯乙弗風等共謀誅護。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奏帝將召晉公。因誅護。張光洛白護。護乃共謀廢立。誅風等。罷散禁兵。譴大司

馬賈。幽帝遜位。晉幽公舊郎。月餘以弑。崩。左氏傳曰。天王出居於野。尚書曰。放太甲於桐。皇德居桐。以喻幽帝。幽於舊郎也。無反不歸。言其竟以弑。崩也。

祀夏今惟舊。尊靈謚更追。

言武帝時始得祭祀。更上謚也。左傳

哀元年。伯負曰。祀夏禋天。不失舊物。周書云。武帝謀讓大帥。蜀國公適於南鄉。上諭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陸。

皇夏

皇帝。即皇帝。矣。皇夏。周書本紀云。世宗。明皇帝。神毓。太祖。宣皇帝。於十四年。封寧都郡。孝閔。於十四年。即位。陸。岐州。東。及門。帝。於晉公。護。進。帝。即。王。位。位。四。年。崩。諡。曰。廟。號。世。宗。禮。儀。志。云。明。帝。廟。號。世。宗。為。禱。則。而。

不。按。可。香。為。武。帝。之。兄。於。宣。帝。為。世。父。世。在。四。皇。當。祀。其。祖。祀。廟。宜。與。世。及。親。之。之。之。若。適。周。世。宗。矣。

若水逢降君。窮桑屬惟政。

言帝為太祖庶長立元后子閔帝為後。是若水降星之事也。閔帝為帝之弟。爾安定公。卒受魏。禮。是窮桑屬惟政也。史記曰。黃帝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二曰昌意。降星若水。若水在蜀。所封

國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曰。少皞氏四叔。世不絕祀。濟窮桑。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而共當。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祀。窮桑。現在晉也。謂諸子曰。三子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百姓。是亦為政。

不戢馭帝錄。鬱

矣。當天命。

言帝始受降星。實天命也。東京賦曰。祖。禮。禮。交。關。而。曰。實。錄。謂。當。五。勝。之。詩。也。

方定五雲官。先齊八風令。

史記曰。黃帝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祀。





天官書又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百靈咸仰德。千年一聖人。東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易乾鑿度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書成紫微動。律定鳳凰

馴。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又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造律制爲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六軍命西士。甲子陳東隣。言武帝有平郢之功也左傳杜注云六軍天子之軍也尚

書曰武王以甲子日入朝歌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後周本西魏所禪都長安故云西士齊本東魏所禪都鄴是爲東隣比於殷周矣周書本紀云建德六年平鄴是其事也。戎衣此一定。萬里更無塵。周書本紀

云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煙雲同五色。日月竝重輪。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肅室綸困流是謂彌雲彌雲見喜氣也古樂府有日重光日重輪

沙既西靜。蟠木又東臣。史記五帝本紀曰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蟠曲三千里。凱樂聞朱雁。鏡歌

見白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周禮曰王帥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又鼓人職云以金鏡止鼓鄭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鏡且卻鏡女交反漢書武帝紀曰上行東海雍獲赤雁作赤雁歌又曰上行幸

雍獲白麟。隋書樂志云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具用六舞六代大夏大漢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也史記曰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皇覽曰舜家零陵營浦縣今爲六代祀。還得九疑賓。

其山九嶷皆相似故曰九疑言武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今沒即以六代之樂祀之還如虞舜葬于九疑也。

皇夏 皇帝還東壁飲 福酒矣皇夏

禮禪裸獻樂極休成

周禮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鄭注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王熟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又大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云獻獻醴謂熟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鬱謂始獻尸求神

時也又司尊彝疏春祠夏禴秋嘗冬蒸四時之間祭道享朝享有裸有獻鄭注云裸謂以圭鬯酌鬱鬱始獻尸也禮禪裸獻者謂裸獻之禮已畢也漢書樂志曰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

長離前揆宗祀文明

樂志曰長麗前揆光耀明晉灼曰揆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離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

縮酌浮蘭澄澗合卺

發云

蕭皇萬說云鬱也張衡思文賦亦曰前長麗使拂華師古曰麗音離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

英之酒酌以滌口周禮疏注云鬱神之所飲也又云壘

磬折禮容旋迴靈贖

佳氣神光

受釐徹俎飲福移樽

史記曰賈生徵見漢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應劭曰釐祭餘肉也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釐音倍

惟光惟烈文子文孫

尚立政曰繼自今文字文孫

皇夏

皇帝還便坐奏皇夏

庭闋四始筵終三薦

子夏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按四始謂風大雅小雅頌也周禮鄭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薦進也備品物曰薦

顯步階墀徘徊餘奠

說文曰墀塗地也

六龍矯首七萃弊途

漢書樂志曰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謂使我心若得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上

鼓移行漏風轉相鳥

行漏謂下漏數刻也相鳥相風鳥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殿室有相

風鳥遇風乃動

翼翼從事綿綿四時

爾雅曰翼翼恭也從事從事若春秋有事于武宮謂有祭事也爾雅曰綿綿也孫炎云綿綿言詳密也四時謂四時之祭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酌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此四時之名也

郊廟歌辭

三二七

惟神降嘏永言保之

以上並載  
隋書樂志

### 周大禘歌

周禮禘祫嘗禘蒸鄭注云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生者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禮記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禮疏稱鄭康成禘祫及四時祭所以異者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禘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天子天子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穆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穆四廟也隋書禮儀志稱後周時祭各于其廟禘祫則于太祖按文帝廟號太祖比之后稷至后稷姬周遠祖後周文帝祖父尙立四親之內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帝以上不宜反居其下太廟中東向之位疑尙虛置禘祭之時惟有昭在北方南面穆在南方北面及文帝親書之後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文帝正太祖之位其主始西方東面已下昭穆如其位若坤宮堂隆之議矣于禘亦然禘祭之說闕帝廟毀其遷主得祭於太祖之廟如太王以上遷主得祭于后稷之廟也其明帝武帝兄弟同廟不異昭穆雖二廟不遷亦異姬周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故禘祫雖屬二祭而昭穆云皆于太祖廟祭之也其時祭則有二昭二穆上篇高曾祖稱是也親盡之後時祭則有太祖世宗高祖三廟加四親廟合于姬周七廟之數然宣帝世太祖爲王父至靜帝世爲曾祖而大定元年隋受周禪矣



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射人爲擯又爲司正又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于燕末行射謂之燕射也又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房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深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禮記鄉飲酒義亦云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知燕禮有射樂成告備也周禮曰以燕射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云賓客謂朝聘者燕禮上下經註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立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必有樂故賓之初筵二章重說燕事箜篌笙鼓也古有此禮後周行之命子山作辭即儀禮三終一備之遺意也

周五聲調曲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注見下

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

宮調曲者歌其君也。以宮爲君。故以此歌周之君也。樂記曰。宮爲君。正其四。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物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宮。聲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史記樂上索隱注亦云是矣。按儀禮燕射歌樂。周南召南。鄭注云。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西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鳥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子山以宮調歌其君。首章言太祖變魏作周。王業之所由興也。次三章言閔帝受命及明帝武帝德化之所被也。比姬周之有太王王季文王三南六篇。燕禮用之合樂者也。

氣離清濁割。元開天地分。

易乾鑿度云。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

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

三才。天地人也。易繫

辭曰。兼三才而兩之。又乾卦云。六位時成。

繼天爰立長。安民乃樹君。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君子體天。是以長人。左傳曰。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其明廣如日。

其澤厚如雲。

史記曰。帝堯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惟昔我文祖。撥亂拒諷歌。

文祖。謂周太祖文皇帝也。詩云。承沍烈祖。以洽百禮。是燕射之禮。得進樂其先祖。而神降之福也。太祖爲後周有功。

烈祖。故首歌之。撥亂。謂齊神武。洛。太祖奉魏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俱捷也。拒諷歌者。言太祖辭王就公。天下將歸。如舜。讓丹朱。禹。讓商均也。諷歌。見孟子。

三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

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討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

言太祖有制禮作樂之功也。

風塵行息警。江海

欲無波。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又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

謂周閔帝受命革魏如姬周下武嗣文武子夏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周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應圖當

舜王嗣德受堯樂

國河圖與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舜登黃帝首山觀河清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則帝王世紀曰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尚書曰王若嗣德再拜受安國曰嗣德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其歌南風世本曰神農作琴

知舜作是作南風之歌非謂舜始造琴也蓋子萬章曰琴瑟箏簧皆樂也琴瑟彈五絃琴也瑟七絃也

沈首多推運揚

城有讓心

尚書大傳曰帝沈首而笑曰明哉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史記曰禹避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劉熙曰顓臾陽城是也以上言周受地禪也

就日先知道觀淵早見

深史記五帝紀曰就之如日禮記中書云淵如淵

玄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

玄精星精也謂黑帝之神攝星紀也蒼正謂後周感帝之帝為蒼帝感威神也

履端朝萬國年祥慶

百靈

左氏傳曰厥昭于天史記曰百靈為瑞也

玉高成親禮華戎各在庭

左氏傳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曰諸華中國也戎西羌別種曲禮守西戎而齊之初鐘子恭射之

禮禮記云運樂其先祖是又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鄉大夫又有國君天下備至得萬國之歡心王受神之福於月則子孫皆喜樂也二語言天下諸侯畢至也

厥響中夷則天文正玉衡

律歷志曰黃帝中合律作十二節以應鳳之鳴七月律中夷則史記曰

皇來自天保萬物乃由庚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或生政臣佐歸美，其報其上焉。又曰：山中萬物，得其道也。又儀禮禮記云：而歌魚麗笙由庚。

握衡平地紀。觀象正天樞。

蜀都賦曰：地以四海爲紀。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

棋祥鍾赤縣，靈瑞納皇都。

詩曰：考維祺。毛傳曰：祺，吉也。鄭衍曰：中國爲

奉樂神州，皇都天子之都也。

更受昭華玉，還披蘭葉圖。

尙書大傳曰：堯得舜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淮南子曰：黃帝齋于河洛之間，游於翠嬀，大魚折潛而至，汎白圖，幽采文以珍帝。

金波來自

兔，弱水下蒼烏。

漢書曰：其穆穆以金波，博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持杵，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淮南子曰：月中有踰烏。

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孝經援神契曰：折其玉斗。

汪云：玉斗者，渾儀。蜀郡賦曰：金沙鉅鑠。

青丘還擾圃，丹穴更巢梧。

十洲記曰：青丘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山海經曰：丹丘之山，有鳥焉，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大安寧。

安樂新

成慶長生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

爾雅曰：明明，察也。尙書曰：以親九族。又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實理皆有美德，無凶人也。

陰陵朝北附，蟠

木引東臣。

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有陰陵縣。項羽迷失道處。九江時屬南朝，言將北附也。史記曰：北至于幽陵，東至于蟠木。蟠木，東臣以喻平齊之後，東極諸國莫不來王也。

澗途求版築，溪源取釣綸。

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云：傅氏之原，在成統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堦道常使齊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有靡築之以攻食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也。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茲泉，鄒元曰：磻石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卽太公釣處。

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

詩云濟濟多士。又云宗子維城。

貴位連南斗。高榮據北辰。

荆州是古曰南斗主爵祿。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

迎時乃推策。司

職且班神。

迎時謂四時運氣也。推策即所謂乾之策坤之策。是也。史記堯本紀曰辨于羣神。徐廣曰辨音坤。

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均。

禮記中庸篇云日月所照霜露所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永從文軌。一長無外戶人。

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此言周武帝破齊之後欲平厥突定江南使天下統言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四海之內皆文軌所及故無外戶之人也。

又此章言後周宮室之壯。源也。另為篇屬宮調。

鬱盤舒棟宇。崢嶸侔大壯。

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弗鬱。徐敬業詩云茲山復鬱盤。呂延濟曰鬱盤重厚貌。魯靈光殿賦曰神靈扶其棟宇。甘泉賦曰觀紫宮之崢嶸。司馬彪曰崢嶸高深貌。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其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魏都賦云思重爻。祭大壯。

拱木詔林衡。全模徵梓匠。

左思魏都賦曰偃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劉逵注云左氏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梓木器曰梓。李善注云趙

岐孟子注曰梓匠木工。

千楹綺翼浮。百楹長虹抗。

薛綜西京賦注曰楹者拱鬩類而曲也。說文曰楹。柱枅也。魏都賦曰梁。楹。施。張。載曰綺。文也。魯靈光殿賦曰朱鳥舒翼以時衡。景福殿賦曰飛欄翼以軒。善。千。楹。綺。

翼浮。善。千。注。行。刻。為。綺。文。如。鳥。舒。翼。也。爾雅曰。楹。謂。之。棧。大。者。謂。之。拱。西。部。賦。曰。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云。應。龍。虹。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

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

漢書地理志曰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

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師古曰邯音。地理志又云河南邯鄲。偃師縣。殷湯所都。

龍首載文樞。雲楣承武帳。

三輔黃圖曰日營未央宮。因龍首以制前殿。王褒甘泉頌曰。編瑤珥之文樞。繁頌曰。槐屋連絛也。西京賦曰。繡栴雲。

賴。繡。繡曰。賴。梁也。皆雲。其畫如繡也。漢書孟康注曰。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

居者非求隘。卑宮豈難尚。

言皇居貴於壯麗。不必有心以求狹隘。大禹卑宮。不難尚也。論語曰。禹卑宮室。

壯麗天下觀。

是以從蕭相。

漢書曰。蕭何造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 變宮調

左傳昭二十五年曰。五聲六律七音。杜預曰。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調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過五。而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

變為之也。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後周靈章周禮五聲中。既有變宮變徵。子山以宮調歌其君。取宮為君之義也。時周宣帝傳位于太子衍。自號天元皇帝。於事為變。即取變宮以歌其事。故首篇有出震明離。具茨汾陽之詞。次篇言其作樂之盛。篇末感物觀治。亂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富勳勵之意。知是時宣帝號天元皇帝。居天寧。靜帝衍居正陽宮。二帝皆存上正宮調。歌其先祖。此變宮調二篇。所以歌其生君也。

帝遊光出震。君明擅作離。

易曰。帝出乎震。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曰。明兩作離。

巖廊惟眷顧。欽若尚無為。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

無為。而天下太平。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廉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尚書曰。欽若昊天。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龍穴非難附。鸞巢欲可窺。

言其攀龍附鳳。有仙為之志也。龍居穴中。故以龍穴為言。竹書

云。黃帝時。鳳巢阿閣。鸞鳳通極。故云鸞巢。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尾。色亦被五采。鳴中有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也。

具茨應不遠。汾陽寧足隨。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

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窺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管然喪其天下焉  
烝民播植重溝洫劬勞多詩云天生蒸民論語包咸注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桑

林還注雨積石遂開河  
左傳宣十年曰宋公宣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正曰經典言殷樂爲天譴此復云桑林者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

桑林之社向雨大平方數千里或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爲天譴別名也禹貢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孔傳曰積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明徵逢永命平秩值年和夏書曰明

徵定保召諧曰用供下能祈天永命堯典曰平秩東作 更有虞風曲方間晨露歌家語曰帝舜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慄兮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謠

歌長

又

移風廣軒曆崇德盛唐年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學後漢書曆志云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軒曆黃帝軒轅氏之長曆也唐年謂唐堯之盛年也 成文興大雅出豫

奏鈞天詩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也列子曰古都紫微鈞天帝之所居張滿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樂舞不殆二代之樂其聲動心一云遺簡子亦然也

黃鍾六律正閭闔八風宣律曆志每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鐘是也左傳服虔注云八風之位有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應其音效其風融震音竹其

鳳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開闔黃鍾爲六律之始闔闔居八風之一也

孤竹調陽管空桑節雅弦

周禮曰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舞林鸞更下歌山

鳳欲前

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鸞五色文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鸞五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歌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言鸞

鳳亦解歌也故見舞而下聞歌欲前也

聞音能辨俗聽曲乃思賢

樂記曰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聽曲乃思賢者即樂記所謂君子聽鐘磬則思武臣聽琴瑟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則思志士之臣聽笙簧則思畜

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是也

感物觀治亂心恆防未然

樂記曰凡音之起感於物而動又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鄴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言遠慮也

君子得其

道太平何有焉

言人君能以其道以治天下則太平之理不難致也

### 商調曲

商調曲者歌其臣也燕射賓客有諸侯卿大夫皆天子之臣以商爲臣故以商調歌其臣也樂記曰商爲臣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商應命以其闔次宮臣之象也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爲

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

亦亦見史記索隱注

君以宮聲寬大而謨明臣以商應聞義則可行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聞其宮聲使人端貞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此下言聖君之得賢臣也

有能爲政

訪道於容成。

皇帝謚曰黃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索隱曰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

殷湯受命委政於阿衡。

阿衡伊尹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於

阿衡正義曰鄭文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

左氏傳羊舌赤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

誦其箴諫言之無隱情。

左傳帥曠曰誦箴諫又紳紉

曰命百官箴王闕。夏書曰王執恭事以諫。左傳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

史記索隱曰商是金命為決斷。臣事也。言人臣有剛斷之才則四方賴以寧定。

也。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

詩有風雅頌言誦詩乃能授政可以治天下也。

專精一致金石為之開。

西京雜記曰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

虎退而更射。獲破碎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言能思以事君則精誠無不格也。

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

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者也。

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

孟子曹注曰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

毛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為皇天。元氣廣大則為昊天。尚易曰自天祐之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山海經曰參父與日逐走入日湯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湯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衆水會而

成海衆材聚而成林。以喻賢人聚而國乃大也。

猛虎在山百獸莫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

言忠臣之能拒亂賊猶猛虎之能驅百獸也。

昔我文祖執心且

危慮。驅剪豺狼。經營此天步。

言太祖文帝事魏。克盡臣道也。史記曰。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宇文泰爲後周太祖。又諡曰文。故稱文祖。漢書孫寶曰。豺狼當路。詩曰。天步艱難。豺狼噬亂賊也。謂高歡

之亂。太祖奉武帝西遷。弘農沙苑。諸戰。尅捷。魏室以安也。

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弼諧。各可知兢懼。

我謂後周之帝。蓋諱爲天子之辭也。爾謂賢燕諸臣也。言太祖執心危慮如此。今我

子孫受命以來。日以太祖之心爲心。亦無敢逸豫。爾諸臣。可不知兢懼乎。是爲臣當以太祖事魏爲法也。尙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又曰。無康好逸豫。乃其治民。又曰。讓明。繩誥。

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

尙書舜典曰。神人以和。聘禮曰。執玉致命。執帛致享。左氏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各分符瑞。俱誓

立山河。

周禮典瑞。鄭注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鸞。即按符者。漢書所謂銅虎符。使符是也。瑞。玉瑞也。若周禮桓圭。信圭之屬是也。漢書功臣長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今日相樂。對酒且

當歌。

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與諸功臣。既有山河之誓。今日燕飲。須當樂也。

道德以喻。聽撞鐘之聲。

樂叶徵調曰。黃鐘生於一。生萬物。故君子鑄金爲鐘。撞鐘以知君道德。宋均注曰。鳴鐘顯功罪。故

奏用鐘也。

神姦不若。觀鑄鼎之形。

左傳宣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向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大休。杜預曰。若。順也。

鄠宮既朝。諸侯於是穆。

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康有鄠宮之朝。杜元凱云。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會諸侯。

岐陽或狩。淮夷自此平。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注云。周成王歸

自奄。天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尙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語庶邦。作多方是也。孔安國傳曰。淮夷。徐奄之屬。

若涉大川。言憑於舟楫。如和鼎實。有

寄於鹽梅

尚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君臣一體可以靜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

左太冲詠史詩曰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

史記曰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武康成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應而引黃帝泰階六符以自泰階者天子之三

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重黎既登而天地位成

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龍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疆傳成後一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

周禮建太常十二旌疏注云太常九旗之畫自其名又曰日月爲常析羽爲旌又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疏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

旌以識其人與功也馬融廣成頌曰載日月之太常注云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

世不失職受駢毛之盟

左傳三十年穀齒曰昔王五史遷書七姓從王許用能其下帽之而賜之駢旌之盟曰世世無失職律預

曰駢旌赤牛也駢旌旌者言得重盟不以難夫正義曰周禮牧人備祀用駢旌檀弓云周人尙春牲用駢旌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下駢牛言駢言是赤牛則知駢旌是赤牛也旌謂尾也共旌於之用故且字從旌旌者旌旌有血氣風興也左傳作旌此作毛言

文輯瑞車瑞穆穆於堯門

尚書堯典曰輯五瑞既且乃日親四岳羣牧布瑞又曰咨四門四門穆穆穆言云輯合也賦也孫炎曰謂布也布言瑞也瑞言穆言穆言也

周原高曰太王即姬太王宗經籍又曰周原豐隆毛萇曰豐隆美也

功成而治定禮樂斯存

樂記曰王者功成而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

辟姬且何言

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予德曰周公致禮甚敬言我復爾明君之政予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左傳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學記時過然後學則刻苦而難成

惻隱其心訓以慈惠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左氏傳曰辜以訓恭厥宴以示慈惠恭  
儉以行禮而慈惠只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又叔向曰慈惠之師

流宥其過哀矜典刑

尚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孔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論語曰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舜典曰象以典刑孔曰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匡贊之士或從漁釣

史記曰太公以  
漁釣于周西伯

雲雨之才乍嘆幽谷

詩云出  
自幽谷

尋芳者追深徑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

楚辭皇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窮山疑即漢書崑崙  
之際取竹之解谷也晉人君思得賢才亦猶是矣

克明其德貢以三事

詩曰其德克明尚書曰  
三事大夫敬爾有官

樹之風聲言於九牧

尚書

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左氏傳曰樹之風聲杜預曰因土地風俗爲立營教之法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云九州  
牧伯也虞書云肇十有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此云九牧

周官協用五紀風若從事

尚書洪範曰協用五紀孔傳曰協和也相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洪範又  
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又曰聖時風若

農用八政甘作其穀

洪範曰農用八政  
又曰稼穡作甘

殊風其軌見之周南

詩譜曰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  
兩之采地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異畝同穎聞之

康叔康叔疑作唐叔周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恭獻諸天子王  
命康叔歸周公于東上周公既得命不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祁寒暑雨是無行怨

尚書君牙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孔傳曰

冬大寒也

天覆雲油滋焉滲漉

司馬相如封禪文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滋液滲漉何生不  
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

幸無謝上古之淳人庶可

以封之于比屋。尙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 徵調曲

徵調曲者。歌其事也。樂記曰。徵爲事。正義曰。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

事也。史記案

隱注亦云。

乾坤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周易曰。乾爲天。坤爲地。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尙書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達人以四海爲務。明君以百姓

爲心。左氏傳曰。其後必有達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水波瀾者源必達。樹扶疎者根必深。爾雅曰。大波爲瀾。枚乘七發云。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曰。扶疎。四布也。雲雨取施

無不治。廊廟求才多所任。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音淳。風至道可。以化民成俗也。求仁義。急於水火。用禮讓。多於菽粟。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爲者屈軼無佞人可指。獬豸無繁刑可觸。竹書紀年曰。黃帝軒轅氏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

論則非不正者司馬相如曰弄獮豸洗書音義曰獮豸似鹿而角人君相謂得中則生於朝廷玉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王道蕩蕩用無爲天下四人誰不足

蕩蕩無爲但見論語四人謂四民士

農王商也

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天瑞

攝提以之而從紀玉燭於是而文明

爾雅曰歲在寅

爲攝提格李巡曰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

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可以正天傾

淮南子曰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又曰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顛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鴻臚是以立四極聚窟灰以濟章州於是地不天成高曰曰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神

浮甌則東海可

厲蓮鍾則南山可平

竹書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宛九師東至於九江此高臨以爲澤說文曰嶺大隘也列子曰太行下屬三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木在章朝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向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

之捷也遂率子孫仰石擊嶺置春池於湖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之二子移此山一厝朔東一厝朔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險無離斷乃爾雅曰鍾謂之錡

衆仙就朝於瑤水

皇帝受享於明庭

周天子傳曰天子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於萬神明庭庭者甘泉也

懷和則棘任竝奏功烈則鍾鼎俱銘

周禮曰鍾樂名任南樂

名莫都賦曰詠述任毛長詩傳曰東風之樂曰棘孝經鈞命洪曰東風曰棘南風曰任西風曰株北風曰禁左氏傳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律鍾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其詩曰祭常也謂鍾鼎爲宗廟之器器敬衛東京賦曰鐘鼎銘書垂燭光時綜曰勒銘于宗

廟之器鍾鼎萬祀徽益  
光明字林曰鈔題勒也

三光以記物呈形四時以戡成正位

宋均曰三光日月五星也易曰后以戡成天地之道又云正位居體

雷風大山獄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

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

左傳潘崇曰世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高誘淮南注曰四方上下曰六合孔安國傳曰禮案序簡文教二儀天象也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雲陽七命曰德與二儀

比天宏氏傳曰經天總地曰文

有道則咸浴其德好生則各繁其類

尚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滿而虧能

虧能缺既無為雖盈雖滿則不危

春秋元命包曰日月故滿故明明故精在外日滿者常盛無虧也禮記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白日當中必將西匿明月盈滿終有虧時明人事亦有盛衰貴得持滿之戒

開信義以為苑囿立道德以為城池

語論曰游觀乎道德之城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善為苑周禮曰園遊之囿鄭玄曰囿今之苑

周監二代所損益郁

郁乎文其可知

見論語

庖犧之親臨佃漁神農之躬秉耒稼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前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暇

戶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淮南子曰禹之禮時冠掛而不顧履遠而不取

不優君子之眊知可化

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說文曰眊田民也

將欲比德於三皇未始追蹤於五霸

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五霸齊桓晉文宋宣秦穆楚莊也

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楊雄甘泉賦曰。列秋莢于林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疏雅曰。草莖生曰薄。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爲江河陶潛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涓涓泉貌。事之

豪髮無謂輕。慮遠防微乃不傾。言纖纖草木而成林薄。涓涓泉流而。生江河事之積微成著亦類然矣。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曆惟欽明元首。左氏傳曰。黃帝

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左傳曰。鳳皇爲曆正。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元首明哉。孔傳曰。元首存也。類上帝而禮六宗。望山川而朝羣后。尚書曰。類於上帝。禮於六宗。鄭曰。禮祭上帝於圓丘。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鄭曰。昊天上帝。謂天。皇天。帝。是之。是五經異義曰。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周語云。精意以享。曰類也。史記表。類注云。六宗。義衆。鄭說爲地。尚書曰。望

山川。望羣神。班瑞於羣后。孔傳曰。九州名。由天用。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后。君也。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魚龍合負。古有地鏡圖。又地鏡圖云。欲知寶所。在地。以天鏡。夜照見影。皆光在鏡中。

者物在下也。淮南子曰。黃帝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睿于河洛之間。游于翠嶠。大虛魚。皆潛而至此。白圖。幽采。宋文以授黃帝。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洛。亦能負圖。出亦如綈狀。龍沒圖在。按黃帝時有虛魚負圖。至唐堯時。有赤龍負圖。故云魚龍合負也。我之天網莫不該。閭闔九關天門開。老子曰。天網恢恢。淮南子曰。排闥闔。踰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楚辭曰。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

其間。閉也。卿相則風雲玄感。匡贊則星辰下來。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春秋佐助曰。漢相蕭何昂星精。既興周室之一聖。乃舉唐朝之

八才。三聖。姬周之文武周公也。八才。唐朝之八元。八凱也。左氏傳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隕凱。摯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緝。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其被皆八故云八才。

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緝。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其被皆八故云八才。

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緝。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其被皆八故云八才。

臣參謀於左相。天老教政於中台。

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莘臣謂伊尹，左相爲仲虺。言成湯時伊尹參謀于仲虺也。竹書紀

年曰：黃帝臣天老，力牧、容成、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子之三階。漢書孟康注曰：泰階，三台也。言黃帝有三臣：天老、力牧、容成如天有三台中下三台，故云。天老教政于中台也。

其宜作則於明哲，故無崇信於姦

回。尚書說命曰：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泰誓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言當法明哲之君子，無信姦回之小人也。

又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

夏居南方，故曰正陽。董仲舒曰：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史記索隱曰：微陽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形體，故醜事此微調曲，所以歌事，言人君法天地

之道亦以長養萬物爲事也。黎人耕植於義圃，君子翱翔於禮園。孔傳曰：黎，庶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修容於禮園，翱翔於其圃。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

懷其源。

劉向說苑曰：食其實不伐其樹，飲其水者不濁其源。晉詩外傳田饒曰：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處其樹者不折其枝。

咎繇爲謀不仁遠。

論語子夏辭。

士會爲政葦盜奔。

左傳宣十六年。

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

商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尚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

心。渭橋有月支抱馬，上苑有烏孫學琴。

漢書匈奴傳曰：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嬖臣君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孔 千載克聖成熙七百在我應期尚書曰庶績成熙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成王 實昊天有成命  
傳曰言聖德之遠著

惟四方其訓之詩周頌曰昊天有成命  
后受之又曰四方其訓之

運平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維踰桂林而驅象濟弱水而承鴻賈誼論秦論曰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昭曰今鬱林曰南是也安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

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東方朔西經曰弱水有三源俱在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  
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舟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一名崑崙山 既浮于崑之氣還吹入律之風周禮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又姜子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海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黃雲干

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 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半粟紅漢書食貨志曰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入  
給家是都鄙慶厲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

不可積夫倉之粟陳陳相因充隘露積于外腐敗而不可食又王嘉傳曰都內錢四十萬萬食貨志曰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自今邊郡  
皆築倉以備時增其實而糴以利農者實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榮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昆延濟曰紅粟謂儲久而色

赤也 火中乃寒乃暑 年和一風一雨左傳昭三年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杜預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 應鐘聲念封疆聞

笙竿思畜聚史記樂書曰君子聽鐘則思武臣聽磬則思 瑤琨篠簜既從怪石鉛松卽序瑤琨篠簜怪石鉛松皆  
死封疆之臣聽笙竿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美玉、簞、篋、錫、大竹、怪異好石似玉者。  
長樂善馬成廐。水衡黃金爲府。三輔黃圖曰。未央六廐。在長安故城中。漢官儀曰。未央宮六廐。長樂承華等廐。合皆積六百石。漢書王嘉傳曰。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

八萬萬。宣帝紀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

百川乃宗巨海。衆星是仰北辰。尙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漢書天文志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以衆星共之也。

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禹貢曰。於是九州攸同。四輿既居。朝陽栖於鳴鳳。靈時牧於般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爾雅曰。山東曰

朝陽。鸞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史記封禪書曰。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布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善麟云。於是以前五時。  
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崔豹古今注曰。黃帝

窺瑤光戰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重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漢書樂志曰。月穆穆以金波。又樂府有月重輪。故云兩輪。  
涼風迎時北。疑作西。月令孟秋之

天子迎秋於西郊。又仲夏云。小暑至。尙書曰。五月南巡狩。按涼山無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又曰。君乘金

而王則雖南征而北怨。實西路而東賓。尙書曰。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既永清於四海。終有慶於一人。尙書秦誓曰。尙獨予一人。永清四

海。又呂刑曰。一人有廢。兆民賴之。

定律零陵玉管調鐘始平銅尺

漢書音義曰章帝時零陵文學景晏於治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管古以玉爲管不但竹也晉諸公贊曰散騎侍郎阮咸謂荀勗所造聲不合樂懼非德政中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

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曷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是改易天性自矜乃因事左遷成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較度令尺短四分方明成果解音然無能正者

龍門之下孤桐泗

水之濱鳴石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禹貢曰嶧陽孤桐泗水浮磬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爲磬曰泗水出濟陽乘氏也括地志曰泗水至彭城呂梁當石磬

河靈於是讓

珪山精所以奉璧

左氏傳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徒拘得玉者取良玉將獻之則爲石玉定而獻之與之東晉杜預曰珪自出水也山精奉璧若荆山出玉至韓子曰楚人相氏得璞玉於楚山

之中言山川之精靈

滌九州而賦稅乘三危而納錫禹貢曰九州滌原衆王交正致慎財賦孔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又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大序鄭康成引河圖及周記三危山在

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

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江淮之問茅三脊所以爲藉也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禹貢曰北里

茅刺康成曰輒新結也苦茅茅有毛刺也新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裏又雜結也括地志曰長

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

史記正曰秦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後天之功故曰封秦山下小山土除地後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其禮通三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繩也孟康曰刻石記號有金筆石函金繩王檢之封弓風俗通曰魯宗上有金簡玉策武帝探符十八則劍

謹八十其後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載籍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

左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樹善滋於務本除惡窮於寒源

左傳穆叔曰可以樹善君子也周書秦誓曰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左傳穆叔曰拔本塞源

沖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

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屈惟時

無幽不徹

尚書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尚書周官之辭也

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於勦絕

尚書洪範

三德二曰剛克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孔傳曰用其失道故勦絕也截絕謂滅之○已上燕射歌辭按隋書音樂志云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按庭四尺樂其後帝嬖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于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按此知制雖取諸周官聲仍雜以尺樂所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節未必一如古音觀其以次而歌宮商角徵羽與君臣民事物相配亦天地自然之音律也

# 庾子山集卷之七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表

### 賀平鄆都表

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六年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鄆齊王先於城外掘塹壘柵塞已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鄆隋書地理志云魏鄆郡縣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

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史記封禪書曰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二君

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甫者太山下小山也

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二千餘年

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亦文緣地廣袤九丈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

以堦之堯帝又修壇河洛味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又東沉璧於洛日稷亦光起玄龜負書背甲亦文成字遂禪於舜言黃堯虞夏至今有三千餘年也

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

周易曰制而用之謂

之法左丘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漢書匡衡曰三王不同樂五帝各異尚

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

周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

表

二語出 其揆一矣。春秋據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恣妄或及曰古結黨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伏惟皇帝陛下。謂周武

天樞秉地軸。

易通其轅曰漢皇氏始高提機矩軌康成曰漢皇氏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

駕馭風雲驅馳龍虎。

易云雲從龍風從虎

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

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有力牧兵法十五篇

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善輔導之事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

是以威風所

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陸賈典語云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燭之熾百草

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僭。

謂齊王也時伊維幽并皆爲齊

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

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誰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書又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

帝符節降棋道旁帥古曰此組謂綬也言齊王出降也

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

竊聞至掃蕩言平齊據祖宗之宿憤也百年逋誅者謂高歡入洛魏武西遷齊神武末魏室罪

臣至季始伏其辜也三代敵怨者魏分東西之後東魏靜帝遜位於神武之子齊文宣歷傳廢帝昭帝武成後主幼主而鄴乃亡西魏恭帝遜位於安定公之子周閔帝歷明帝武帝至建德六年始平鄴也

昔周王鮪水之師尙勞

再駕。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

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名曰軒轅黃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黃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殺黃尤黃尤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曰上谷涿鹿縣是

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它

天下淮南子曰拱揖指麾而四

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吳越在秋

紀之次故云一星時江表未平吳越尚僞陳有於天星缺斗牛之次也

千二百國裁滿麟洲小水十洲記曰鳳麟洲在四海之中仙室甚麗喙如鳳角

各作青名之續弦膠是也晉四海俱歸所遺漏者係海外之一洲耳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

咸康疑咸陽又疑太康漢

光武年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

八風八方之風也六樂六代之樂也見左傳

啓繼夏禹之功左兵傳曰吳啓有鈞臺之響如夏姓也

人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姬周姓發

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出論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離宮引奉時天子行幸之所如長楊宜春之屬西都賦曰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

化明堂上闕下方八聽四達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聽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宰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闕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廟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鄭司農周禮注曰大武武王樂也武

表

三五五

王伐紂以除其害言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其德能成武功也

楊堅解嘲曰中南一尉西北一候官名也說曰候所以何候遠國來朝之表候亦官也地理志云龍勒王門四關有候曰夏漢郡國志云甘肅郡有比景縣水經注云自廣容縣至無懸越烽火至比景懸日中頭上影當身下影影為比如淳曰故以比影名縣

關隘曰比景如陸庇之鹿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普縣浦今之封界也漢書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城下言將定江南平突厥令天下一統也然後命東后詔蒼冥禱瓊瑰碑

銀繩瑣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尚書曰肆觀東后其禪書曰東后者諸侯也漢書武帝紀曰上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繩王珍之曰凡天下

一統之二將有日禪之事以異成功也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鳥藻踴躍之至漢書中書諸王曰位尊卑也為東

藩曹子建來自武夫曰位高重漢詩在上下萬面曰竊位也言無德僭居其位也信時為洛州刺史在國東藩矣東京賦曰開扉神麗毛詩曰踴躍用勳曹植上表躬歷請表曰歸處西藩未去廟前踴躍之懷瞻望反側則彰冀州賦曰感晷藻以進樂芳於延年秋胡

詩曰晷藻馳日或呂延濟曰晷莫得水草歡躍而進也謹遣主簿陪臣曹敬奉表以聞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賀新樂表

周世天祖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儀以備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宣殿集百官以觀之集中郊祀歌辭所以備六樂也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

易豫卦彖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地奮豫

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

左氏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故

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有虞氏其樂咸池呂氏春秋曰帝堯立命實爲樂寶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八風人承雲之奏人神不

雜

八風八方之風服虔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華其風廣莫長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淮南子曰有虞氏承雲九韶竹書紀年曰顓頊樂曰承雲

我太祖文

皇帝

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

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二語周禮六官之辭

變魏作周移風正雅

魏姓拓跋氏周姓宇文氏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聲

律呂以正雅樂

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

周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圭璧則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於下也

至如經綸圖籍校讎燵燼

圖籍蕭何事注見前篇燵燼秦火也

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

尚書曰后變爲樂正伯夷作秩宗

豈但商頌十篇得諸

太師之室

子夏詩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

漢書曰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琴瑟之聲

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

皇帝周武帝也詩序曰下武嗣文也漢書高祖中陽里人

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

禮記中庸

篇云如日月之代明又云淵泉如淵

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

史記有律歷志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周禮太史居春官禮記曰太史諷之鄭注云太史禮官之感掌正歲年以序事也

陰陽晷度躬

表

三五七

定於天官

釋名曰晷規也如規畫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禮鄭注云至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天官書案隱注曰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

故曰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

漢書律歷志曰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周禮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晉曰六樂即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

封晉魏謂司馬拓跋二氏也司馬裔碑云魏明帝時司馬楚之襲封鄆郡王命王承制如賓之儀後周之受魏禪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氏傳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

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晉今封晉魏為二王猶晉之序殷周為三恪也

雖復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鞞纁裳猶因雉據

樂記曰比音而

毛謂之樂鄭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禮記曰有虞氏服絺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云絺冕服之屬也絺或作蔽周禮司服鄭注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義曰玄衣纁裳者見繫商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赤色赤與黃即

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

山雲謂山雲舞也八卦如服虔所說乾有石坎音革艮音飽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

土兌音金是也周易曰在地成形左氏傳曰鳳凰于飛其鳴鏘鏘爾雅釋九州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邠州淮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改金奏於

八列合天元於六舞

周禮鐘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又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鄭注云金奏謂樂作擊鐘疏云金則擊也生擊鐘後擊鼓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樂師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三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曰用八八八六十四人惟天子得書物數故以八為列周禮大司樂有六舞舞雲門舞咸池舞大磬舞大夏舞大濩舞大武也又云凡舞有按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

聲舍

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

尚書變曰天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大祭祀帥贊登歌合奏擊拊節注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拊者擊石也初鍾黃鍾也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

六孔尚書大傳曰西王母來獻白玉瑤漢音義曰古以玉作不但竹也

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庚帝德而光玄象

漢書樂志曰大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鬼神安萬民玄象謂天象也易曰天

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云玄象

昔者齋居玄扈爲曲在於雲門

山海經曰陽虛之山多金臨於玄扈之水郭璞注河圖曰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納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

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

括地志曰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處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宮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史記樂志曰大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王肅曰總持干楯山立不

動正義曰象武王伐紂持楯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

遂乃包括二名克諧

代太平經典曰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尚書曰八音克諧

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

路鼓靈鼓空桑孤竹

周禮靈鼓靈鼓孤竹之管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靈鼓靈鼓空桑之琴瑟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鼓於宗廟之中奏之鄭康成注云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孤竹竹特生者

空桑山名廣矣大矣輪焉奐焉

易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禮記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

漢書音義曰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

舜祠下得白玉瑤

始平太守虛稱銅尺

世說曰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問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訪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

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尚試以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

張衡西京賦曰大帝悅泰經公而親之鑿以鈞天廣樂莊子曰北門成間於黃

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軒墀弘微欄檻眺聽說文曰軒曲轉藩車墀徐地也闌門遮也檻欄也崇牙業業猛麓趨趨毛詩曰崇牙樹石中章賦曰崇牙張鋪鼓

設薛綜曰崇牙桐葉上板作劍路者良曰崇牙猶篋箴以挂鐘鼓西京賦曰洪鐘萬鈞翠鳳揚旌靈羅樹鼓史記李斯諫逐客曰建翠鳳之旗樹

冥靈之鼓鴻唐成日月杳冥雲霧蕩薄丘陵東都賦云丘陵爲之震搖禮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漢書曰甘露降禮泉生甘露元年詔曰乃

者鳳凰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武帝紀云上行幸東海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

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淮南子曰瓠巴鼓又以正人大矣於此樂不圖爲樂至於此盡美見論語昔淵魚聽曲尙得聳鱗樞馬聞絃猶能仰林愁而淫魚出聽伯

牙鼓琴駟馬仰林高誘注曰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豈止臣等誠愧知音敢白身正黑口在額下以兩鬚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江淹別賦云鸞淵魚之出鱗仰林仰馬吹吐謂馬笑也

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爲閩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書曰關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孝閔踐祚拜大將軍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卽此是也蓋子山所作矣

臣某言某闕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武珍衣稱時制

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七十曰老

而傳甄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宗子之父王制曰七十武膳八十常珍又云七十時制正義曰武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請副不使有闕也珍謂珍奇美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臣自出身奉國

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

漢書顏師古注曰中涓官名居中而

涓潔

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

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

周書關慶傳云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弑之謀豈有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關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已

猶遂能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卽拜中堅將軍奉中郎將河橋之役有功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陣位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雲中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洛食風塵謂高歡入洛也尙書洛誥曰我乃下澗水東溲水西惟洛食河梁旗鼓謂河橋之役也華陰白馬之兵謂解華山關也河曲黃沙之陣謂平沙苑陣也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書有恩澤澤侯表史記有功臣年表

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

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

周書云孝閔帝踐阼就拜大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

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飾瑞守

表

三六一

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祇。故人大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魃魃罔雨。莫能逢之。周禮上公之禮。執珪。珪諸侯之

禮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圭長九寸。公守之。

況復水士之職。王梁以應識受徵。兵戈之王。韓信

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

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王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初亦伏符曰。王梁上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徙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士之官也。乃以梁爲大司空。梁字君黠。漁陽安陽人。

也。史記曰。商何開。商亡。自追之。謂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上無雙。王必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體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方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

三方謂周齊陳也。

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鬢年又及。

左氏傳曰。老將至。鬢又及之。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鄭注云。耄忘也。按慶抗表在建德二年。

平陽開皇二年。年七十。七計此時已六十六歲矣。

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

詩云。不素餐兮。素空

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長爲背。謂三以四長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五之二滅坎。坎

爲寇。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賊誨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以我致戎。又誰咎也。

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木交侵。菁華已竭。

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定。廣雅。菁華也。

雖復

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

史記曰。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黜。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

者既見廉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善飯然與臣坐頓之三遺矣矣趙王以爲老  
不召後漢書曰武陵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屢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  
今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  
用帝笑曰豐饒哉是善也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榮啓期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身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三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感禪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左傳僖三十  
年曰晉侯秦

伯嚭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  
必退公商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何能爲也已

賜說苑曰晏子有東阿乞骸骨以歸賢者之路史記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西都賦曰北  
眺五陵茂陵在北故云北歸歸去來辭曰登東阜

以舒嘯賦賦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欲謝則必賜之几杖山河茅社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張宴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  
與之苜以白茅歸以立社周禮云司勳屬夏官小司馬之職

又云司勳掌六輔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公侯珪璧周禮典瑞云公執桓珪侯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冒位之人

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茶豈望西郊之禮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

表

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周禮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注云。草葦草。賦之。當如茅莠之色。詩云。有女如荼。榮感春秋云。軍皆白髮。表甲素羽之望。望之若茶。是茶白色也。此云。周朝如茶者。謂養老也。人髮白如茅莠之色也。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左氏傳曰。天威不遠。顧咫尺。

代人乞致仕表

臣邈言。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污。尙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左氏傳曰。潢汚行潦之水。服虔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汚。杜預曰。停水也。

臣輒感之。以悲以咽。臣某中謝。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

離婁之明。莊子曰。昔者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也。直匍匐而歸耳。又天地篇云。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趙岐孟子注曰。離朱。卽離婁也。安可率此留務。因

茲恆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棄。微臣困至於亟。轉不堪勝。臣所以自咎自傷。淚繼之血。臣某中謝。臣

特承先緒。進不因人。陛下憫臣無用。舉直而有意。史記云。上曰。其奏汲黯之賢也。案隱曰。黯。愚也。音涉。降反。自奉岡太極。宣紘中書。易繫辭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禮記曰。玉音如綸。其出如紘。注云。紘。引棺索也。紘音弗。大索。陛下收臣以一心。任臣以獨掌。九年冀發宰輔。八歲載踐宗伯。出擁干



旄人參衡鏡。或雲臺之上。徵臣預疇咨之旨。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或日觀之下。詔臣操刊勒之文。漢官儀曰。泰山東南

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觀浮雲。美而暢之。臣實尤忝明憲。不敢以纖負玄造。竟微於滴助。日月其媮。冰

炭交集。誠懷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軒墀。子孫尚延保護。臣荷螻蟻。敬戴丘山。臣宜生

亦盡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與臣同儕。臣未六十。推臣則幼。獨臣彌當頓頓。病不

俟年。盈量窮涯。滿而招損。逾時每乖於勿藥。永日猶繫於苞桑。周易曰。勿藥有喜。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覽分必然。貪榮所忌。

伏乞免臣見職。退畢餘生。察臣榮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強。乃臣之幸也。豈悟仁壽之闕。有此一時。承明

之廬。無緣再謁。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仁壽殿名。漢書武帝謂殿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心神已弊。甚刻增悲。叨容鑒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

小臣何遠。惟冀三條啓道。萬乘巡京。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薛綜西京賦注曰。萬乘天子也。悅西怨之羣黎。違東封之從者。危窺倘駐。

枯骨如存。是臣之懼。非臣所望。臣又聞驅奔効駕。先輟於羸駘。翔集賀成。近遣於鍛翮。羸駘。驚馬也。淮南子曰。大虞成而燕

表

奮相賀。彼尙知慕而況臣哉。聞未遑請。臣之懇戀。至於墜官。臣合書罪。無任戰慄。戀結之至。

齊王進白兔表

代齊煬王憲作也。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河圖括地象曰。人野野中有。輟迹方開。則銀鑿入貢。

銀鑿。白鹿也。史記周本紀曰。犬戎以其職貢來。王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無不至。

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翬翼居尊。

毛詩曰。明明在下。陸士衡四言詩曰。明明在上。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德動天關。威移地軸。

荆州星占曰。北

辰一名天關。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

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

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

齊王時方東討也。劉熙釋名曰。元戎。車在軍前。啓突敵陣。曰所制也。左氏傳曰。邊鄙不聲。熊山。熊耳山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虛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左傳宣十二年。

曰。為敵。為客。皆楚國之令典。軍行右。前左。道。前。前茅。慮無。慮云。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慮。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路。持。持。以。持。及。自。為。備。見。步。障。舉。日。備。慮。有。無。也。亦。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幟。

光鮮越雉。色麗

秦狐。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之。各以其貢。越。蒙。獻。白。雉。重。請。而。至。史。記。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入。秦。獻。之。昭。王。

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傳。玄。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兔。搗。藥。以。月。中。有。兔。故。云。月。德。西。方。白。帝。是。為。金。德。白。

主。金。故。云。金。精。又。月。為。金。精。得。白。兔。為。金。精。之。瑞。也。

呈祥輿。効異披圖。

左傳。有。輿。人。之。願。圖。瑞。圖。也。

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駑行。實從

陝略。尚書武王曰。今子惟舉行天之罰。陝略。謂治陝州也。時靈爲雍州牧。故云。瑞以素賁。彌維西氣。西方爲白帝之精。在雍州。陝路獲此白兔。故曰彌維西氣也。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

拚代假齊。分韓裂趙。不勝鳧藻踴躍之情。

齊王進蒼烏表

周書。建德三年。雍州獲青烏。

臣某言。某謂靈也。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闌霸圖。

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一童子云。此名爲明。在地下。食死人腦。始乃言彼童子名陳寶。國者王。得離者窮。乃逐童子。化爲雉。食之。於大獵。

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天下餘又來。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

下建章之鶴。猶調和氣。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鶴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鶴飛兮下建章。羽扇分兮行。

鎗。金爲衣。多菊爲餐。暖暖當存。出。兼與白顯。弄。愧。爾。嘉。解。

況乃虞廷告瑞。姬社呈祥。抱樸子曰。昔有虞氏至孝。三足鳥集其庭。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

咸高識嘯之心。寶貴能知之性。

師曠高經曰。慈鳥反哺。

伏惟皇帝陛下。

謂武帝也。

德教百姓。孝刑四海。二語出孝經。攝提從紀。

天下文明。

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

博物志曰。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

以填東海。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按黔。黑也。蒼。蒼頭矣。黔質。亦謂蒼色也。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

臣去月三十日。行到

表

陳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蒼鳥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

東方木帝為蒼精。蒼青色。故云乘木之精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即召儀同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張茂先曰。慈鳥曰孝鳥。蔡

中郎曰。至孝之應也。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册。用光至德。取効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玉之歌。列仙傳曰。蕭史善琴。魯公時人也。善

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為弄鳳。琴。大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籟聲。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玉符瑞圖曰。晉平公鼓

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竟得而去。相鶴經曰。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齊王進赤雀表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漢書地理志曰。南陽郡雒縣。師古曰。太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雉止陳倉。為石。雉止此縣。故名雒縣。建章鶴下。猶明漢德。

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鶴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三輔黃圖。有度樂宮。

春秋文耀鉤曰。魁戴匡。六星曰文昌。伏惟皇帝陛下。周武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尚書曰。宮為六府。魏都賦云。造文昌之廣殿。

欽明文

思安安。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海水無波。天星不動。海不揚波。言四方之底定也。天星不動。言天無星隕之災也。皆祥瑞之徵。去四月十三日。獲

隴右符府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川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

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史記封禪書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案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

金成裂。若上凌雲之臺。下子年拾遺記曰。魏明帝卽位。年。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懸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

鳥。畜於靈禽之園。餽以真珠。飲以龜膠。鳥常吐金屑如粟。鎔之可以爲器者。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

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驅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鈿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

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金爲身飾。乃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

輿。滅池。臺鞠爲燬。燬金之鳥。亦自翔翔矣。凌雲臺。亦魏明帝所造。拾遺記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擲土。羣臣負畚。謹按亦

雀銜書。止於鄠戶。周之受命。曠乎此祥。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於卽事所觀。同符合契。符如漢銅虎符。竹使符

之是也。契如左傳所云。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成臺

聖杜預云。合要。契之辭也。言今獻赤雀。與古銜書。可符合契也。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水經注曰。雲中故朔地。虒氏記云。遁侯自五原河曲築

表

日火光在其下，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陳留舊傳曰：魏尚繫獄，有萬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莫筠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養年九歲至

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遂樹下，何樂甚多，宛轉為鷓鴣所聞，寶讀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鷓鴣所驚，乃移置巾箱中，咳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類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連堂，數夕乃去，是夕寶三更，海

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鷓鴣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益潔白。且

從登三公事如此，環寶之孝，大聞於天下，名位日隆，子雲寶子，重乘子爵，國世名公，皆寶時有，大時人謂之招也。臣等

預觀休徵，情迫夜慶，不任鳧藻之至。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公獲王斗以獻。

臣某言，某，諡也。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

三才，天地人也。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六位時成。

故以叶和

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周高祖武帝也。應錄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

昌而建極。

東京賦曰：高祖膺露受圖，易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經曰：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為一體。魏都賦曰：造文昌之廣殿，劉逵注云：文昌正殿名也。

白環

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

帝王世紀曰：西王母嘉舜之德，來獻白環焉。其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太階既平，升中可習。

長楊賦曰：玉衡正而太階平。禮記曰：升中於天，郊注

云中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

必當水逮千年。山稱萬歲。

王嘉拾遺記曰。黃河千年。清漢古曰。武帝元封元年。登高臺。幸咸陽。呼萬歲者三。荀悅曰。萬歲。山神呼之。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

伏

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

周禮云。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

南呂。南鍾。小呂。夾鍾。是也。孤竹。管也。雲門。古樂名。亦見周禮。

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一著而成一體。鄭康成注云。五日爲一微。十

五日爲一著。故五日爲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黃十五日。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節也。

是以聞鐘於洛浦。卽變聲乖。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三年。

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鐘成。伶人告相。王謂伶州鳩曰。將何相矣。對曰。上

聽鐸於郟。郟。先知響韻。

戰國策曰。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舉曰。大秦之攻

趙。不必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衝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二。分。二。至。行於司曆之官。

左傳僖五年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春秋至也。正歲曰。一年分爲四時。時皆五十餘日。春。生。秋。之。生。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日刻。故春秋之生。春。秋分也。冬。之。生。晝夜長短極。極。訓爲至。故冬。夏。之。生。每冬。夏。至也。云。司曆之官者。謂太史也。周禮云。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是也。

聞於北堂。希舉曰。大秦之攻

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周禮司樂之職云。若樂六變。則大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若樂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有轉身向南。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大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

表

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右轉身向南。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大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

表

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案武王伐紂。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

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峽陵廟前。徒尋舜管。應劭風俗通曰。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

來獻其白玉瑱。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瑱。始平城下。空論周尺。晉書樂志曰。阮咸常心譏荀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

每公會樂。作咸謂之不調。勗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造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三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覺未竟其業。臣聞上制其禮。下

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黍量。絲數。命

漢書律歷志曰。度量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應劭曰。十黍為案。十案為銖。孟康曰。案音墨。燕反。師古曰。案音來。戈反。此字韻亦音墨。繼之繫律歷志又云。度量出於黃鐘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量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其以子殼相乘。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命合。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管。以子殼相乘。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命十。命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矣。案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管。一命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鍾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權衡。本起於律也。實以仰

稟聖規。詳參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緹綬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房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



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其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入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章懷太子注度字出河內晉書樂志楊泉記曰取弘農宜陽縣金門竹爲管河內葭管爲灰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

宜陽縣金門山出竹爲律管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尚書曰弘碧琬琰在西序般魯般倕共工見樞康琴賦注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漢書律歷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

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釋云度如字丈尺也量方尙反斗斛也賣器奉表以聞

### 進象經賦表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或云以孤虛衝破寓於局間非俗象基車馬之類也注詳第一卷象經賦

子山作賦進之故進表云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直以懸諸日月遂

獲瞻仰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雄答劉歆書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四轍

中繩全觀玉策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未飛玄鶴先聞金石之聲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又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

表

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露千仞雨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支遁天台山銘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天台山關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

置管而

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管子淵深不測沉玉極矣

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辭非寥寥學無雕刻

向秀思

發聲響亮馴烈揚子雲所謂驅蟲草如是也

遂敢陳述誠為厚顏

詩云顏之厚矣

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

列子曰童子東遊見二小兒辨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而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天

之渾蓋豈是書生所談

後漢書曰張衡為數術陽妙三歲歲之正有渾天儀著靈憲等圖論言甚詳明注云漢名臣矣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故其存者驗入狀多

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理今史官所用儀亭劉儀創其法世皆習天文志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太極儀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股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及者表也天圓如蓋地方如幕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中行而天牽之以西沒皆之氣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氣右去磨疾而氣遲故不再不隨磨以左迴乃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故極在人北是其說也極在天之中而人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充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輝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大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中則牛宿地上生統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

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按以四八之氣。多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漏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知合符也。云天之渾蓋者。渾天。蓋天。三家之學也。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周書宣帝紀云。大成元年。帝傳位於太子衍。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史內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

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方不足。紹承大位。降居弱水。

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矣。

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

漢書曰。高帝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三日。主無三王。皇帝雖子。

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筵迎門。部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受同契。以爲繼父體。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不得與夫天之兩日。日之再中。並耀聯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

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乎正。

伏惟天元皇帝。

周宣帝也。周書本紀。

云。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天元皇帝。帝又云。每對臣下。自稱爲大。

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器。

易繫辭曰。百姓與能。謙其下。又曰。鳴謙貞吉。

欲令百工相

和先開揖讓之風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

易乾卦文

言之辭也皇太子身貞萬國道照四門

周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虞書舜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四門四方之門也

夙膺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

關復子明辟異於遷虞事夏

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遷殷事夏謂禹受舜禪也言帝與太子乃是父子本當傳位既非周成之復還亦異虞夏之革命也

既損既益尚或二

天為離為火何妨兩日

論語云所損益可知也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說卦曰離為火為日言天元皇帝居天臺皇帝居正陽宮為二天兩日也

且平陽蒲阪賢臣則二

十五人

史記注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善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亮天功孔安國曰禹垂益伯夷

夔龍六人新命有讖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按書云二十二人此言二十五人其以二十二人之外加稷契皋陶三人為二十五人耶

顯頌高辛才子則一十六族

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璲散檉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河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李仲伯虎仲熊叔

豹李仲思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杜預云高陽顯頌之號高辛帝譽之號

與此計事何遠無成豈乎鼓之軒乎舞之

帝乃載歌擊乎鼓之軒乎舞之豈其良切自

當八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三星連曜

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論語考比載曰仲

尼曰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洛見五老人於河漢書天文志曰天驪而景星見孟康豈直雙龍再賜九雉重飛而已哉山

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  
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琴操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  
成王成文武之王道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援琴而歌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皇帝邈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  
宣帝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而  
遊於四海之外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焉  
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

落 莊子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開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  
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翳翳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搢

天下築特室帝白茅開居三月復往邀之間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  
子語以至道言宣帝棄其天下傳位有如唐堯之遊姑射黃帝之訪崆峒  
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觀維新之慶實倍萬

恆情

為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代杞國公亮作也周書列傳云堯字乾德  
襲杞烈公爵天和末拜宗師進位大將軍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覓震聳  
之涉  
反失

表

氣也。臣聞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堯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堯典曰歲二月東巡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

華日月。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璽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厥伯秩宗夔典樂能納言凡九官必須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

邦咸熙庶績。此皆尚書之辭臣幼無學植長闕裁成。左氏傳曰學猶植也周易曰裁成天地之道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三年始置鴻都

門學在鴻都門名也蔡邕傳曰舊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選議郎熹平四年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策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位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萬餘兩填塞街陌又云初帝好學自造皇

義篇五十五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請為尺牘及上書息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十人並侍制鴻都門下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漢書曰甘露二年單于入朝歸國漢道董忠等將騎將六千又發邊

鄙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窺渾縣西北憑天潢之派水附若木之分枝。言杞公堯姓宇文氏與帝同枝派也漢書天文志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淮南子曰若木在建

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東岳泰山也朝宿朝宿之邑也春秋有泰山之法蓋取有闌之上皆近泰山者也左氏傳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後漢

書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注云雲臺在南宮也說文曰闌門遮也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尊

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漢書曰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後漢書曰光武皇帝十一子光烈皇后生顯宗及

史平家下皆故云母弟并本傳云顯宗甚愛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蓋長史探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臣早領庭蔭曾未扶牆母氏慈訓哀矜苦勞甫及成人復垂

捐棄几筵如在忍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瑩域霜露中履時之感燕雀展

週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

南雅曰四時調和謂之玉燭禮記曰經金革疏云金革謂軍戎器械也

璿璣

齊正豈忘松檟之餘

尚書曰居城王衡具齊七政

況復一枝跨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涖蹄必傷千里之駕

言已不堪用也非子曰吾

有樹人謂之材其小枝爲曲而不中規類說洵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乎二博巷加九雞于其上曰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也定志意以券子置下加五雞子其上左右懼荀息氣其不伐曰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書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將向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皇帝欽明文

思光宅區宇禮楮四方無容奪臣之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太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

別選賢能之臣

太宗有詔宗師也元戎句驃驃騎皆書武帝紀云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或隔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得云糾合兄弟四賦棠棣之詩此類其本枝自世也今以尚將軍扶風王亮爲宗

師當施行告誥之於宗師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願覽青蒲之奏曲允微誠

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

表

三七九

曰以苟勛爲尚書令勛久在中書專掌機事及失之甚固固恨恨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

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一作請功臣襲封表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醑無聞有傷良相

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嗚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魯孟言孫

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魯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女叔齊胤嗣絕沒實貶賢臣

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天子

終之韋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

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絕非死王事不許承封

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嗣使

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

漢書蕭何爲請曰長安地曠上林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蠶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吾請苑乃

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月因王衛言乃救出何

不服僭榆之衣先除其國

漢書年表曰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僭榆入宮不敬免師古曰僭榆直裾禮衣也僭音昌占反榆音輸

伏惟皇



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樂記曰。鼓鼙之聲。謹以立勳。勳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為約事在世功。左傳宮辰曰。封建親

戚。以藩屏周。又衆仲曰。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漢書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砥。國以永存。愛及苗裔。於是申以丹青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臣聞

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史記正義曰。封謂益其上。及畫疆界。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

亡。貴存身後。春秋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

之繼祖繼嗣。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祢。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繼及謂父子繼。兄弟弟及也。與亡所謂興滅繼絕是也。言殷周以來。皆有襲封之事也。紹高密者

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封高密侯。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安昌侯。珍為夷安侯。少子鴻為小侯。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

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書曰。曹參。沛人也。封平陽侯。子富嗣。傳國至曾孫竇。竇子宗嗣。有罪。宥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幾于空嗣。建武中。先降河

至今公侯。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昭七年曰。鄭人相

表

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童。用物精多則靈。強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靈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驥。抑諺曰。穀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若敖之鬼其無餒

而。左傳宣四年曰。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天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臯澣之職。遂滅若敖氏。王思子文之治楚。幽顯對揚。神人咫尺。尙書曰。神人以和。左氏傳曰。天威不遠。顯咫尺。杜預云。八寸曰咫。

# 庾子山集卷之八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啓

### 謝滕王集序啓

周書云滕王道字爾固突文帝子也適製庾信集序作啓謝之

### 信啓伏覽制垂賜集序

始皇本紀皇命爲制此於玉稱制矣

###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

春秋合誠圖曰北極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

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孝經授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向北辰而拜

### 青鳥遙飛似送府城之壁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綈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

在崑崙虛北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辭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上有五層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

### 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

揚雄甘泉賦曰

翠玉樹之青蔥兮駉馬犀之麟編李善注云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 玄武闕前明珠六寸

北方玄武玄武闕前謂北闕也列仙傳曰朱仲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

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卽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於闕卽去

### 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燭照

言適之文章光芒燭照雖珠玉不能比也

### 有節有度卽是能

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

左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濟北先賢傳曰

戴宏字元宣剛縣人爲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德咸以爲仲尼君國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後漢書楊震傳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

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

上林賦曰櫻桃蒲陶郭璞注云蒲陶似燕薹可作酒也史記孟軻傳曰驪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靈臺之東

修竹

夾池始作睢陽之苑

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俗云平臺又名修竹苑

琉

塙泛酒鸚鵡承杯

張隱文士傳曰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杯使客賦之尼於座上立成鮑照淮南王詩云瑠璃作盤牙作盤南州異物志曰鸚鵡狀如覆杯頭似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名郭璞江賦云鸚鵡旋蟻又嶺表錄異

云鸚鵡旋雲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或以名裝爲酒杯奇而可玩亦有純金爲形者梁簡文上曰車東屢酌鸚鵡傾

鳳穴歌聲鸞林舞曲

山海經曰爰有歌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況復行雲逐雨

廻雪隨風

高唐賦云日爲朝雲暮爲行雨洛神賦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湖陽之尉旣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

言以荊州新野封趙本漢之南

陽也周書滕王傳云宣政元年伐陳詔謂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前出就國後漢書曰光武封湖陽郡中分財物不均衆志恨欲反攻詔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注云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袁宏後漢紀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道縣吾陵封發中子買爲春陵節侯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爲春陵侯封邑而與昆弟鍾鹿君及宗親俱徙乃按郡國志新野春陵湖陽俱屬南陽郡言遠後陳

若光武殺湖陽尉分財與人衆皆悅是既成爲喜之因也及封荊州某本乏材用無多作述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碑新野萬戶使出就國又若春陵孝侯請徙南陽是爲銷壘之地也

江陵百六幾從十墟滕王庾信集序云昔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何禮軍火一字無遺建鄴陽九謂武帝太清三年侯景之亂也江陵百六謂元帝承聖三年敗於魏軍也漢書地理志云易九

尼曰初八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八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漢衛宏古今奇字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爲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壩谷中溫處瓜實

使往視之空爲伏機諸生方相論議發機墮之以土皆終命戰國策顏觸曰先王之顛曾不如死士之舉也子山自謂太清江陵之亂已之

文集皆一文集皆一淮南子曰日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袁宏後漢紀光武詔曰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迫蒲柳方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云可以爲箭左

傳所謂帶澤之蒲疏云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以爲箭世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晉書曰阮籍時寒意獨篤不由得路車轍

所說輒慟是以精采矜亂頗同宋玉晉莫遵切矜亂迷惑也宋玉神女賦云日言辭蹇吃更甚揚雄漢書揚雄爲人簡

哭而反略微晒精采相授楚辭曰中昏亂兮迷惑韓詩外傳曰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劇一吟一咏其可知矣言已日昏口吃吟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漢書揚雄傳贊曰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非

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後漢書曰班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嘗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獨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啓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視

晉書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尚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

醬

按漢書羊續舉總袍以示之疑是用紙作絮補袍漢書曰揚雄作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瓿也雄笑而不應注曰瓿音部小罍也

聖慈憐愍遂垂存

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

君子謂滕王小人子山自謂也

荆玉抵鵠正恐輕用重寶

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

驪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鵠

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

後漢書曰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韓稜到書陳忠特以寶劍自手畧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里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淬刀劍特擊利古龍淵之劍

取於此矣孔叢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錯之劍用之切玉如泥厚則玉龍淵皆喻滕王之文也

匠石廻顧朽材變於雕梁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碧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

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則速朽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腐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孫陽一言奔蹏成於駿馬

孫陽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驪鐵論曰驥驘負驪車重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漢武帝詔云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匠石孫陽喻滕王也朽材

奔蹏子山

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

言己之文集藉王作序而重也西京賦曰所好生羽毛

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

之深莊子曰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名曰鯢有鳥焉其名曰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

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

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包咸論語注云七尺曰仞  
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

後漢書郡國志曰弘農郡宜陽有金門山出竹爲管而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蠶必周密布緹縹室中只木爲按

每節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覆灰抑其內端按律而  
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石壁輕雷尙藏久熱左氏傳曰閉禁而蒸又云火伏而發墊者畢正義曰十月始墊至十一月則遂

閉之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注云昆明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

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史記封禪書曰野雉夜鳴以一室祠命曰陳寶陳寶者魯曰陳倉縣

有寶夫人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來時天爲之殷殷雷也

鄧縣菊泉差能延壽郡國志曰南陽縣有醴侯山云盛弘之荆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懸差菊

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而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爲天司空王暢太傅袁陳爲南陽令縣井深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癱南陽恒汲引此水疾遂瘳此菊華每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資

處處傳植之按滕王本傳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適出就國荆州新野言南陽地也

伏遲至郡可期從梁有日至鄧喻滕王若魏太子陳思王已如吳實等也從梁喻滕王若漢梁孝王已如司馬相如枚乘等也

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左傳桓十年公會杞侯萬子盟於曲池

其辭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左傳十二年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

侯曰我周之下正也世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又按適以大象元年出就新野二年朝京其冬爲隋文帝所害是序當在新野時所作言來朝之日冀與王相接也滕適大周宗室如古滕侯故云並薛侯而來朝也

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鳳足疑作鴈足鴈爲之誤也漢書常惠勅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

在某澤中言作此謝啓從長  
安遠寄新野不盡所懷也 謹啓

答趙王啓

答趙王招也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

周書趙王招傳云建德三年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全韓謂宜陽故韓國城上地謂綏州

灑池置陣解鄧禹之圍

袁宏後漢紀曰建武三年拜馮

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與兵力破也上令諸將也灑池要其軍軍相連綏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立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軍軍走擊下數人歸營又收散卒擊壁會赤眉饑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軍走宜陽擊赤眉曰重還回營奮翼灑池之東陽收之桑榆是也

將王元說置曰按秦舊迹袁襄山河元請以一丸泥更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之利也

蜂旗朝上刁斗夜鳴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向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

日向紫紉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門其類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只刺作雄受一升晝炊飯食擊持行夜

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

言禮王鐘寶伐

齊行軍之盛也

况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

古詩有邯鄲故才人嫁爲鬪長婦趙王武臣事注見袁江南賦云昔趙王同符合契矣

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

氣

漢書曰漢軍絕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又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土地哀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又報趙王詩亦引其事彼云王鍾益州與夫人結豆陵同行及軍中卒婦此云爲雍州牧屬大軍東討鍾益將卒皆有妻婦也

都尉書



旗。即時春色。

都尉官名。漢書張宴注曰。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月令於春。月云。載青旗。是青爲春。色也。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護軍都尉。武帝四年。屬大司馬。此言趙王出師。載青旗。與春同色也。將軍大樹。已

復花開。

發漢書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雲氣浮壘。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

列

曰。蒲且子連雙。鷓鴣於青雲之上。

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仄陋。

漢書曰。霍光不學無術。易曰。天造草昧。書曰。明揚仄陋。

今者遂總憲司。預聞

刊鼎。

本傳云。信爲司憲中大夫。言已爲司憲中大夫。聞趙王勅功鐘鼎也。

獻歲刑書。既應懸法。

周禮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上春木

鐸。方須徇人。

論語孔注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云。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庭。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

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

周禮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朝士左嘉石。右肺石。鄭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舌端筆端。惟知

繁擁。

韓詩傳云。韓上舌端。文上筆端。

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霑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學。庚信體辭多輕露。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

衛恒四體書勢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號書。八

曰隸書王莽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經傳。六曰鳥書。文賦云。或含毫而顰然。善云。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爲毫。漢書音義章昭曰。翰筆也。四始六義。實動

性靈。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立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如答張璠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詩序又云。故詩有六義。鳥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

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

琉璃彤管。鵲顧鸞姻。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彤管亦管筆也。廣眉吾書品序曰。婉轉綠沉。猿驚雁落。波回噴鏡之鸞。橫顧離國之鵲。並以篆輪重復見重。昔時言趙王善書也。 婉轉綠沉。猿驚雁落。

梁簡文帝詩云。裝戈夏服前。駢馬綠沉舟。知綠沉言弓也。猿驚。楚奔山其事。雁落。魏與蘇事。言其善射也。又按綠沉。是其色也。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邈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柑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皆是綠沉色也。杜

甫詩云。苦臥綠沉鎗。揚巨源詩云。校獵綠沉鎗。亦謂鎗柄漆飾矣。云。婉轉綠沉。一驚雁落者。蓋以色名其弓者也。下風傾首。以日爲年。下風。子山自謂也。左氏傳。晉大夫曰。羣臣敢在下風。十七帖云。遲此期。以日爲歲。言已與趙

下風傾首。以日爲年。漢書地理志曰。隸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陽益州。又云。越屬郡。青蛉。馬同山。有金馬碧雞。又王褒傳云。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列仙傳云。赤岸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按扮爲郡屬益州碧雞。出越屬郡。亦益州之寶。言趙王出使益州。已欲從無由也。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

期卜日。遣騎致鄴。希垂枉道。柏梁詩。梁孝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魏文帝與梁朝歌令吳質書曰。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

謝趙王貨絲布等啓

按趙王所資許賜疑是蒼頭或是下客啓  
內楊池掘荷以下明是役奴遺客之詞也

鄭徽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

觀無勞白馬之望

論衡曰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謂顏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靈子曰白馬盧芻也

沈泉欲委佇見青鳧之飛周禮有泉府鄭曰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洞

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鵬化為三小童皆青綺文襦各操絲文大錢置帝前又下宮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青蚨大如蠶子取其

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

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楊池掘荷李園移樹既歎谷利彌思青林

王褒僮約云楊氏池中擔荷往來而聚吳志李衡遺客作宅種樹千株江表傳谷利拔蠶奴青林疑

亦奴名未詳

陳留下粟有媿深思

論衡云建武中陳留雨穀

檉陽雨金翻慚曲施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檉陽

靈臺久客從此敷炊

三輔漢錄曰第五顏

倫之小子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宅寄此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桑谷長寒於今更暖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

從雲夢之田不踰此樂

漢書相如子虛賦曰僕樂王之欲夸侯以車騎之衆而對以

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薺也在南郡華容縣

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地得二劍

啓

前淵謹啓  
太阿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

按趙王賚信下賚荀娘其款至如此

去冬凝閉。今春嚴勁。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數氣枯殺。深澤閉凝。

雪似瓊田。凌如

鹽浦。

瓊田。玉田也。十洲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凌冰也。周禮曰。凌人掌冰。冰注凌。冰。宋晉謝朗詠雪云。似散鹽空中。言去冬今春。天寒嚴閉。視積雪凝冰。自如瓊田鹽浦也。

張超之壁。未足鄆風。

未詳。後漢書文

苑傳曰。張超。字文並。河間鄆人也。有文才。又善草書。疑即其人。或其家貧。不足鄆風耶。

袁安之門。無人開雪。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

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避。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

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

晉朝雜記。落下少炭。羊琇持小炭。曆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

遠降卑慈。

曲垂矜賑。

言當此嚴寒之候。蒙道王賚絲布也。

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

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三輔黃圖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言所賚之多也。

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敗

疑作

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

郡國志。新市屬江夏。平陵屬右扶風。江夏梁之鄂州。子山故國也。後周都長安。京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言已本羈旅。得此絲布。忽

疑新市販綵。向來在此。平陵。疑開海島。裁衣者將寄遠也。

妾遇新縑。自然心伏。

古詩云。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門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且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妾聞裂帛。方

當含笑。史記曰：周幽王。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君前原非窮鳥。

莊子云：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哉。

列上傳曰：魏公子無忌方入，有鵝飛入案下，見鵝在屋，令縱鵝，鵝遂而殺之。公子為不食，曰：鵝避患歸無忌，竟為鵝所得。仰蒙經吾負之，鄰國捕鵝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一鵝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著窮鳥賦。濟伏荷深慈，謹啓。

又謝趙王寶息絲布啓。本傳云：子立嗣，荷娘。廣立小字耶荷，一作荷。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左傳：南冠而縶。又云：羈旅之臣，幸若獲宥。稚子勝衣，還蒙拜

謁。史記曰：楚懷王。下：穰子子商。商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陸調鄴中記曰：鄴有大登高小登高錦，有大光明，有小光明錦。扶風采文之機，仙園獨繭。子虛賦云：曳獨繭之輪權。青

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也。春服既成，童子得零沂之舞。出論語。況復棲鳥挾子，同知桂樹之恩。

古樂府云：烏生八九，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後漢書曰：善恭為中牟令，察不入中牟，袁安使肥親往廉之，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捕之兒，言雉方雛，親以豎子有仁心。根

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啓

謝趙王賈白羅袍袴啓

趙王所賈白羅袍袴皆冬時具也。暨啓內便知。

某啓。垂賈白羅袍袴一具。按下文袍袴似著綿者。爾雅。袍。繡也。左傳。重繡衣裘。程據上表。空論雉頭。晉成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領詔於殿前焚之。王恭入

雪。虛稱鶴氅。晉書曰。王恭字孝伯。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呼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未有懸機巧。縷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恆

飛。花雖寒而不落。謂羅上織成花鳳文也。披千金之暫暖。乘百結之長寒。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王隱晉書曰。華威於市。碎縹輒以爲衣。號曰百結衣。永無黃

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莫越春秋云。越王自吳遠國。勞身苦心。懸膽於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紗之布。以獻之。吳王乃增越之封。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何詩。漢武

帝內傳曰。王母侍女年可十六七。明青綾之祥。對天山之積雪。尙得開襟。史記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焉之昔下馬焉去蒲類

海百里之內。後漢明帝紀注云。天山。即祁連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列子曰。鈞天廣樂。此云廣樂。疑作廣莫。淮南子曰。北方廣莫風。江賦云。長風隨以增扇。廣莫離而氣整。白龜

報主。終自無期。幽明錄曰。晉成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郿城。有一軍人。名武昌。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郿城遭石兵。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善人。被甲入水中。覺如踏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

顯而去。亦見黃雀謝恩。竟知何日。吳均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傷斃甚多。寶懷之以歸。至巾箱中。啖以黃

搜神後記。

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名位日隆。子震震生。乘乘生彪。四世名公。

### 謝滕王賚巾啓

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交州記。康頭山鹿額上戴科藤。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

縷仍縫。盤龍謂剪刀之上。刻爲盤龍。用以裁剪也。長命謂巾縫以長命之縷也。三輔黃圖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翠羽懸推。芙

蓉高讓。廣州志云。交趾蒼梧。以翡翠爲幘。神仙服食經云。漢武帝開宮未央殿。有人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遊斯隱士。足笑鼓皮。鼓疑鼓。後漢周黨傳云。入彼春林。穀皮緇頭。注。穀樹皮也。

方誇筭籜。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服虔曰。籜。竹皮也。師古曰。竹皮。籜皮。謂筭上所解之籜也。今人亦往往爲筭皮也。古之遺制也。某蓬鬢鬆颯。衰容者朽。三秋不沐。實荷

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莊子曰。曾子居衛。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謹啓。

###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

啓

晉書曰：帝京常宿靈臺之中，吹塵視甌。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顏字子陵，為邵功曹，位至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後漢書范丹傳，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對妻狠

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

而舞，玄鶴欲來。玄鶴，注見齊王進著鳥表及進象經賦表。舞節而歌，行雲幾斷。博物志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

風。漢書師古注曰：楫，所以刺船也。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博物志云：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說說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於雲，雲行

疾，下雖有微風不能上，上風來則反矣。淮南子曰：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齊麥亭歷枯，又云：齊冬生，中夏死，麥秋生，夏死，高誘曰：養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土王而死，按

齊麥枯於仲夏，況復全抽素繭，雪板疑傾。言其白也。併落青鳧，銀山或動。啓謝絲等常有錢矣，青鳧注見上篇。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

盡之命。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義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問閻智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

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見父與數人博石上，勸

度世令還山，古樂府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幡，來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言恩德甚重，雖巨

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鬚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言恩德甚重，雖巨





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然而農夫先嘗其粒恨值所帶無他妙飾者實殊豈尙可納也積辭旨妙巧類皆如是

趙王國租偏資裴楷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梁趙王國之近嗎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入

或說之楷曰損有餘賈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

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下面乃漢書西域傳曰其錢獨文爲人面蓋爲騎面又云以銀爲錢

獨爲上面蓋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錢草昭曰幕錢背也苟悅曰幕音慢無文面也

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

通犀通天犀也一名駝雜犀抱犇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繩者以盛米蓋草雜中雜欲往承去至輒驚走故南

人名爲駝雜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曰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後漢郡國志云邪龍雲南屬永昌郡

北郭騷之長貧其所甘饑

說苑曰北郭騷師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

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自之吾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頭以自晏子遂逕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

喪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死自已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

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斃天子曰若是其喪不如速寶之

爲愈也鄭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寶來朝於君按左傳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北郭喻有母南宮喻父眉吾已卒也言已受賜但知北郭之乞非望南宮之重寶也

花開四照惟見其榮

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異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龜戴三山深知其重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禺強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龜巨龜也

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

神仙傳曰沈羲者吳都人學道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窳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

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彘曰君是沈羲否彘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遺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來下迎之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禮記曰玉立七祀曰司命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文昌六星有司中司命存秋助期曰司命神名爲靈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鬚履履通於命運制度

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神仙傳曰士燮嘗病危已三日仙人奉以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搗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道路或似識恩晉元帝紀曰半日就赴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後官人也蕩陰之敗帝

想禍出奔成都王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費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史記曰孟嘗君爲秦所囚有能爲狗盜者入宮

取所獻狐白裘賂幸姬得出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謹啓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鳴雞而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謝趙王哲來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稜既集西周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下屋爲赤鳥以穀黃雀隨車還飛東

市神仙傳曰成武丁聞羣雀鳴而笑曰市東車翻糶米羣雀相呼往食道視之信然國策曰黃雀俯啄百粒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情況勝之書云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取

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櫛注臨禮云圖

啓

曰斂方曰箭淮南子曰萬沐浴霖雨櫛扶風高誘曰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梳挽也

在朔方衛青所云輪臺舊塞是也晉書曰郡鑿澗難於魯國澤中掘野鼠蟄糞以食之 仰費國租遂開糜餼 世說曰梁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郵中表之符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表曰

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發漢書曰范冉結草堂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 賦云守

丹竈而不顧銑曰丹竈鍊丹竈也韓子曰下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按荆臺楚寶王雲夢之臺亦楚地也淮南子曰譬若錘山之玉炊以燼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 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 漢書曰東方朔待詔公車

本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有頃上過朱儒皆號頓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不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

長九尺餘亦不一囊粟錢三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從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因使待詔金馬門 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資 史記西門豹爲鄆令發民鑿十二渠灌田皆溉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 山海經曰珠鼈之魚其狀如鼈而有目六足有珠郭云鼈音鼈呂氏春秋曰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有碧高誘曰醴水在蒼梧瓊瓊之山其魚六足

有味如蛟皮也 文鯨夜觸翼似青鱗 山海經曰秦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鯨魚狀如鯨魚之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亦曠常行四海遊於東海以魚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有見則天下大穰吳都賦云文



長驅金埒。世說曰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郭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號曰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

臄。

朝野僉載云按後一臄更猪肉是猪稱臄

白腹。

疑作頭見珍度遼東之水。

後漢書朱浮書彭寵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腹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

自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也。

亦欄爲重對襄陽之城。

水經注曰河水又東經豬蘭橋橋本名狹蘭橋橋之左右豐高狹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爲名矣

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

漢書曰卜

式以田畜爲事入山牧羊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願輸家財牛助邊上不報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無以盡贖式復持錢二十萬以給召拜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屣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上奇其言歷位至御史大夫按卜式乃牧羊非牧豕也疑是梁鴻養於上林誤文也後漢書曰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尚介節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奉教垂資紫駟馬并銀釘乘具紫紉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廻茲翠蓋事重

劉基之恩吳志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大異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繖以蓋自覆又命覆其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與任

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從攻下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後漢書賈琮為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北部丹帷更須高捲

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後漢書曰郭伋治并州反重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塞去其帷童兒皆騎竹馬來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陽泉養性賦云况性命之列仙傳曰巨鼈負蓬幾微如鴻毛之漂輕玄中記曰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勝也萊山而抃滄海之中

玄中記曰洛神賦曰翩若驚鴻李陵贈蘇慧巨龜也武詩曰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況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趙王賈雄啓洛神賦曰翩若驚鴻李陵贈蘇武詩曰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夏翟秋飛江帶春潤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曰夏翟翟雉名左氏傳曰五雉為五正杜注曰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伊洛之南曰翟雉釋鳥云鷩山雞樂光曰其羽可持而舞毛詩曰右手執翟

謝趙王賈雄啓

夏翟秋飛江帶春潤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曰夏翟翟雉名左氏傳曰五雉為五正杜注曰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伊洛之南曰翟雉釋鳥云鷩山雞樂光曰其羽可持而舞毛詩曰右手執翟

啓

郭璞云長尾者鸞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鸞。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東觀漢紀曰魯恭爲中牟令。鰥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樣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鸞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賈大夫之妻。已應舍笑。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阜。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仰費中廚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曹子建詩云。中廚辦豐膳。

書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北齊書曰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愨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顏氏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按此知愨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之詞。何遜賦詩。有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能揮翰。而夫妻致詞。情多代作。此亦感其燕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葛嬰無去者也。愨本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卽是存據。此書摹離之狀。寫永訣之情。始恨吞悲。無所投訴。

始亦江南賦中臨

江愁思之類也。

昔仙人道引尙刻三秋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教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



二人者賞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八月且復來。作詩云。出嘗豫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三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言木爲君作。情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明。當還求君。闕香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冤白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爭爲消冤。按上黃侯。是夫妻離別之辭。言桂闕香下嫁張碩。以八月且至。是仙人導引尙刻三秋之期也。 **神女將梳**。疑作 **猶期九日**。千寶抄神記曰。魏濟北從中夜獨坐。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夢三四夕。一旦顯然來。盡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巾上有寶梳。青白瑠璃五具。欲啗奇異。饌其醴酒。與超共飲。遂爲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屋閣空。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觀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未來。已露。不復與君遊。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且分別。豈不痛恨。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迅。去後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瓊。驅馳而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言智瓊之踪跡。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期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且十五日。此云九月九日。特舉其大略也。 **未有龍飛劍匣**。

**鶴別琴臺**。律章記曰。雷憐子爽。爲建安從事。經淺灘。劍忽於腰中躍出。入水乃變爲龍。見二龍相隨而逝。馬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城得劍之後。孔璋先各持其一。亦似別離時也。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行爲改娶。牧子授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別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鶴。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亦相如舊宅。今柳安寺南有琴臺。從飛鶴別喻夫婦遠離也。 **莫不銜怨**。

**面心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鳴三聲。淚沾裳。已上言閉香下嫁之日。尙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之後。猶有九日可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之悲淚也。 **人非新市。何處尋家**。

別異邯鄲那應知路。

後漢書邯鄲國志曰江夏郡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年使將羊戎攻楚取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道也張宴曰慎夫人

邯鄲人也言不能相見也。

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

范泰鸞鳥詩序曰昔嫺賓王得鸞鳥懸鏡以照之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

分杯帳裏。

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

儀禮昏禮云四爵合盞鄭注云盞破瓠也四爵兩盞凡六爲夫婦各三爵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嫁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婦詩

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後李商隱詩有代董才却扇成昏之夕遂以却扇爲名有却扇詩崔誠詩言昔成昏之時可是思憶也。

當學海神逐湖風而來往。

神異經曰四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頭上童子

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淮南子曰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按海神織女二語似上黃世子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 庾子山集卷之九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連珠

### 擬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興義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於胸臆。

臆。

揚雄曰。風發臆拂。師古曰。臆。迴風也。

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

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鯨鯢。鯢。長者數千里。汲冢周書曰。無虎傳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

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勇神謀。行次鬩斗。坑王。虜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敕莫敢爭鋒。齊王於彤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

也始

蓋聞蕭曹贊務，維略所資。

漢書曰：蕭何曹參爲相國，以喻南康卽位之時，武帝進位相國也。

魯衛前驅，威風所假。

左氏傳曰：太叔之子，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以喻

帝與齊俱姓蕭氏，同承淮陰合楚之後，爲兄弟也。

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

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

杜元凱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及濟水，吳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稱王公，爭長於諸侯也。

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

爲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矣。此章喻梁帝贊疑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中分之業，江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寒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唾血轅門。

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唾血京師。索隱曰：漢書吐作唾。音玷。丁蹠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獻事。亦雅曰：喋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

窺伺，必千里命將，盟師以備非常也。

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

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桓譚論曰：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王妙蹠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

好貌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取欲道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請。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嫉之性。必相惡而事去之。此諷簡而愛。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雖困不懼也。劉子駿曰。昔晉乃立稱善焉。盟于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爲是不當納也。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非也。景屬高歡。高歡以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數飲血。得其駕馭之方。乃乃這次納降。無區畫。既無陣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保平城之圍困卒成。旬日之叛徒。滋盛釀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祭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於釐津。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

干木爲臣。天下無西河之戰。史記曰。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此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

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爲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廉頗爲將。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歲餘

薊城去矣。空用荆軻。

史記曰：秦兵臨易水，橋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發劍擊之，王負傷，拔劍擊之，王負傷，拔劍擊之，王負傷，拔劍擊之。

遼東寄燕王

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蜀本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益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后，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

無灰物散，致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廓中并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

盧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淮南子曰：女媧聚盧灰以

止淫水。高誘曰：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地平出水爲淫水。漢書：漢漁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賦曰：宣房塞兮萬端。此是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此章喻雒陽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

邯鄲蘇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袁江南賦云：艘真不能救馳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卽此意也。

蓋聞穴蟻銜泉，未知遠慮。

易林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

玄禽巢幕，何能支久。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

鳥，高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

是以大廈旣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西京賦曰：大廈耽耽，薛綜曰：屋之四下者爲廈。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涸。此

章喻雒陽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爲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廈之旣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唇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徂詐相傾。

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估估，冠何當。索隱注曰：喋音謀，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爲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具於市井。

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列子林類曰：吾父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城東橋高曰：接接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史記

仲尼弟子傳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史記索隱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山東地形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

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爲橫，南北爲從也。此章喻諸王援兵之日，讓諸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屏害，張纒有起兵聚衆之說，遂爾關牆，將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昔處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史記曰：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而君增之，何也。謂曰：孫臏見弱，吾令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從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中，慕容寶軍秦合魏縱擊之，燕軍敗走，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滎谷，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慟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

十日疾，篤，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才至井陘，日逐我，若拔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破，趙突遂亂遁走，於是漢軍夾擊，破趙斬成安君，擒趙王歇。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史記曰：秦與趙相拒，長平，趙括爲

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十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所虜亡凡四十五萬。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將秦將自起，縱奇兵，猝敗走而絕其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曰：武

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王封箕子

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鴻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分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是以建章低

昂不得音。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假音。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庶為千門萬戶。王粲七哀詩曰：南登

師。三輔黃圖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復中興之道銷也。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二年無補

中興之業，此手山所以傷國宮都望之慨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穆王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後。魏志曰：建安二十

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荆棘祭天，昔日長洲之苑。雍門周曰：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莫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此章喻克復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山川遂隔。太清權亂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表橫，人獸

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路莫有子遺。戶口人民，自遺一二，而故宮於焉禾黍矣。

蓋聞天方薦瘡，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傳云：薦，重瘡病弘，大也。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樂記曰：禘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說劍。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冀逆虜常恐

祖生先吾著鞭，方言曰：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愍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并冀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使要琨，欲與同獎。王宰琨由

載英揚之問謂之戈。



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碑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四郡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合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屢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匹碑奔其兄喪。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爲末波所獲。因共結盟。而襲匹碑。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四應。而爲匹碑邀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碑。匹碑以羣書示琨。意亦不疑。公是以自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宰。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碑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識。爲匹碑所信。謂匹碑曰。吾青尼耳。所以能服管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以起吾族。盡交匹碑。遂留琨。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襲匹碑。而韓據女爲匹碑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碑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碑殺琨。匹碑遂殺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江陵。僧辯勸進。僉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爲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爲段匹碑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帝無匹碑之患。而蹈處仲之迹。遂致易梁爲陳。王公之不免也。惜哉。

蕭遜之慷慨。裁能渡河。

晉書曰。祖道字士稚。范陽道人也。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京師大亂。遜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遜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徒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遜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然。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詔進遜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此章喻建業陽九江陵。自六王僧辯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誓。陳霸先懷觀魏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

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陽城。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

惟桐惟葛。無樹無封。

左傳哀二年云。趙簡

子警曰。若其有罪。絞纆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桐棺三寸。禮記。夫子制於申都。四寸之棺。五寸之傳。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劉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雜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副。墨子尙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

葛藟爲緘。服虔曰：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蘇，或之中野，不封不樹，以喻元帝葬用靶席茅裏尸也。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搜神記曰：隋

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高珠與報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入其警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絨榔。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魏志曰：建安十五年

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綵帳，朝晡上脯蔬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回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西陵墓田。謝朓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

葬，且江陵之敗，遭高陽之詰辱，命外葬以行刑。囊之上，割其桐棺一乘之車，殉同鮮犛，嗚呼。生爲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假，陣氣雲鋪。水經注曰：泃左有却月城，亦曰假月。轟載監軍築故曲陸縣，後乃沙羨縣。

治也。昔魏將軍祖所守，道童襲詐統政而竊之，稱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晉武陵王紀師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拒之，立七勝之城，鎮江斷險也。非綠林之散卒，卽驪山

之叛徒。後漢書劉玄傳曰：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漢書英布傳，布反，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言爲亡不如後漢書：約謝答仁等，本侯景之黨也。袁江南賦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禁軍梁漢萬乘巴

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徵禁兵以配之。又爲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是也。此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開牆

之隙，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蜀亡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驍叛徒而抗骨月，王琳以藉盛師徒，而遷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宣陽，是以魏帥卒至，僂首餘顛，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

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乳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戰國策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章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皆入關

故遼東穿婦之悲代郡霜妻之哭

遼東穿婦未詳疑謂蔡文姬沒于南匈奴爲遼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所人探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賄陰令宰各以料擊殺代

王及從官遂因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

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

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

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塌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

竹盡斑此章喻江陵之陷既無所歸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別離如杜陵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爲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

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等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以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衆矣其

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擊王離

陰謀累葉必以凶終

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言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成願身續封陳氏然

終不得

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

史記曰李陵拜騎都尉大漢二年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塞延可十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單于

以女妻陵而貴之漢開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晉書曰陸機爲長沙王又敗於河橋孟玖請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將孫嘏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殺機穎督軍成都王表

理機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千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此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臣敗績王褒俘虜似關山之箭盡杜畿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 燐火宵飛 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靈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頤頓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魂抱一能無離平鋪會曰載辭也經譚為於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

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魂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張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沉不定也此云營魂即營魄也言心府間魂魄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營火一名燐亦名宵飛

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 晏子春秋缺公斃于梧丘夜夢有五丈夫稱無罪晏子曰先君靈公斃五丈夫駭謀斫其頭葬之曰五丈夫丘後漢書嚴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延壽除廊令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

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純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徼 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者也明日問遊徼詰問其罪即收擊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有冤魂 射聲校尉漢武帝置光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也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悉葬其冢者設祭以

祀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之 廣漢 集作 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中寵使案行苦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家文 莫非

云射聲重仁廣漢流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字轉為漢漢復誤為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附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秀才文云棘林多夜哭之鬼也 此章喻戰爭之後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傷魂遊於新市意同

蓋聞江黃戎馬之微，鄢郢風飈之格。

江黃鄢郢皆楚地也。江黃春秋時嬴姓國名。左傳：江黃道柏，皆弦嫺也。後爲楚所滅。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城故鄢，又鄢楚別邑。故鄢文

選凡森字，五臣本皆作輓疾風也。

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

言江黃鄢郢之間遭亂離也。

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

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

及乾谿之弊，蔡公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同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

幼子餓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爲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此章喻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袁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廻風之雪。

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道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

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綠珠，石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妾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帳裏悲

歌，而虞姬永別。

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

難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云：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擄，今時離怨，平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之聞歌後帳矣。

蓋聞樹彼司牧，旣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

一而不沉。

左傳郭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子貢曰馬奔車覆此章喻梁之興亡皆由武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

陵借號蜀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復敗藩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遺一州敬帝南遷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沉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

左傳哀十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嘜也而況大國乎杜預曰標擊也

是以楚塹既填遊

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楚塹謂江陵也吳宮謂建鄴也遊魚歸燕信自謂也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此章喻大梁之亡如衰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鄴凋殘悲

吳宮之已火已  
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

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士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爲之稱號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一有司矣捕前黨百餘人皆死獄中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

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

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誑豈非天哉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臯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楚辭曰神龍失

水而陸居兮爲蛟蟻之所裁王以曰蝶蝶也蟻蚍蜉也莊子庖桑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臯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束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長饑之候神龍失水之時也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淮南子曰：感喻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曰：船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以紅間綠不能無弦而射。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矐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是以樊籠之鶴，寧有六翻之期，骯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

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拜年，千里馬至者二。此章喻已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讎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骯髒之馬，已曾葬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傳曰：非我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

氣。袁宏後漢紀：耿恭曰：聞武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惠連雪賦曰：寒風積愁雲繁。此章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想，而見異類舉自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墮涕。括地志云：趙王遷秦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

也。離家折里，悽恨撫膺。列子曰：撫膺面恨膺胸也。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濟然出涕。呂氏春秋曰：吳起去西河，王錯語之，魏武侯數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

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軍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

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荆軻，西刺秦王，為秦所殺。此章喻已

家木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遷白羽，趙廢房陵，鄉關之思，彌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荆軻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旨哉，有

哉。旨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

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晚也。夫天

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是以平

生故人。灌夫不去。

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引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

門下賓客。任安

獨存。

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油幕底，遂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關廉

公之節，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齒，雖復羣公款至，才子爭交，而平生之灌夫幾人，門下之任安安在矣。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

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書曹參傳曰：廢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

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卑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

之客。臨淄羈旅之臣。

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二子敗，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燹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當謂晉也。思歸之客，疑即鍾儀事。



注見長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輔薛曰羈旅之臣敢聲高位以速官誘杜曰羈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尙父所封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

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此章喻已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垂王褒不道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流異記曰黃金山有楮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

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此章喻已哀傷張華云交讓樹也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披鞍之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

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耿恭之悲疎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

兵據之匈奴攻恭會顯宗廟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噎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饑困資疎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

班超之念酒泉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

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

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史記曰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

不歸。此章喻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疎勒不還，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非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鵠百結，知命不憂。

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鵠。人曰：子胡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書曰：帝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鵠，鳥也。釋鳥云：鵠，鵠其雄鵠也。

席李逵曰：別解雌，異方之言。鵠一名鶴。郭璞曰：鵠，鵠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知命者不憂貧也。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

後漢書注曰：第五叔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是以素王之業，乃

東門之貧民。

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齊，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於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

其肩類子產，白腰以下不及高。三才繫繫者喪家之狗。

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素隱曰：西山，即首陽山。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要。時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重名孤竹，而子山已餐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

論衡曰：胸內無學，猶手無錢。

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

陽羨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甚嘗之田。曝多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斐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  
中牟之留越。徒勞不眠。呂氏春秋

曰。帝惑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留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也。此章喻已文籍滿腹。不直一錢。故云高風無故。棄麥密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語五步之內。芬芳可錄。說苑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蘭。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志曰。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之珠。顧徵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

池之曲。龍門死樹。樹也。注見上。咸池。黃帝樂名。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在。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爲梁也。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

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譏說。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卽毀九層臺。

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

舉千鈞。又況一斤。高誘曰。千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尚書君牙

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子曰夫龍之爲物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攫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攫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此章喻已多危險也百尺加九基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茲虎尾將必咥人傷彼龍鱗終遭其怒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必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

惡鮑曰即反

白羽素絲隨其所染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卽

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

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衛也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

子虛賦曰榑櫟豫章郭璞曰豫章大木也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乃可知也正芳蘭九畹淪於義曰按溫舌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梓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梓乃可分別

幽谷

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琴操曰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爲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

是以欲求其眞晉陽有自埋之高

春杜後語

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章安子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拔蒿

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箛焉漢書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

吳亭此章喻已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豫章豈曰凡材芝蘭實爲香草求其眞實則拔蒿自理賞彼虛聲則竹箛將盡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

淮南齊俗訓曰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鏡

干將補履尤可傷嗟

劉向說苑曰干將鑄劍拂鐘不鏘試物不知揭刃離金斬羽契鑽斧此至利也

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錘。楚辭曰：秉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劍也。利劍宜以爲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割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爲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蒸食，干將所以示威，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

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爲武騎。

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

沙。

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卿相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度湘

水爲賦以弔屈原。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也。位望雖高，時有長岑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沮羅之心，用明鏡以蒸食，取干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爲武騎之官，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傳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

見莊子。

暴虎馮河。

見論語。

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凌波。

抱樸子曰：

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軒轅有沉羽之流。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乘空禦險，或則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

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章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晉江。

風神自勇，無待翹關。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

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蓂弘，勇過於孟賁，足據郊菟，力招滅關，能亦多矣。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李善注引列子云：招與翹同。

是以曹劌登壇，汝陽之田遽反。

左傳作鄆，史記作沫。史記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

莊公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

歸養之侵地。既許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杜預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請指示。王授璧，因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此章喻已使魏之役，不能奮積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庾子山無擊璧睨柱之勇，早辱秦庭，既意氣之可干，傷風神之遂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微，曹柯之盟，豈可庶幾相如奉璧不能復反矣。

蓋聞卷施不死，誰必有心。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甘蕉自長，故知無節。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珠大者一圍，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

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每華一圍，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蕉。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異草木，有甘蕉本。

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繡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禹貢：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郭璞《山海經》注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鷓鼠，名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馮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有鳥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此章喻已在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巴蕉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頷，穴雖巢窟，終非鳳皇所居也。

則天下安寧。此章喻已在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巴蕉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頷，穴雖巢窟，終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唾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凌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厚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是北邙爲晉陵，言魏君晉盛，魏君不能削北邙之高。

猶梁衰陳盛也。

穀洛之關，周王不能改。

周語曰：穀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喻梁朝之衰也。

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乃率子孫叩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

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墮東海，一名鳥市，一名冤禽。此章喻陳梁衰，霸先方起，似晉帝北邙之高，梁朝將亡，擬周王穀洛之關，方之與也，豈可移山如彼冤禽，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飲，左傳曰：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慶舍政，梁高帥之，崔氏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攻，奔吳子之宋，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上，魯昭公爲楚，張王所殺，玉杯，富而嗜酒也。

子思銀佩，美虞公之垂棘。

桓寬戰，戰而晉富，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僖二年云：晉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五年，晉滅虢，師還，館于塗，遂襲虞，滅之。此章喻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

遂窮亡家，虞公以賄先書，因之失國，今已自入魏，以少穆位，雖高恥辱，爛甚，願爲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

漢書曰：嚴延年，字次舛，東海下邳人也，爲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

年臘到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二千石。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棄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華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歸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其舅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亦見續列女傳。羊

舌之族。先知滅門。

春秋時晉公族有羊舌氏。左傳閔二年云。晉伐皐落氏。羊舌大夫爲尉。正黃曰。羊舌氏也。僞爲大夫。此人。生

埋之後。盜羊事於辭。連李氏。李氏擲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悔誠。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羊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按左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敵族也。國多大龍。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鑿于壁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石之敗。傳又云。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國由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猶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黜黑名曰玄妻。后變樂正取之。玄伯封實有赤心。貪昧無讜。忿類無明。謂之封豕。有窮后琴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謝諸姑曰。長叔嬖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爲肩而牛腹。脊擊可益。是不可厭也。必以貽死。遂弗視。羊舌之母。益警三言而三當焉。列女傳稱羊叔子之舅叔向。叔魚之母爲羊叔姬。盜羊之事。藉叔姬之言。理而不食。爲防害。董疑矣。滕王序云。白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由有母嚴。嚴叔姬。自喻其母之賢明也。此章喻庚氏世德。及已而衰。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爲枝敗。而根傷。嚴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汚吾世矣。負阿母矣。見子由蒸蒸色養之善焉。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

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齒，齒牙吐唇吻。左傳：子革曰：摩礪以須，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

臨風扇扇。

漢書西域傳曰：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釋法顯遊天竺記。

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慈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無一全也。

向影吹沙。

千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蠅，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男

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蠅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蠅，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角弩以氣爲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煞人。又沙虱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以火炙燻遍身，則此蟲墮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蠶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志曰：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鸚鵡灘潮人，影亦隨所處生瘡。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爾雅曰：豺狗足郭璞云：腳似狗也。吁可畏也。鬼有一車。周易曰：載鬼一車。此章喻入魏之後，歷

經驗阻見宇文楊氏諸君，易姓而興，晉護膝道之屬，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豺，子由雖家於至，然羈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爲琴瑟，仁義爲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

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太

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爲利，無心以爲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上，細萬物而獨往，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

言已羈旅長安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樓，翰曰：四關謂長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為

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以關中之地。曾為三秦。故云三關。地理論曰：秦築長城，楚辭曰：羈旅而無友生。王粲曰：遠客寄旅，孤單特也。

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

史記曰：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

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徐廣曰：橫音儀，一音我。駟案歷訪曰：儀正也。孟康曰：委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索。隱曰：鄂誕本作檣船。

雁抱書，定無家可寄。

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白陳道。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

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此章喻已思歸難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葬國已亡，江陵絕無歸路。陳武帝有憐，既首建業，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蘊，空存檣檝，石頭無非墓迹。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歎言下寒，難憐而不過乎。然終甘於澤之險，律也。

# 庾子山集卷之十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讚

## 黃帝見廣成子讚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崑崙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頓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黃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

抱樸子曰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勅召萬神又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景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司馬

相如鳥有賦曰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東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 龍湖鼎沒丹竈珠流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魏地土

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鄒祀志曰少君言上祀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適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者黃帝是也

## 疎雲卽雨落木先秋

莊子廣成子曰

白而滔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 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卽莊子云黃帝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是也

讚

堯登壇受圖讚

尙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禮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登壇吐甲圖。宋均曰。禮側也。論語考比。載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濟見五老入於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老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老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於昴。

登壇洛納。沉玉河涓。

許慎曰。水涯曰涓。釋名曰。涓。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尙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言帝堯築壇洛水之涯。臨河沉玉也。丹圖馭馬。綠甲乘龜。 鄭康成以爲河

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卽八卦是也。榮光上幕。休氣連帷。 尙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

曰。休。美也。四塞。 堯典曰。欽明。 文思安安。 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文思安也。 焮燿四方也。

舜舞千戚讚

尙書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乃誕數文德。舞千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 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周禮。凡樂有一變至九變。虞書曰。于擊石搏石。百獸率舞。又曰。翕韶九成。鳳凰來儀。 先齊七政。更服三危。 虞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

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書又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曰三危西裔括  
地志云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墩煌縣東南三十里  
朱干獨舞玉戚容塵尚書正義曰釋言云干柞也  
孫炎曰干橫自蔽扞也以備

爲人扞通以干爲備名故干爲備郭璞曰舞持以自蔽翳故  
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也  
南風一曲恭己無爲禮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恭己無爲見論語

### 禹渡江讚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  
力以養人牛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命利害之經也

###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

禹貢曰三江初入史記索隱注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  
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故下文東爲中江又東爲北江孔安國曰有北有東南可知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吳江  
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史記曰惟禹之功爲大披九山按山之深處爲谷故詩云高岸爲谷是九山得稱九谷矣  
風飛鷁

涌水起龍驚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  
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樂天知命無待髮生

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即禹  
所謂受命於天生性死命之說也

危舟遂靜

亂楫還平漢書師古曰楫  
所以刺船也

### 湯解祝網讚

讚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孰爲此者湯啟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祝者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而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

連珠兩起合玉雙沉殺爲祥樹桑成樂林史記殷本紀云太戊立帝有祥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四帝脩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

中宗尙書孔安國傳曰祲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謂左氏傳曰宋公卒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濩別名也

乎用心

文王見呂尙讚

史記曰呂尙與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言歸養老

語出孟子

垂釣西川

西川渭水

岸止礮石溪惟小船

酈元水經注曰礮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卽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幽蓬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

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

風雲未感。意氣怡然。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未遇文王之時。鈞此磻溪。其意氣怡然樂也。

有此

相望於茲幾年。

望謂太公望也。

### 武丁迎傅說讚

史記曰。帝武丁卽位。思復殷而未能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鑿求之野。得傅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

虞田路斷。辭澗泉飛。躬勞版築。有弊草衣。賢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宵靡之衣裳。之而

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再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懼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鑿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巖之間。傅騰之野。名說。以其得說。傅巖謂之傅說。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言虞虢之界也。

###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讚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授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王誦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堂文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遂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命大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養駘能業其官實汾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姁參黃實守其祀令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秦駘汾神也是晉之建國居河之汾也天書堂文謂參爲晉星也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爲漢王後平羽立爲天子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

豐民以實之酒酣自舞先歌大風故號新豐

漢武帝聚書讚



後漢書程璜上言曰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注云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遠與禮舉遠謂搜求遺籍是合天下之書也此讚聚書當謂是矣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

劉歆七略曰漢武帝開獻書之路一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曰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

下故老聃爲柱下史

秦儒出谷漢簡吹灰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爲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

士皆終命顏師古漢書注曰今新豐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爲秦阮儒處也漢簡吹灰者謂求之於秦人灰燼之餘也

芝泥印上玉匣封來

言漢時得書皆金繩下檢也

坐

觀風俗不出蘭臺

續漢書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 袁盎諫文帝讚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大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驂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騁六驂馳下峻阪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秦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字或作爰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

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詩曰六轡在手峻轍危行謂下峻阪也

跡廻松坂山敝

疑作斜

柳城

松坂峻坂也水經注曰霸水西巡峻

關北歷  
峽柳城

龍淵地狹華蓋風驚

龍淵劍名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  
二人作劍可乎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又三輔黃圖有龍淵廟在茂陵東華蓋天子之

蓋也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又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  
結繁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

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賢臣謂  
袁盎也

### 朱雲折檻讚

漢書曰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尊甚厚重雲上書求見公輔在側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亡以益民皆尸位蓋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天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是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舊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已及後當折檻上曰勿易因而輔之以旌直臣

上書直諫有忤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應從御史者謂上怒御

者謂左將軍辛慶忌  
以死爭乃得免也

### 周公戒伯禽讚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爲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 五月披裘負薪讚

皇唐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沉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 王祥扣冰魚躍讚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潁郭臨沂人性至孝受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持之而歸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寒流精誠有感無假沉鉤二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讚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弄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風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好學。專心不廻。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黄石公讚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問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躡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之。書乃太公兵法也。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二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史記曰。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經

身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兵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家。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 師尙父授丹書讚

竹書紀年曰。紂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又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龍。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礪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攢爾。洛鈴。報在齊。尙出遊。見赤人。自授尙書。命曰。召佐昌者。子文王。夢月著其身。又驚鷲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結聚房。後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尙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鉞。長別垂綸。獨有碯石。留名涘濱。

### 榮啓期三樂讚

讚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堯啓明，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負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上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卽以爲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 夫子見程生讚

子華子：孔子贈篇曰：子華子反自鄭，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屠然而對曰：由聞之，上不申問，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亦見韓詩外傳。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陽共美。賢聖同羈，陳詩難別。贈絹傷離。

### 鉏麇見趙盾讚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闔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又曰：將適公，所以審思對命。

鉏麇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

不抽，青槐先絕。

### 蔡澤就唐生相讚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貴？曰：肩懸，踵蹠，膝彎，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顧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足矣。後西入秦，說應侯，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 李陵蘇武別讚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大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二十年不降。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卿雖驚怯，命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無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不忘之志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貴乎？已矣。合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徯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窮

讚

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讚

漢書鴻門之會。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爲誰。張良曰。沛公驍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凝眉。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復能飲乎。曰。臣死且不懼。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成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樊噲爲臨武侯。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卮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上。師古曰。霸水上也。卽今所謂雷頭。

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

持謝范增。惟留玉斗。

漢書高帝紀云。使張良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廢矣。

秦穆王飲盜駿馬讚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欲言。余恐傷汝也。漏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壞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單力爲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剋晉。乃獲惠公以歸。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矣。於是劍掛徐君墓樹而去。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 鶴讚

并序。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注見華誌銘。布弋設置。並皆禽獲。六翮已摧。

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讚。天子周明帝也。時子山爲司憲中大夫。

九臯遙集三山廻歸毛詩曰鶴鳴於九臯聞於天漢晉郊祀志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華亭別淚洛浦仙飛語林曰陸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

臨刑而有此嘆見世說注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山上告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緩氏山頭果來自鶴駐山竚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不妨離繳先遭見

羈難平聲說文曰繼生絳緹也籠擢月羽弋碎霜衣月羽霜衣皆鶴之白也塞傳餘號關承侯名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梁元帝表臣自擁旌鶴塞

昭明答湘東書南遊湘水東入遼城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澤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爲至今

掩鶴關而高臥修道士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弟也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海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紫雲飛欲舞路落先鳴六

翻摧折九門嚴閉戰國策莊辛曰奮其六翻而凌清風楚辭曰虎豹九關言天有九門無可說寃也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下語之神境記曰榮

陽郡有孤松子父常有雙鶴晨必接翻夕輒偶影紫葛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 庾子山集卷之十一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教文序傳

### 答移市教

昔張楷頌儒，尙移弘農之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亦有公超市。

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

南恒四體書序

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熲帝好書，世多能者，明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以輻割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亦爲長街將，今鍾鹿宋子有耽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

況復

德總郇周，聲高梁楚。

郇，故國名，左氏傳曰：原鄭郇，文之昭也。汲郡古文曰：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爲郇叔。又云：公城郇，臣瓚云：在晉之境內，河東有郇城，卽古郇國，班彪北征賦曰：息郇邪之邑，鄰郇周地也。貨殖傳曰：洛

陽中實齊魯，南實梁楚。

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

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踵接，成帷成幕。

遂使王充

閱市之處，遠出荒郊。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問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

晉書

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被使到鄆。事久不決。乃販鐵於市。市長浦。聖德謙虛。未忘前愆。左氏傳曰。湫隘黜陟。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嗜苞涼鞋。當平公輔。由是知名。杜云。湫下也。子小反。欲令吹

簫舞鶴。還反舊鄆。史記孫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寧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募女於國。西閭門乃難。白。賣卜屠羊。請辭。魏於吳市中。令萬民。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菜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新闢。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一日。茂敬人。得百錢。足自存。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又三輔黃圖曰。司馬季主卜於東市。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天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注曰。古今注曰。隨市。垣闢市門也。而交貿之黨好留。爾岐之衆難遣。雅曰。貿易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立。豳首戎狄攻之。古公去豳。

渡漆沮。臨梁山。止於岐下。爾大舉國扶老攜弱。立復歸古公於岐。下案隱曰。爾節也。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文

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以正月辛卯。朝推之。當是四月二十二日來聘。二十七日移文也。下篇云。大司馬齊國公。知是齊王宇文憲所移也。高氏受東魏禪。國號曰齊。時河陽為彼所屬。故移。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陝西總管。齊王憲也。

宋本傳及碑文天和元年自疆場臥鼓邊鄙收烽義讓之行未能朞月孔城海盜卽值苞藏周書云天和四年齊將獨孤水業來

寇盜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通典云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南左傳鄭行人子羽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是以板載之師須時而動自安封域

非求拒防詩云縮板以載博物志曰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雖復風塵暫接旗鼓無侵五將卽迴雙嶠已靜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左氏傳曰秦穆公

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襲魏襄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擊師必于嶠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皇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曰雙嶠望河漢以嶠有二陵稱雙嶠矣始奉朝旨獲彼移書

令受叛城使迴軍實左氏傳曰以整軍實想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還輒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

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

###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執事周書云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天和初自拭

玉繼書通關去傳儀禮曰賓朝立東西而賓人北面坐拭圭灑注賓使者拭清之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實謂上煩因裂帛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言周齊通好也周書天和四年四月齊遣使來聘是也

文

方銷劍山陽息馬

漢書顏師古注云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使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也。尙書武成篇曰歸馬華山之陽。孔傳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過茲禦客或慢重局

周易曰重門擊柝以

禦暴客說文曰屬門之關也。

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

司疆司疆場之官謂齊將獨孤永業也。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言君方修好而臣有成心上行和順而下獨乖戾蓋責之也。

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

謂齊場王靈也。武成二年封齊國公。天相三年拜大司馬。靈爲太祖宇文泰之第五子武帝之

弟駕馭孫吳驅馳獵虎

孫武吳起也。述異記曰獵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

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邾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

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春秋隱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郚。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有郚郎亭。九年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文十二年李孫行父帥師城郚。杜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郚也。昭元年傳云季武子伐莒取郚。萬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趙孟曰莒魯爭郚爲日久矣。

縮載之畢前旗已廻

詩大雅綿云從繩則直。縮板以載。毛傳云乘謂之縮。釋器云繩謂之縮。孫奕曰繩束築版謂之縮。郭璞云繩束之也。

彼國

兵馬不防

彼國謂齊也。

殿後餘塵遂至相接

左氏傳曰猛也。殿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殿丁練反。後軍也。

建旌疊

疑作

上未及五申安郚城防先驚

七伏

史記曰孫武子三令五申之。左傳宣十二年郚之戰云。上李使蒙朝韓穿帥士覆於敖前。杜云爲伏兵七處也。

當時鋒刃或膏原野

漢書師古注曰鋒戈戟刃也。又蘇武傳衛律曰空以身膏草野。班固東都賦曰原野

厭人

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

漢書地理志河南部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後漢書曰溫序爲陳豎所殺。喪到洛陽。賜城

傍地爲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乞骸骨歸葬。

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納。宿無鬪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

咎。故移。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杜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左氏傳曰。類考。叔爲穎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方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左傳文十二年曰。乃皆出戰交

綏。杜注云。古名退軍爲綏。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曰。魏武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綏。却也。詩云。誰生厲階。

### 移虜留使文

周書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宜隨機專決。按武帝母皇太后叱奴氏。以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至建德五年三月戊申祥文云。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至遣使相隨。未敦隣睦。知虜謂吐谷渾也。吐谷渾遣使入境。在建德五年二月。發遣彼使。在次年春初。建德六年正月所移也。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人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

周書云建德三年三

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斌總攝庶政五月庚寅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即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凡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下者之所當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縉縉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同請俯就禮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皆令依禮建德五年二月辛酉皇

太子斌巡撫四十討吐谷渾三月壬寅文宣皇后服再葬戊申祥知是吐谷渾遣使入境在於建德五年二月至三月祥是入境以來國祥甫邇也又云自秋迄冬未申款接知留彼使至次年方遣也

天官書曰五宮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入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命木火守亦如之楚辭曰秋既成之白露冬又申之以嚴霜

浮河亂濟長路苦寒馮貢曰濟河維兖州又云浮於濟澤通於河又云入於渭亂於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史記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陸機詩云劇哉行役人慢慢恒苦寒言使入境以來初為國祥又以盜賊之弊所以自春至冬未申

款接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消吾南征三元元日謂為歲時當獻歲維新三元告慶日月之元也亦稱三朝堯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其費盈庭華裔參軫周禮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螭擘男執蒲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又曰以六禽作六贊贊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左氏傳曰斯實旅百左傳杜注云諸華中國又姜戎曰謂我諸戎四獻之裔也杜云裔裔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櫟於四裔以禦魘魅

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參軫言多也式觀盛禮治此嘉譖陽和既動澤漸萬邦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

序

趙國公集序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庚信體詞多  
魏書武成傳其封趙國公建德二年進爵為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皇甫謐曰舜都平陽感典曰於子擊石搏石孔安國曰石磬也。大禹吹竇風雲爲之動。說文曰筠竹皮也。與夫含吐性靈

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廻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宋玉曰陽春白雪。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

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左傳哀十年大夫對孫孫曰萬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譬以雲

霞赤城之巖千丈。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密下仍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文參曆象卽入天官之書。史記有天官書案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

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三輔黃圖曰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其細也則鷓巢蚊睫。莊子曰鷓巢葉林不爲一枝此云鷓巢鷓疑作鷓蓋謂鷓蟻虫也列子曰江浦之國生鷓虫其名曰鷓。鷓巢葉飛而集於蚊睫帶相觸而觸宿去來蚊弗覺也張湛曰鷓亡果反細曰字書云鷓小也。

熊熊日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熊熊一作熊熊陸機曰熊熊攀緣上高樹見入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多入穴而攀始春而出時謂之熊。晉書曰天官書說歲星云熊星有光按下文曰熊星爲星也增城

九。饒饒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洛誥曰無若火始饒饒。孔傳云饒饒尙微。崔白直令注曰饒火一名青。昔者屈原宋玉

始於哀怨之深。史記曰屈原被放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人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賈。容詞令終莫敢直諫者。蘇武李陵生於別離

之世。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歸漢李陵字少卿大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曰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淒愴怨者之流陵名家

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

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建安

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獻帝年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楊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二語出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說苑曰昔隨侯行遇大蛇中

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和璧始皇以為傳國寶也曹子曰下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

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

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

漢書曰孟繡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

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詩序曰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又曰風詡詡其扶輪楚辭序曰招隱士

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甲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

竹書紀年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極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

而生帝於壽丘史記正義曰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國語晉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媯娵依是也平陽舉賢登朝

者十六族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史記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至於堯堯未能舉堯舉八體使皇后上舉八元使舉五教於四方事出左傳况

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大電繞樞黃帝之祥注見上文流星入昴帝堯之祥論語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

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黃帝子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君長魏平文皇帝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健道武帝祖帝拓中原國號曰魏兄弟十人分爲十

姓十姓謂後魏爲拓拔氏道武以沙莫雄子嵩宗室之長爲長係氏至魏文帝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魯爲周氏次兄爲達奚氏次兄爲伊婁氏改婁氏次兄敦丘氏改爲丘氏次兄侯氏改爲侯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俗車提氏改爲車氏

是爲十姓見魏書及北史辨風吹律丘氏卽其一焉魏十姓敦丘氏爲丘氏是也春秋孔演國云孔子曰丘接律吹律有姓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營丘郡開國公於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左傳帝叔曰天道多在西北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隘實資馬首是瞻

擊賊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謂壘封營丘郡因以封名仍爲賜氏賜姓丘氏也與夫南公伯卽有連類宗則樂正非無準

傳

則。以上與夫至準則似有缺文兼疑訛字未敢以意增改今照原本錄之 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

之始上馬治國。洛語曰我乃卜淵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孔傳曰今河南城也漢書陸賈曰馬上得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 登庸之初昇槐論道。尚書曰時登庸孔傳曰庸用也誰能成熙庶績順是者

將登用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尚書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 生則絕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後漢張禹傳詔令禹舍宮中每朝見與三公絕席黃圖曰清涼殿亦曰清室 夫人太原王氏

三世為將四代為公。太原王氏出自王離次子威漢潯陽州刺史九世孫霸字仲儒居太原晉陽後漢連徵不至霸生成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祀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三子渾濟見晉書此太原氏族之盛也云三世

為將者史記稱下霸子王賁王翦之孫王離又云今王離已三世將矣云四代為公者晉渾濟等是也 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匹也。言太原本世冑之家夫人王氏來歸於我也禮有大

宗小宗漢書曰擊鐘鼎食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正義曰禮謂兩皮謂儷皮儷兩也故為耦伉者相當之言故為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儷又左傳懷孫曰秦晉匹也以卑我杜注云匹敵也 祖提使持

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

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

夫。漢書曰宗青尚平陽主天文志云文昌六星一曰上將青拜上將軍故云上將又漢書曰張耳公梁人也嘗亡命遊外黃富人女甚美居其夫亡既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

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卻日橫雲之陣。曹瞞傳曰

公軍渡渭，爲馬超所衝突，不可立地。又多不乘時天寒，乃多作薄聲，以運水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十丈。漢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風后提奇經有風陣雲陣。

變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曹植白馬篇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漢書曰：武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夫人宇文氏。

周文皇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降慮，義重河陽。漢平王太后第三女曰降慮公主，續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士家，學歌舞。魏受其

終。周新其命，式藁封墳，滄旌盛德。後漢書曰：明帝遣使刺誰何，霍光帝諸閣陵，式藁史記其命，闕夫封比于之墓，注云：封謂益其土。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

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冤結，非無廣漢之城。後漢書曰：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

十年，竊使吏案行，還言世哀亂時，此下多寃亡者，而骸骨不得收，傷心是麗盡收斂之，自是哭聲絕。皇覽曰：東平思王家在無疆，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獲其家上松栢皆西也。久客思歸，惟有東平之樹。

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北史云：魏莊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武泰元年，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于河陽，即皇帝位。是年改元永安。海水羣飛。

天星亂動。楊堅制義美，新曰：海水羣飛，漢劉回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謂爾朱榮也。北史云：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

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等，後復表請道證無上王為皇帝，餘俱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舉賢如以前。太尉江陽王縱為太師，以下是也。誅暴如討葛榮，檻送京師，斬於都市是也。三年，帝殺榮於明光殿，帝坐為爾朱氏所弑，爾朱世隆立廣陸惠王羽之子恭是為高承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北史云：高歡，渤海裔人也。善秦元年，廢帝即位於信都西，改元甲申，以渤海王高歡為承相。二年，為大丞相，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遜位，歡立武帝，永興二年，高歡大破爾

朱氏山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南敵怨。謂周太祖宇文泰也。北史：魏武帝紀曰：永興三年，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統

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帝出宇文泰遣李賢和等各領數百騎，會帝於橋中。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不及。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甲騎三千來赴，乃奉迎。迎過河，泰迎帝於東陽帝營之，將士皆呼萬歲。齊人長安，以雍州公解為宮大赦，是為西魏。高歡東還洛陽，歡推清河王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周本紀云：善見之子莫那，自山陰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甥之國，故曰舅氏。

圖書，並當珪璧。謂高氏宇文氏，後俱受命為帝也。河圖洛書，帝王之符也。左氏傳曰：常璽而拜者，神所立也。北史云：魏六統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是為文宣皇帝。諱洋，神武第二子也。魏恭帝三年，遜位於周，是為閔帝。諱覺，太祖第三子。

也。高氏宇文氏，並為帝矣。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茶炭，輸之城日，下之

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言周齊兩國爭疆，東西否隔，親戚流寓，或致罪戾，不得遣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擊為城日，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輪邊築長城，晝日何寇康，夜募築長城，城日四歲也。漢書刑法志曰：諸當

完者，定為城日春，又外戚傳曰：漢使曹參等據魏于豹，而蒞姬輪織室。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言周齊彼此和親，干戈少

息也。按周本紀。天和六年。齊遣使來聘。建德元年。周遣司宗李祭。小資部賀。遂禮於齊。是也。函谷本秦函谷關。周宇文氏所都。漳濱。鄆地。齊高氏所都。周武帝詔曰。傷齊叛逸。竊有漳濱。是也。中山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

澤。竝遇革音。咸蒙禮送。中山二語。言高氏廢帝自立。魏之支屬。皆留齊地。會周齊和親。乃許還其本國也。下云崇等生還。是魏周戚屬。由是得歸矣。漢書曰。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爲平帝。後王莽卽眞。遂廢帝。又文帝紀曰。周勃等奉

天子法駕。迎于代郡。中山指靜帝爲高氏所廢。若漢平帝。代郡指清河。王子善見。本高歡所立。若漢代郡。此二帝之後。向被拘囚。今蒙禮送也。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

恒山鍛翻。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爾雅曰。北岳恒山。張宴漢書注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環山海經注云。雁門山。卽北陵。西隴雁

之所出。因以爲名。在高柳北。地理志有雁門郡。淮南子曰。飛鳥毳羽。許慎注云。鍛。殘羽也。言雁之殘羽。不能飛也。史記曰。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坐法抵罪。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位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班超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天和四年。武帝之八年也。至於新邑。以上序崇兄弟二人自齊來歸也。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

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莊子。孔子。

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聲價已高。風焱卽遠。方欲討論國耻。申雪

除莫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家冤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音賓先崇死也。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

衛國與文子之慟者疑引衛公叔文子公孫發卒也。漢書曰：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冢祁連山。

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

以天和六年

平鄴都年

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胤子孤，熒生妻嫠室，即能有節。

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

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檠戟相臨。

西都實曰：玉階彤庭，崔豹古今注曰：檠戟，戛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簡，無復典刑，以赤油鞘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檠戟。王公以下通用。

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

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養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杜齊名，夾河為郡。

漢書杜周傳曰：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

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奄捐館舍，崇兄。

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

之慈。

後漢書馬援傳曰：兄况卒，援行服，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援有誠，兄子嚴書。

恭事寡嫂，義甚顏舍之孝。

晉書曰：顏舍，字弘都，瑯琊華人也。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月，揅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畿

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顧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婦及家人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



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焚視，頓發生業。雖在母憂，不能無倦矣。含棄絕人事，躬視侍養，不出戶庭者十有三年。讎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撫養。每日自嘗省藥，觀察問息耗，必替屢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髣髴，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書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化青鳥飛去，得贈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已上序資卒，崇克盡弟道也。

天和六年，授大

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

後漢書：班固燕然山銘曰：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天地。

鬼神，今皆焚蕩之。又耿恭傳曰：恭引兵據疎勒，匈奴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困窮，稍死。亡餘數十人。漢遣兵迎校尉，遂相隨俱歸。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

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

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關，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

高士傳曰：蒙字季輔，隱身不

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焉。蒙不與言，但以確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身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自以爲當傲，參患其微，良久曰：蒙置一盂水，欲諭太守清也。按一本確，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欲諭太守開門恤孤也。童子曰：鄙人有遺燕相國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書：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自王天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乃是人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書：爲冀州刺史，升車命御者寒蟬，請賊過者，望風解印綬云。又曰：弘行春暄車致雨。

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黍無雨，以迄於今，雖廢神

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致。憂念鄙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勅廣化

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勵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荊州刺史偏蒙衰衣之賜治績尤異此

之謂乎

晉書武帝紀曰太康十年夏四月以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賜穀千斛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行益都善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勅去澹露冕見此以彰其德

崇清淨爲

政廉明爲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仞喜慍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

禮節是所用心縱袂緇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尙有公卿之辱

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鼓鑿不息猶勞將

帥之謀

禮記曰君子聞鼓鑿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語其讎耻惟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羞身膏原野

漢書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申楊子法言曰

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但今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略書梗槩陳之簡史

後漢書杜篤論都賦

序曰故略其梗槩不敢具

陳注云梗槩猶略也

# 庾子山集卷之十二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并序

天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夏冬無增減因以名焉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參積處其中崛起一石碗高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麥積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宇峭壁之間鑄山成佛萬龕千宇雖百人力疑其鬼功隋帝分葬神泥舍利函於中閣之下伽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見太平廣記袁宏發漢紀曰浮屠者佛也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羸者塔也方志云受慶雅云盛也按周武帝建德三年始除佛道二教是銘當在建德三年以前所作也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嶽

隋書地理志云天水郡舊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天水郡有隴城縣西京賦曰右有隴坻之隘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左氏傳曰名山川史記曰渾邪山其來

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關州之西河也夏本紀曰至於龍門西河索隱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隋書地志云周禮職方曰西曰雍州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千古爲六郡之地河西諸郡其風頗同竝有金行之氣按麥積在秦州東南九

銘

十里又有豆。高峯寺雲深谷無量。淮南子曰高山之鷲鳥迹通三禪。史記大宛傳注括地志曰王舍國胡語曰單悅祇積山在其中。

鷲鳥名耆闍跋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圓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羅漢俱在此坐。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按十八天分爲四禪。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三禪皆依雲住。至四禪方在空居。此云迹通三禪者。言高峯積雲也。彼鷲

鳴虛飛六甲。舊唐書地志云。蜀州晉源漢江源地。鷲鳥山在西北。十里。神仙傳曰。張道陵與弟子入蜀。有鷲鳴山。苦作道書。十

新出正一明感之道。鷲鳴即鷲鳴山。鷲鳴通稱矣。又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玉母。有六甲靈飛之符。按此爲道家之言。故云。彼言多積可擬靈鷲鷲鳴一山也。鳥道乍窮。羊腸或斷。南中志曰。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實無蹤跡。

上有飛鳥之迹耳。高誘曰。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也。雲如鷲翼。忽已垂天。莊子曰。鷲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樹若桂華。翻能

拂日。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孫綽遊天台賦曰。應真飛錫。其盼虛注云。大智論曰。菩薩當應三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佛國記曰。那羅國城東北。山外到一谷。自有佛錫杖。亦此精

舍。佛在杖。以半頭。檀作長丈六七尺許。以木。結盛之。正復百。疏山鑿洞。巖爲淨土。維摩經曰。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我見千人。衆不能移。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來。釋迦牟尼。佛十法淨。如自在天宮。佛語舍

利。弗若人心淨。即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維摩經曰。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佛身長八萬四千里。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里。其佛第一。於是見此上功德莊嚴。

長者維摩詰。現神通。方即時。被佛道。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五嚴淨。來入維摩詰室。悉皆包容。無所妨礙。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自白。身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師子座。請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維摩詰言。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

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口爲須彌。登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莊子。曰。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 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

花首。菩薩名。此及釋氏所引舊作。花首。今藏經本首作手。佛說。手

經十卷。姚秦鳩摩羅什高。經云。時大目連從座起。頂禮佛足。爲佛敷座。高五梵天。又於空中作經行之處。七寶莊嚴。有雜色蓮花。彌覆水上。華上有化比丘。皆如日連。又云。諸菩薩持蓮華。頂禮佛足。又云。時諸菩薩。以此蓮華。欲散十方。佛以手摩一蓮華。中佛身。現此諸化佛。竟空而去。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王翁控鶴以冲天。毛長壽傳。曰。控引也。按上文石室。此云山窟。謂參黃山之石室山窟也。言佛之神通。變化無窮。亦有精于風鶴也。而此山之刻石。爲空是拜燈。下鑄山成窟。亦禮化佛。此取風控鶴之喻。亦空亦有者也。

### 大都督李允信者。

周書宇文廣傳云。其。敬吏李允信等上表。

宿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登道。奉爲亡父。造七佛

龕。按長阿含經。一。世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婆佛。四。拘摩羅佛。五。拘那含佛。六。迦葉佛。七。釋迦牟尼佛也。

### 似刻浮檀。如攻水玉。

佛國記曰。佛上初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

還入精舍。像卽避出。迎佛。佛言。還坐。我。我泥洹。發。可爲四部衆作法。像。卽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云。莊嚴經。曰。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于天香。卽自世尊。爲誰香耶。爾時世尊。以手拈地。卽有骨現。如赤栴檀。長于五丈。如來語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迦提。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香。不聽僉用。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姪女。通爲欲所盲。卽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姪女。卽時姪女。身過生。如芥子。發轉增長。無有空處。甚爲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方可愈。時彼父母。卽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爾時彼人。涕泣。歸體。自父母言。子病從今而起。非是身患。專念迦葉。如來三尊。善提。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栴檀之香。悲哀白塔。而說詩言。卽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將漸差。熱患。愈。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好相。父母文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

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所出之香。是故後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又增一阿含經云。優填王以牛頭栴檀。雕佛形像。高九尺。此為始也。佛地論云。七寶四頗瓶。迦翻譯云。頗梨。或云。塞頗瓶。迦。此云水玉。即蒼玉。或云水精。又云白珠。刊正記云。正名察坡。致迦。其狀似此方水精。有赤有白。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言鑲石為像。如栴檀水玉也。從容滿月。照曜青蓮。瑞應經曰。面如滿月色。從容維摩經曰。目淨修廣。如青蓮。肇曰。五情百骸。日最為長。瞻顏而作。

故先讚目也。天竺有青華。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人口相。故以為喻也。法華經曰。有人問。影現須彌。香聞切利。僧肇維摩經注曰。須彌山。天帝釋所在。金剛山也。秦言妙高處。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六十六萬里。如來處。四部之中。威相超絕。光蔽大眾。猶金山之顯。溟海者也。什曰。須彌山。秦言妙高山也。凡有十寶山。須彌處其中。餘九圍之也。樓炭經曰。須彌山王。以四寶瑠璃水精金銀作成之。須彌山王。北脅大金照。北方天下。須彌山王。東脅天銀照。東方天下。須彌山王。西脅天水精。照西方天下。須彌山王。南脅天瑠璃。照南方天下。又曰。切利天宮。在須彌山上。瑞應經曰。第三切利天。上為天帝釋。又曰。佛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天師功德大。故上生切利。封受自然。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應法師云。切利梵音訛略。正云多羅。夜登陵舍。此云三十三俱舍。頌云。妙高頂八萬三十三天。居四角有四峰。金剛手所住。中宮名善現。周萬踰繕那。高一半金城。中有殊勝殿。周千踰繕那。踰繕那者。舊曰由旬。如斯鹿。疑作鹿野。還開說法之堂。鹿野疑作鹿野。槃頭王苑名。在槃頭城。毘婆尸佛說法處也。長阿含經曰。毘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又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成道已。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

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說道果。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一作刹。修行經。太子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宣律師四分律。摩云。四安居。謂前中後也。律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安居。不止所在。十七日方到。佛言。聽後安居。即五月十六日也。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安居。一。太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出家道。三。多虫。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五。無施主。供給衣藥。竝不可安居。一作罰者。伽藍號刹利輔行云。西域以柱表刹。示所居處也。梵語刺瑟底。此云竿。即幡柱也。

可依人。五無施主。供給衣藥。竝不可安居。一作罰者。伽藍號刹利輔行云。西域以柱表刹。示所居處也。梵語刺瑟底。此云竿。即幡柱也。

法華云表刹甚高廣法苑云阿育王  
取金華金幡懸諸刹上塔寺低昂  
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  
如來佛號梵言多陀阿伽度報恩經後漢翻譯經云父母  
者三界福田又曰釋迦牟尼佛說大方便大報恩經報欲令

一切衆生孝養父母故一切衆生亦曾爲如來父母如來亦曾爲一切衆生而作父母  
爲一切父母故常修方便此經名攝衆善本亦名大方便亦名微密行亦名佛報恩  
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  
僧肇曰菩薩正  
音云菩提薩埵

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孟蘭盆經曰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世間見其  
亡母坐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

馳還白佛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菓著鉢中供  
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時目連母卽于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敢緣斯

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  
周禮鄭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徐敬業詩曰茲山復鬱盤禮記曰峻極于天  
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善曰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賦又曰外負銅梁於宕

渠善曰銅梁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鳥廻翼  
論語包咸注曰七尺爲仞周禮云五尺曰尋張衡靈憲云月者陰  
精而成獸象兔給焉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烏者陽精蜀都賦曰羲和假  
道於峻岐陽鳥廻翼於高標  
載箠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漢廻旋光景障累經文龕重佛影  
史記夏本紀曰山行  
乘輿如淳曰輿車謂

以鐵如錘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踐跌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兮王彪曰借神光靈景泊往  
來也釋考志序曰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蘭臺石室佛國記曰那竭城

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十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畫當於此留影。顏氏家訓云。影字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即謂景也。尙云。惟景髣髴。洪字苑。景傍加多。於景切。影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闢磬山梁。大毘婆沙論曰。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梵云婆婆帳。此云身影。

和適。大銀琉璃所成。純真無雜。內外清徹。光明遠照。縱橫四十九山旬。楞伽云。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現處。亦復如是。  
謂石室中。彫輪則皆圓滿。刻鏡則常淨照。且論語曰。山梁雌雉。雉注曰。梁石。縮水之梁也。言彫刻鐫鑿。皆人工所成也。  
書乘法

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床。  
法華經曰。擊大法鼓。燒香名香。法鼓鐘。摩經曰。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地理志。藍田谷出玉。說文。珉石之美者。周中記曰。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 集

靈寘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  
桓譚仙賦序曰。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望仙。魏天千傳曰。陛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藏書冊之府也。漢書有芝房歌。佛經有栴檀。

標。冰谷銀砂。山樓石柱。異嶺其雲。同峯別雨。  
華嚴經曰。如日光出時。無熱池中金沙。銀沙。一切寶物。皆有日影于中。顯見。 冀域餘俗。河西舊風。水聲

幽咽。山勢峽峒。  
隋書地理志。天水郡冀城縣。後周曰冀城。郡國志曰。隴西謂河關。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秦川。記隴頭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史記黃帝紀曰。西至崑崙。應劭曰。山名。章昭曰。在隴右。 法雲常住。慧

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曰。慧日大聖。摩久乃說是法。劉蚪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王巾。頭陀寺碑文曰。映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曠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維

摩經曰。乃見須彌入芥子中。佛藏經曰。四天下中。華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又云。譬如劫盡大火。燒時。人以一唾能滅。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詣天宮。樓炭經說。天地遭三災變。天宮宮宮相拍碎。如粉塵。有僧伽風吹水。在子空中。自



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  
所成是爲三災三復

終南山義谷銘并序

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  
楚山一名秦山一名周南山 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家宰晉國公

周書云晉蕩公讓字薛保太祖之兄御  
惠公額之少子也拜大家宰晉國公

命鑿石關之谷下

南山之材維公匡濟焚倫弘敷庶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敦物

禹貢曰終南敦物至於鳥鼠雍康成  
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

功也素隱曰按左傳中南山其類以爲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爲  
晉南卑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也敦物山名漢書云重山也

日月虧蔽杫幹栝栢椅桐梓漆

子虛賦曰崑  
崙參差日月

鸞蔽張掛曰高山嶽蔽日月虧缺半見也禹貢云杫幹栝栢椅桐梓漆  
似栢而實幹栝也栢木栢堂而松身杫倫反栢古活反詩云栢桐梓漆

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

虞之匠周禮有山虞澤虞又云林衡者斬  
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東出藍田則控瀚乘澹

地理志京兆有藍田縣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  
也澹水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

霸功視子孫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瀉瀉灑瀉瀉凡八川張  
揖曰澆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澆水出藍田谷至霸陵入灑

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

辛氏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  
嶺谷名褒斜長安志曰王莽有意冀漢通

子午道漢書王莽傳曰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經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其爲子午道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弁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竝出鳥鼠山東流入河

潘澧瀉爲關中八水張衡東京賦曰灌龍芳林九谷八溪薛綜曰九谷八溪養魚池按張衡所傳乃賦東京之事且又養魚池名此在西京必別有八溪九谷如關中八水等名矣

梁山在巴東石青綺春門溝渠交映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洞冥記曰王夫人生武帝于關在漢中之西綺園殿有青雀羣飛于廟城門乃改爲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爲綺羣雀去因名青綺門

槐秋市舟楫相通潘岳懷縣作曰綠槐夾門植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落之則爲屯雲泄之則爲行雨杜篤論都賦曰屯黑

雲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爲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前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繞

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神境記蔡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翅夕輒偶影

新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薛綜曰抗舉也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主作之三秦記曰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爲龍首山

川后讓德山靈景從洛神賦曰川后靜波豈如蓮石甘泉纔通櫟陽之殿博物志曰始皇陸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地理志櫟陽屬左馮

萬頃疎苗蟬鳴再熟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極溫夏至隄風生蟬始鳴

翊黃圖曰高祖初居樂陽

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

山海經曰傳山之西有林焉曰播家穀水出焉東流至於洛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玉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嗣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

皆在

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般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

張載劍閣銘曰勒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

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漢書師古注曰寥廓宏遠也崢嶸深邃也

壁立千丈峯橫萬仞

張載劍閣銘曰壁立千仞

桂月危懸風泉

虛韻

按西陽雜俎曰舊說月中有桂故云桂月風泉虛韻者言風籟泉聲俱成韻也

乘輿嶺阪舉插雲根

西都賦曰荷插成雲銑曰插鉞也張協詩曰雲根遊八極

八溪分注九谷通源

八溪

九谷注見本序

北涵桐井南浮石門

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模象大壯規繩百堵

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

雨盍取之大壯左思魏都賦曰思重爻象大壯詩曰箕室百堵

膠葛九成徘徊于柱

吳都賦曰東西膠葛李善曰膠葛長遠貌魯靈光殿賦曰層曲九成西陽雜俎云閻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

桂棟凌波

栢梁乘雨

三輔黃圖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三輔舊事栢梁以香栢為梁也

疏川奠谷落實摧柯事均刊木功侔鑿河

禹貢曰隨山刊木又曰道

河積石至於龍門師古曰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

思舊銘序

銘

四七一

思舊銘者，悼梁觀寧侯肅永作也。觀寧之卒，王褒有送葬之詩。子山著思舊之銘，昔向秀山陽聞笛感音而賦，子山與肅王二君同時，羅旅是篇，皆其鄉關之思，及褒覺信作詩云：惟有山陽笛，餘思舊銘也。肅永注見本序。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肅永卒。

作

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大官書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作鶴首者，月令鄭注曰：仲

夏者，日月會于鶴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歲至柳八度，曰鶴首之次。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永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鶴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為魏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皆辭西陵，是往是觀寧之親親，以安不為年餘，大約承聖以終。周明帝二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肅永，鄴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為故侯也。梁鄴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其通南州，助莊戰，按鄴陽王恆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無異弟，當是思烈王之子也。南史曰：數傳云：數性奢侈，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數至豫章，時梁故觀寧侯肅永等避難流寓，聞數督兵，皆往依之。數怒其危懼，屢遣使加給餼，使之西上。按此知永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侯景王褒同時，魏監當亦隨例入關者也。嗚呼！

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

古詩云：人壽非金石，豈能長若此。

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悲。

高臺已傾，稷下有聞。

琴之泣，相傳高臺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

不有常悲。其更進乎秋高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瓊臺生荆棘，無兔穴其中。游兒投影，蹀躞其足而歌。琴上高臺，管君之原，實亦猶是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天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

泣，琴自就之曰：先王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史記曰：荆軻愛燕之厲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於燕市。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太子送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莞縣。又昭十八年傳曰。鄙人藉稻。鄙人發野。遂入之。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世本云。邠。姪姓國也。杜元凱曰。邠國今琅邪開陽縣。譚音禹。許慎郭璞皆音矩。國名。原隰載馳。轡轅長別。詩曰。於彼原隰。又衛

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曰。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輻輳。薛綜曰。輻輳。阪名也。甲裳失矣。餘皇棄馬。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趙旃棄車而走。林風蕩搏之。得其甲裳。又昭十七年曰。楚

人。大敗吳師。獲其乘舟。河傾酸棗。杞梓與檇櫟俱流。漢書曰。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隴金隄。大發卒塞之。班固云。文埋酸棗。武決瓠歌。是也。水經注曰。今無水。史記正義曰。酸棗屬

滑州。黃河南岸地。述異記曰。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杏。今酸棗縣是也。左氏傳曰。杞梓皮革。詩小雅四牡云。集于苞杞。爾雅云。杞。枸櫞。郭云。今枸杞也。陸機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又爾雅云。檇。梓。郭云。即楸。陸機疏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詩云。

山有檇。爾雅云。檇。山榜。陸機云。山榜與田榜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詩秦風。云。山有檇。爾雅云。檇。山榜。陸機云。山榜與田榜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詩秦風。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列子

曰。渤海之東。有大海焉。其中有五山。一曰蓬萊。隨波上下。往來不待暫時。山海經曰。蓬萊在海中。神仙傳。麻姑曰。向到蓬萊。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說文曰。魚。水蟲也。按爾雅。龜。鼈之類。總名。鰐。魚以背水類也。王。楚辭注曰。小曰蛟。大曰龍。言河傾則諸水並流。海

淺則衆類俱盡。以喻國破。焚香複道。詎斂遊魂。述異記曰。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靈寶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博物志云。

漢武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盛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漢書。叔孫通傳曰。惠帝為中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

下築複道。高帝殿。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又成帝紀云。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三輔黃

關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覆道橫度西至神明臺按上下有道曰複複音復復道即馳道也周易曰遊魂爲變焚香是漢代事是以西域六月支之獻南海置涪陽之尉漢帝出警蹕置復道焚香以辟惡氣此云焚香復道詎敢遊魂者即聚窟洲震速魂之類也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齒悉具驅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之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之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此關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

憂者每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漢書楊雄傳曰是時趙昭儀力大幸每上甘泉當法亦在屬車間居車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乘縣豹尾以前皆爲吉中又遊俠陳遵傳云馬雖酒箠曰屬夷骨稽腹大如壺日盛酒人腹借船當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禁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屬夷也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其瘁羽毛鱗介之怨

聲異而俱哀

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淮南子曰紫芝蕭艾俱死世說曰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嘗稱靈爲閭摧五折不作游散艾焚蕭艾賦曰所好者毛羽所惡成瘁疇淮南子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乎陽介鱗者鱗

伏之類也故屬乎陰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

詩黍離云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毛傳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爾雅曰蒼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言天道無知也

所謂地乎其實搏搏

博博之土楚辭曰靈氣之搏搏兮王孫曰楚人名員曰搏也搏在官切音地博博亦塊然無知也一作博博者潛夫論云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齊

怨之徒也何能感

馬言遭此亂世智愚同盡呼天搶地怨之至也

凋殘殺嗣無所假於風颺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爲羈終

歲門人謝焉

蔡邕葛邊議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

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

禮記喪大記曰疾病既重首於北牖下西陵魏武帝薨魏武遺令曰時時望吾西陵

桑山陽車馬望一作別郊門向秀笛賦曰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亮道穎川賓客遙悲松路漢書灌夫傳曰宗族賓客為

中賓客穎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文士傳曰嵇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潤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述征記曰山陽

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世說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味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史記曰

里多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矣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

我之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東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蔡 蔡上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好友欲仕齊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殘骸骨莫收內

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軀禮葬伯桃角哀

少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則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生平宛然心目及乎

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脯時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晉書五行志曰孫皓

初童謠曰樂欲建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晉書陸機曰華亭重為此別嗚呼哀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春秋

輒自衡星則麒麟生萬人壽呂氏春秋日月瓶罄轉恥芝焚蕙歎詩小雅蓼莪云瓶之罄矣惟罄之則注云瓶小而罄大也

句則蚌蛤實羣陰日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聲也淮南子曰紫芝與蕭艾俱死陸機傷逝賦曰嗟芝



禁烟 所望鐘沉德水聲出風雲 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 劍沒豐城氣存牛斗 雷渙別傳曰煥字孔

夜見異氣起牛斗間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地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甚明

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耀乃遂一劍與華自留一劍華使以華陰赤土一觔送與煥煥得土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

亡發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 見二龍長數丈光采激射曜日映川 泠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 言梁朝太清之亂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上慘喻亂也莊子 駸馬奔蹏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畏敬之心抱朴子曰周穆王

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鴛鴦小人為沙蟲按君子對小人而言故云 紀侯大夫懷王不返 見秦主書往會秦昭王昭王詐

令將軍伏以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曰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奏如藩臣不與九禮因留楚王楚人

立太子橫是為頃襄王三年卒於秦秦師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知悲視賊紀侯懷王喻觀察侯去國也 玉樹長埋風流遂

流 世說曰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管中使人情何能久之又曰王中亭亡 荀伯 齊縣慶封餘邑 荀伯藝文類

記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荀卿因家蘭陵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善吳吳句孫子之妻方杜預曰朱方吳邑地理

志丹徒師古曰春秋朱方也荀子顯齊書曰蕭氏之先蕭何孫侍中彪居山海關晉分中海為中州陵中朝亂淮陰令整泗江居

能魂歸墳橫一作武庫山枕蘆龍史記樛里子墳武庫正直其墓棟志田儔傳 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

長松送雁蘇武事長松東平思王事劉峻所謂東平思 平陵之東無復梧桐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翟門人所作也王莽

不知何人劫義公仲長子昌言曰古者之葬樹望咸陽而西靡徒留空靡傷其不能復歸也 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突越春秋曰富貴之 晴昔隆貴提攜語默晴昔以下言

左傳杜注曰晴昔猶前日也禮記鄭注曰提攜謂牽將行易曰或語或默 託情嵇阮風雲相得嵇阮嵇康 有酒如漚終温且克左傳有酒如漚有肉如陵

陽落鳳大野傷麟傷觀寧侯之卒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家語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鎮商樵於

也麟出而死吾將窮矣乃賦云唐虞世兮麟野而獲麟為梁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母有告曰齧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 佳城鬱鬱流寓於秦獨異志曰漢江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窆引車

千年見白日吁嗟滕馬蹄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 山陽相送惟餘故人注見 孀機縷緯獨鶴孤鸞左傳縷不恤其緒陶潛詩 閨深夜靜風高月

寒生平已矣懷舊何則潘岳作 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懷舊賦 於今日耶康別傳曰哀孝尼嘗從吾學廢散吾每斬之廣陵散

於今絕矣謝莊宋武宣貴妃註曰匣有遺絃李禮記鄭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縹今南陽有 昔為幕府今成總帷鄧總總育歲謝眺銅雀臺詩曰總帷飄井幹

善注匣琴匣也隣人笛悲向秀事注見本序

玉帳山銘 一作東宮  
玉帳山銘

玉帳山以下梁宮之小曰也。本玉帳山及下行兩山。並有東宮二字。梁園文集曰。玉帳山銘。行兩山銘。知以下諸銘中。大通三年。梁園文集為太子時。隨侍東宮之所作也。

玉帳寥郭。崑山抵巇。

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瑤。而塵垢不能汚也。高誘曰。崑山崑崙也。爾雅曰。崑山之旁。以下瑤抵鳥鵲。

總葉成帷。連雲

一作棧。起幕。陸機招隱詩曰。總葉成帷。周禮鄭注曰。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歸藏云。室曰蒼者。女媧氏張雲霧。

玉策 一作藥

難移。金花不落。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鄭中記曰。帳頂安金蓮花。此以山名玉帳。故云。

隱士彈琴。仙人看

博。神仙傳曰。蔡登善彈。絃聲風傳。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對博。蔡沒石中。馬路述處。今尚存。曹植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嚴留舊鼎。竈聚新荆。

一作雲上新荆。史記曰。黃帝鑄鼎于荆山。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玉器。

山由合丹竈。別賦云。守其竈而不加。鍊金鼎而方堅。此云鼎及竈者。金鼎丹竈也。

炙石初爛。燒丹欲成。

陶弘景真誥曰。斷穀人出。當炙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為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為東府左仙鄉。

桑田

屢變。一作

海水頻盈。

一作傾。神異傳。麻姑呼王遠曰。接待具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為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場墜也。

長聞風曲。永聽簫聲。

列仙傳曰。蕭史日教弄玉作鳳鳴。一旦隨鳳飛去。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

吹臺山銘

江寧吹嶺雖山出筠秦蕭下鳳此岫爲真

晉地理志曰丹陽郡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縣丹陽郡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積石如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也其竹圓縱異于衆處

自伶倫採竹製管其地惟此見珍故歷帝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雖山出筠未詳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列曲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一日隨風飛去言秦人吹簫築臺不如吹臺之山自然得名者爲真也

青槐

避日朱草司

一作晨爾雅曰靈槐守宮槐實晝晝而夜坑夫禮記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日暮葉周而復始

石名新婦樓學仙人

蜀記曰梓桐縣有新婦山昔秦讀蜀有美人皆化爲

石又臨海記云新婦山上有悉綵色似人形漢武故事曰公孫彌言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靈不降也于是上於長安作飛宮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亦如之

吳中字玉城南姓秦

一作中字玉城南君姓秦搜神記曰吳王

夫差小女名玉體童子時有狀嫁之不肯乃結氣而死重靈學知之往弔于墓側玉形見顯重延頭而歌云南山有鳥北山飛意欲從君誠言孔多悲結成珍沒身黃墟命之不忍宛如之何羽翼之名爲鳳凰一日吳王三年感得道有泉鳥不爲匹體故見鄰妾逢君鄰光身碎心近何曾忘意古詩曰日出東南照我秦氏樓

比花依樹登榭要春

楚辭注曰無木謂之春有木謂之榭舞能留客一作聲便度新雕梁數振

無復輕塵

七略曰漢書武帝嘗入山公孫綽橋梁上塵

望美人山銘

一作望望美人山銘

高唐礙石

一作洛浦無舟

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何處

何處

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

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之，乃見六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由崩，五女上山，皆化爲石。南中志曰：有竹王者，興於蓬水，有女能於水濱，有二節。

方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男，兒有寸武，珍如女，戲以竹爲姓，拍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從人嘗重大石上，命人作樂，從者曰無水，王以刺擊石，亦出，今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蒙爲都尉，以重幣喻諸種侯，王斬竹王，置野河郡，以莫諾爲太守，漢濮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於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配食父祠。與竹王三郎是也。

炎歊踰地肺，危陵天柱。

高士傳曰：四皓隱於地肺山，按地理志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秦記云：終南山又名地肺。

又莫諾曰：金陵之地，方三十七頃，是金陵之地，神也。雅富山爲南嶺，郭云：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下云：包拾遺記云：崑崙之山，有樹柱焉，謂之天柱。

禁苑斜通，春人常聚，樹裏

聞歌枝中，舞恰對妝臺，諸牕盡

作開斜不已，識直

作喚便，剋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星經曰：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當以七

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則楚歲時記。以七月七日，爲織女牽牛聚會之位。

### 至仁山銘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

豫章記曰：至仁山，四面有鶴嶺，王子喬娶鶴所經。秦記曰：河津，名龍門，兩

瑞雲一片，仙童兩人。

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乘雲者之符命，如黃帝黃子，堯時有赤雲之祥，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

三秋雲薄，九日寒

新眞花暫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牕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

陸機斐覽曰。西陽山中有甘谷。谷中

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

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 明月山銘

梁簡文帝有明月山銘。其詞曰。迢遞峯長。威行嶽聚。既正書門。兼同天柱。非鏡小山。寧淪大庾。豈學士龍。詎須石鼓。緞色斜臨。霞文橫豎。是銘簡文時同作也。

竹牕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牕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

蔡邕長笛賦序曰。魏避難江南。宿之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爲椽。世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

聲獨絕。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既別。雨期。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

風生石洞。雲出山根。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有穴。大數尺。爲風井。博物志曰。山通氣。以輿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陸機感時賦曰。

凝行雨。霜朝唳鶴。秋夜鳴猿。

周處風土記曰。白鶴食蟹。至八月。露降則鳴。蜀本紀曰。蜀王秀所立三峽。明月峽。巴峽。渠峽。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猿鳴。三聲。源清。雲此云。鳴猿。以山名。明月。若巴東三峽矣。

堤梁

似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樹夾津門。窳殊華蓋。詎識桃源。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如車蓋。亦云華蓋樹。述異志曰。武陵源在吳中山。志生桃李。俗呼桃李源。上有

石洞。世傳秦末。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者皆神仙。

行雨山銘

一作梁東宮  
行雨山銘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岫途深，阿曲路深，猶云息馭，尙且抽琴，茲寧獨擅，巖崎千變，卻繞畫房，前臨寶殿，玉軸開華，紫水迴斜，豁開榮榮，澗裏縈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帷，嶺起成基，芝香復運，石鏡臨輝，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

高唐賦曰：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佳人無數神女羞

一作宋玉神女賦云：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

翠幔朝開新妝

日起

劉公幹齊都賦曰：翠幌浮遊。

樹入床頭

一作前

花來鏡裏草綠色

一作色

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陂併

脫紅綸

沈約詩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子山和趙王美人春日詩亦云：紅輪陂角料，或云：婦女所執暖扇之類。

天絲劇藕蝶粉生

或作多，天絲卽遊絲，道書云：蝶交則粉退，言行雨山遊絲想折藕。

飛蝶擬香塵，若有人也。

橫藤礙路弱柳低人

一作垂

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

刀銘三首

風伯吹噓雨

一作雲

師煉冶

高誘淮南注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張協七命曰：飛廉扇炭，風俗通及王粲楚辭注並云：飛廉，風伯也，莫越春秋曰：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曰：臣聞王之初造此劍，亦弟之山破而出錫，若耶

之溪，潤而出銅，雨師洒道，雷師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莊炭，太一下觀於曼穀，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矣。

鐵焰朝流金精夜下

吳越春秋薛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

價重十城名高千

馬。莫越春秋。越王曰。客有買此劍者。有市之鄉。駿馬千匹。千戶之部。其可與乎。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部乎。千金顯合百鍊鋒成。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一又

值千金。崔豹古今注。光連斗氣。燄動山精。莫越春秋。伍子胥曰。此劍有七星。北斗文。豫章記曰。莫未亡時。恒有紫氣。見於牛斗。吳大帝有寶刀百鍊。之間。雷孔章曰。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莫越春秋曰。千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身文水動。刃古珠生。越絕書。風胡子曰。欲知秦阿觀其劍。纒纒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王布。鈺從文。赴至。脊而止。如珠不可。祗文若流水不絕。山海經注曰。鯨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劍口。

斗精遙降。山靈下從。斗精。疑即豐城劍氣。光于牛斗者也。又莫越春秋子胥云。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文。按北斗七星。此為斗精矣。山靈。若管子所謂。葛盧山發。而金。莫越春秋亦華山破。而出錫。是也。水文千曲。

蛇鱗百重。水文。即風胡子所云。文若流水也。注見。飛砥斂刀。蜀水開鋒。莊子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音。曰。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司馬曰。劍。刃也。高元傳云。君

性多奇思。得之天然。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礪。蜀江水夾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水既至。君以淬刀。言雜清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水者。即首曰。

實於涪津。渡覆水。懼怖。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成。共驚服。稱為神妙。氣生分景。環成屈龍。典論曰。魏太子不造寶劍。色似采虹。光似流星。名曰飛埃。夏書曰。赫運物勃。造百鍊剛刀。為龍首。環。號曰。大夏龍首。



